工7L65
330
5

330-5

朝鮮群書大系 18

大東野乘 十三

朝鮮古書刊行會

明治
44. 5. 17
購求

大東野乘第十三目次

大東野乘卷之六十八　尹宣擧
混定編錄七　同
大東野乘卷之六十九　同
八
大東野乘卷之七十　韓俊德
同　九
大東野乘卷之七十一　李時讓
柳川箚記　同洞謙
竹窓閑話　金
松都記異
紫海筆談

大東野乘卷之七十二

荷潭破寂錄

涪溪記聞

以上

同

同

同

大東野乘卷之六十八

混定編錄七

尹宣舉撰

副司果李貴上疏。其畧曰伏以臣不度愚賤。有懷必達。前後封章非止一再。爲國獻策者六。爲師訟寃者三。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殿下謂臣言雖狂妄。心亦無他。不惟不罪。猥蒙陞叙者六。濫受表理者二。至於甲午之春。自 上遣醫看病賜藥救療。再造軀命。以至今日。臣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素所蓄積也。臣前爲金堤郡守時。爲舟師都廳之任。聞民戶軍丁多爲土豪所占。人不敢言。官不敢問。臣括出所屬各邑案付軍稱死亡隱漏者一千二百餘人。終爲隣邑守令及土豪所深嫉。幾陷不測。賴 聖明曲加保全。罪止罷職。臣上年冬。又爲體察使李德馨召募官。使臣往湖南。與監司許箴商議軍務。且自書一紙分付于臣。其中採訪民弊亦其一也。臣行過嶺南訪得弊瘼。則其弊與湖南異。湖南之弊。則不過無識土

豪隱漏軍丁田結而止耳。其患小。嶺南之弊。則名爲士人者。至於刼制使命守令。徒流杖殺之權。皆出於其手。其患大。其擾廢朝家紀綱則均也。而湖南則害止於州縣。嶺南則害及於國家。究厥所由。則實鄭仁弘爲之倡也。及臣行到居昌。見下吏文狀。曰陜川居鄭崇議行次過去。故縣監安陰境上出站處支待事出去云云。臣意以爲。臣雖秩卑公行也。仁弘雖曰官高私行也。各官守令不顧公行。皆奔走出待於仁弘之私過隣境。則此雖些少節目。而仁弘之勢焰。據此可知。於是臣歷擧前日道內所聞仁弘豪强縱恣之狀若干條。移關於陜川官。使之推閱其奴。又將此意轉報體府。及入京城。又欲上章直斥。而體察使李德馨以爲。所聞雖如此。此人以士自名。不可輕易處之云云。且爲朋儕所力止。只以兩南豪强之弊。泛論陳達而已。仁弘乃以此等之說。爲皆出於臣之族姪居昌居李時益。乃使其門徒通文於右道。使不得接跡於嶺南。竟至於出鄕。且臣所經宿廬舍。亦欲焚火云。果焚與否。則臣遠不知。而至於一見之李誠植李景一等。亦被

損徒。頃者嶺南儒生上疏。請黜吉賊一族。而朝廷亦不許。今臣一言仁弘之過。而渠之徒黨擅黜臣之族屬。無所忌憚。其擅作威福之狀。槪可知矣。時益以臣之故。棄破產業。窮無所歸。千里遠來號泣于臣曰。仁弘罪狀初不出我口。而於何聽聞。致有此禍。其哀窮之狀慘不忍見。由臣狂妄。蔓禍於族屬及一見之人。臣不勝痛愧焉。然臣之所聞無一出於時益者。臣請歷陳其見聞之源。臣關字所列仁弘罪目中。所謂諸處義兵。朝廷皆令罷還之後。仁弘義兵。則自爲己物。使監兵使莫敢下手。戊戌年間。鄭經世爲監司時。究問仁弘之別將。始以此兵移屬於兵營之狀。則人皆言之。非所聞於時益也。倭奴退還已經三年。而義兵所屬官奴及牛馬至今仍置其家。而使喚之狀。則一道無不知之。非所聞於時益也。前監司徐渻已斷之獄。仁弘門徒河渾惹起大獄。獄未歸竟之前。刼制推官。與之對坐監杖。嚴刑儒生朴致貞孫千一二人及寺奴婢三人。斃首就死之狀。則體察使李德馨既杖其時色吏。非所聞於時益也。星州收使柳永詢一言仁弘過惡。

而見嫉於其徒。極其詆斥。又做聾體察盲從事暗巡察等語。侮弄使命無所不至之狀。則體察使不得不擧永詢被謗之狀。究問星州色吏。非所聞於時益也。陜川郡守李瀟憤仁弘所居一面拒逆官令。以叛民詆之。仁弘與李瀟對坐監司之前。公然數罪之狀。則人皆言之。非所聞於時益也。儒生停擧。四館之事也。而道內士子。或有見忤於仁弘輩。而輒稱士林停擧之狀。則一道之所共言。非所聞於時益也。今陜川郡守李馥赴任之初。仁弘徒輩等。捉致本邑下吏。數罪決杖之狀。則人人之所共言。非所聞於時益也。至於近邑士子之不從己意者。輒稱士子損徒。而頃者文偉李景一等十餘人。不參文景虎之疏。而並被損徒之事。則通文行於一道。非所聞於時益也。時益當初非不知此等罪惡。而畏仁弘之威勢。不敢以語臣。至是始言仁弘以被虜婦女。脅嫁逃唐之兵看地理者。又以士族之女。劫婚微賤人之救己病者。且以其徒黨爲風憲有司。使之出入官府。脅制使命守令云云。如使時益初言此等罪狀於臣。則其時關字中豈置而不論乎。

臣之前日所斥仁弘之罪。皆得於一道傳播之說。非獨臣聞之。前後往來大小使命無不言之。而仁弘輩獨歸罪於時益。不亦寃乎。若渠有大段惡行。犯於綱常者。則容或有黜損之擧。而至以言己之惡者。任其黜損。而箝制人口者。則臣未之知也。假使時益實言於臣。而臣旣受體府分付。則臣之歷擧所聞。移文本官。使之推問其奴。轉報本府者。亦是公事場當然者也。乃以移關之故。其禍延於族姪。而不得接迹於道內。至於一見臣面之李誠植等。亦不容於一鄕。豈意嬴秦收司之律。乃爲匹夫窮弄之資乎。時益是京居士族之流寓者。而一觸其怒。禍至於此。況遐遠之地本土之人。則徒流杖殺之權。專出於此輩。雖有寃抑之事。誰因而誰極乎。至於河渾。脅迫推官。旣殺儒生朴致貞等二人及公賤三人。而其中軍功奉事史奉禮者。獨脫虎口。來呈法司。法司囚河渾之子大受。欲治其罪。河渾憤奉禮之呈法司。又脅推官。杖殺奉禮之老母。設使奉禮實有其罪。以坐子之罪。而殺其老母。逆賊緣坐之外。國法之所未有也。而此輩忍爲之。亦不慘乎。

設使被殺公賤三人。實有叛主之罪。至於朴致貞。則只以其婢作妾之故。又從而殺之。嗚呼無罪而殺士國君尙不敢爲。況匹夫乎。國家三尺是何等物。而爲此輩報復私怨之資。肆然而莫之禁乎。臣不勝痛心焉。致貞千一之子弟親屬。非不欲爲父兄報讐。而又恐讐未報而身先死。又如史奉禮之母禍。故終莫敢出頭訟冤。如此等事。則雖仁弘之親黨。如朴惺輩。亦莫敢稱冤。而仁弘則與河渾隣居。朝夕相從。反助所惡。至於臺論旣發。體府回啓之後。自知理屈乞和退訟。而官不得問。無辜五人之命。不亦哀哉。昔漢朝郭解門客爲解殺人。武帝斷之曰。解之門客殺人。解雖不殺。其實解殺之。遂罪郭解。今日仁弘之徒黨。或爲仁弘而任意黜人。或藉其勢而擅殺士人。則仁弘烏得無罪乎。噫使皐陶爲士。則殺人之罪。雖天子之父猶不得免。而況河渾輩藉仁弘之勢。殺人無忌而人莫敢言。其可謂有國法乎。此輩之氣勢崇長不已。則臣恐威福下移。而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嶺南也。設令臣之所言虛妄不實。而爲仁弘者果是善人。則當自反於己。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可也。而乃移怒於族人。至於黜鄕。欲以箝制衆口。使不得言。其惡吁亦甚矣。不特此也。頃者仁弘未及入城之前。有市人相聚偶語曰。惡人當朝。小民何以得生乎。仁弘之黨爲陳疏來京者。適過而聽之。卽日捉其人。而使隣人捧招。如法司禁亂知家之例。將待仁弘之入京告以治罪云。市民哀乞數日。然後得免。都下藉藉。道路以目。是則欲移嶺南之習。而又將箝制輩轂之下也。臣聞謗議皇上者。亦不加罪。載於皇朝令甲。而我　殿下卽位垂四十年。亦未聞有一人以語逼　聖躬被罪者。天子侯王尙不敢以言己過失罪人。仁弘何人。乃敢以一言其過之故。使之禍延於一經其家之族屬。一見其面之鄕人。而至欲焚其一宿之廬舍乎。噫仁弘鄕曲之一匹夫也。其爲氣勢。至於錮人之才殺人之命。斷人之獄決人之罪。甚者至於防人君所不防之口。黜人主所不黜之人。古今天下。安有托山林高士之名。而乃敢爲如此等事者乎。上年臣歷擧仁弘罪狀。移文本郡使之究問虛實。而本郡不敢問。又報體府冀有以轉啓推

竪而體府亦不敢問。臣於是又上疏。歷陳豪强之獘。自　上下其疏于朝廷。而朝廷亦莫敢究問。國綱之不振。據此可知矣。大抵嶺南今日士論。以先正臣李滉門人。前正趙穆爲舊德長者。而以仁弘爲乖妄作獘之人。雖其隣近之人。苟非仁弘之黨與。則莫不笑罵憤疾。而　殿下獨未之知。以爲一道士論皆歸於仁弘。至於嘉獎而寵擢之。俾摠朝綱。擧措失宜。人心不服。臣恐中外士習。自此愈壞。爭效仁弘之所爲。大非國家之利也。噫今日在朝之人。非不知仁弘罪狀。而皆不敢陳達於　天聽者。豈皆仁弘之私黨乎。蓋仁弘平生。每以私怨陷人。無所不至。如故兵使金沔。仁弘之親友也。情若兄弟。而責其擁兵不討賊。則因此銜之。沔之喪柩過其門前。而終不出吊。故僉知梁憓。仁弘之妻父也。憓死於上國。柩至京邸。而仁弘與其妻弟梁弘澍有隙。則至於六日不往哭。許潛之廉。人所共知也。而潛爲星州牧使時。言其薄行。則即與其徒做出盜米百石之說。李滿土主也。而詆其拒令。則監司之前對面數罪。韓浚謙道主也。而初不往見。則嗾其黨撻陷論罪。柳成龍之淸。人所共稱也。而語及仁弘。劾罷李敬中之事。則嗾其門客文弘道朴而章等。以貨賂公行。田園徧滿中外等語劾之。至於李德馨。其道體察使也。而亦自一杖金太虛色吏之後。與其徒黨恣意嘲罵。今雖更往嶺南。將不能行其號令於道內。頃年李時發爲星州牧使時。發一號令。則境內儒生等來曰。此事必稟於仁弘然後可從云。時發乃以土主之令。不可稟定於隣邑品官等語。責其儒生。李惟弘曾爲體察使從事官。到陜川出號令。則儒生等亦列立庭前曰。必往見仁弘然後道內之事可以爲之云。惟弘亦以爲駭愕。以終不往見。此果可以任其所爲。莫之禁抑者乎。近日之爲嶺南方伯者。韓浚謙爲最。而至於時發。則過浚謙不啻數倍。頲聲洋溢於道內。而亦爲此輩所忤。坐待遞罷。噫一忤仁弘。則體察使與監司亦不得措手足於其間。豈非可駭之甚者乎。是以大小使命。必皆先到其門聽其指揮。而間有不見者。則渠之徒黨必相率列立于庭。脅令往謁仁弘。稟其風旨而行之。不然則必與其徒百計譖陷而後已。故人

畏仁弘如虎狼。聽其頤指氣使。莫敢誰何。而前則惟許曄爲監司時。因治仁弘門客之武斷鄉曲者數人。後則權慄亦爲都元師時。決杖仁弘姪子之恃勢犯罪者一人。至今道內之人。相傳以爲異事。噫積威至此。人誰敢言。臣亦非不知一忤仁弘。則禍敗立至。大則中臣以危法身且不保。小則誣臣以深文投竄荒裔。臣雖至狂至愚。家有八十老母依臣爲命。臣身不全。母無所托。臣非木石。寧不知懼。第念臣從前受國厚恩。區區願忠之心。未嘗頃刻而忘于懷。嘗欲殺身報國而不可得。今者目見國家號令。因仁弘而不行。國家紀綱。因仁弘而不立。前則退屛鄉曲之中。其禍猶小。今則顯揚朝廷之上。其縱恣暴橫之狀。必將十倍於前日。又將使其徒黨。縱橫中外。肆其毒虐。國家之危亂可以指日而待。事已至此。則臣雖欲安居田里。食力奉母。亦不可得。公私危迫。情勢孔艱。臣何敢惜死緘舌。以負　殿下也哉。且凡爲臺諫者。雖有些少之失。既被人言。則不敢靦然行公者。乃是流來舊例也。仁弘之罪。臣嘗移文本郡。至於轉報體府。中外喧傳。人皆

聞知。而仁弘欲掩人之議己。終不避嫌。有若身無罪犯者然。呼唱道路。略無忌憚。其無朝廷甚公論可謂極矣。三司之官亦非不知其無理。而或畏威不言。或黨比曲護。無一人斥其失體者。終使　殿下孤立於上。嗚呼小事且然。況其大者乎。臣所歷舉仁弘種種罪惡。若委之於人人之所共知而已。則亦或泛然。而其所聽聞皆有證驗。伏望　殿下。命召仁弘與臣廷辨虛實。如　成廟朝舊事。萬一臣之所言果無實狀。則臣當伏誣罔之典。以爲讒人戒。但臣成渾之門生也。仁弘方以攻渾爲事。此言發於臣口。或未免近於妬婦之言矣。然亦有所不然者。若以攻渾之故。爲之憤嫉。而必欲橫加誣誣。則朴惺之攻渾亦不下於仁弘。臣之所攻不必在於惺。而在於仁弘也。臣曾往嶺南聞之。則攻渾之論。惺與仁弘一也。而惺則其豪强縱恣。無一事近於仁弘者。至於所見之同異。不可謂之深咎。故臣之所以深惡痛嫉者。在於仁弘。而至於移關本郡。推究其虛實。將以轉報體府。欲懲其豪右之獘者也。況師友以義而合者也。臣之所以事渾爲師者。將以

學是義也。如使成渾之罪。果如言者之論。則臣何敢曲護。上誣　聖明而反攻仁弘。以爲報怨之地乎。臣非無意於辨成渾之冤。而顧成渾之冤。則公論之在國人者。終不可泯滅。則辨白之責。非臣所急。而至於仁弘縱恣之狀。則非臣愚妄不計禍福者。終無一人言之。故敢此履蛇觸虎。不自知避。上帝照臨。臣實痛甚焉。

鄭仁弘三度呈辭。加給由後。出仕上箚發明。

答曰。頃日右相之啓。固足以致人之疑。李貴豈不知之乎。卿曾言成渾構殺崔永慶之事。今此上疏。安知不因此而發乎。李貴之爲人。卿知之乎。曾做出金德齡兩腋兩虎出入之說者也。此說可做。何言不可做。不過欲使卿狼狽退歸而已。且未必皆出於李貴之手也。

大司憲鄭仁弘再箚。其畧曰。伏以臣之强扶衰病。千里以來。非自爲才德。承當眷遇之意也。筋力可以堪夙夜在公之勤也。特以　聖恩出於尋常萬萬。在君臣之義。誠有不自安者。而自念衰與病謀。餘日無幾。及其未死。再入國門。一謝　天恩。歸死田廬。庶無遺恨耳。臣以垂死之日。百病交攻。不但前日之病久未差歇。素有風眩之疾。或一月一作。或間月一作。扶持不省人事。久乃始醒。仍以嘔吐。頭痛苦重。數日方定。自近日來。或間日而作。或連日而發。其勢轉重。近於醜惡之疾。但不至投水而入火耳。身病如此。其不可仕一也。臣聞四十而强仕。七十而致仕。後之仕者。雖不能然。然此誠士大夫止仕之大閑。蓋以年至七十。筋力衰乏。志慮耗曠。則命德名位。決不可冒據故也。況臣非徒牛馬之齒。遲暮已甚。獲罪於天。喪亡禍酷。十餘年間。父母兄弟妻子相繼見背。無慮十餘人。悲痛哭泣之餘。目視昏昧。而文字不能省閱。書押不見毫末。精神耗竭。而視聽艱澁。轉頭忘失。凡擧止之際。耄荒垂頓之狀。有不可一一言者。而乃以致仕之年。反爲强仕之日。不亦難乎。雖欲自列於庶官之末。猶爲可羞。況風憲之職乎。猶復强顏冒處。則廉耻已喪。風節先墜。環顧一身。更無可觀。外被人譏。內愧於心。欲以此斜他人之失。正朝廷之非。正所謂手援天下者也。其不可仕二也。

臣伏見李貴之疏。歷擧臣罪。輒引搢紳之士。皆有所據。其在疏中者。宜亦見聞。豈是無根構揑之言也。至於領議政李德馨之言曰。鄭仁弘以士自名。不可輕易處之等語。亦非貴之言爲不實也。特以無狀之身。窃取虛名。托跡士類。故言不可輕易下手。以致其害耳。其餘許多說話。皆有所自。此乃臣之無狀。實得罪於國人。不獨見忤於一李貴明矣。若以貴之言不實。則彼擧一時名卿士大夫爲據。將何面目復見其人。而自立於衣冠之列也。雖風病之人。決不爲此也。是臣雖不自知。實有以獲罪於人也。如此尙可靦然在職。以辱名器。而重罪戾乎。其不可仕三也。臣伏見　聖敎。以臣於南中。力言成渾陰殺崔永慶之事。故致有此疏。此見　殿下聽聽千里之外也。臣初非不知渾之罪也。但念渾旣被其罪。削去官爵。而又復推論。則非但金翬斥臣之嫌。亦近於落井而下石。頗有不安於心者。故隱忍不發。蓋有日矣。今　聖敎及此。臣不敢不擧其梗槪也。臣於二十年前。嘗忝本府之職。劾沈義謙貪權勢植私黨。陰謀起復之罪。仍發鄭澈當時渾與義謙澈李珥等。結爲死生之交。渾珥見澈義謙俱被論劾。忿恨之氣見於辭色。至於長書爭辨。終不相入。臣適去國。仍與之絕。臣見渾與義謙澈交密。心甚鄙之者。蓋以澈之惡雖未著。而義謙身在戚里。兇惡之狀明若觀火。猶不知惡。又見植私黨之語。亦頗侵己。遽以辭色加於人。其爲人固可知矣。其在癸未年間。雖其心跡果爲敗露。豈謂終始與澈同事。流毒之慘。及於無辜之士乎。渾斥永慶爲三峰。實出於金宗儒之言。鑿山通道之說。亦有再聞於渾之口者。非渾殺其誰也。不然。澈倚渾爲重。惟渾是聽。一言可止。決不至於殺也。澈或不從。則雖上章分解。澈不敢同異於其間也。臣嘗謂澈之於永慶。初無面目之分。而有索性小人之斥。則以澈之毒。乘時釋憾。或不足惟也。渾之於永慶。少年相知。頗與往來。趨向一分。與澈同譽。終得以甘心焉。故曰澈之惡小而渾之惡大。澈之罪輕而渾之罪重也。及聞渾於　殿下西幸之日。路出渾家前。或云閉門不出。或云先自遠避。引王蠋江萬里以自擬。及其牛馬財寶盡爲倭奴掠取。窮困無依。然後方詣

行在。若以不赴國亂。儗諸蠲與萬里。則何獨於逆變之際。不待召命。托稱赴急。輕入城中。攜成永慶之禍後已也。噫畫邑之死止水之投。固非所望於渾也。欲行胸臆。則假赴急之意於前。欲後君父。則引古人之行於後。既爲赴急之君子。復爲無狀之小人。此果人情乎。彼於君父既如此。則於永慶一處士。復何爲顧惜哉。誣致其死。快平日私忿於己。以古所未有之累。反嫁於君父。乃其餘事也。臣見渾之餘黨。頃於啓辭中有天網難逃之語。此乃不究　聖旨語意所在。斷取其中一句。以殺士之惡名全歸　上身。知護奸兇。而不知有君父。此乃渾之餘風。其爲遺害將恐有不可勝言者也。臣嘗與南中士友言及。痛心衝口而出。不覺其過於激。曰陰嗾奸澈。賊殺高賢。戕害我國脈。汚辱我士林者。成渾也。指示行長清正。凌辱我宗社。蹂躪我疆場者。秀吉也。其事業署同也。金翬之斥臣與渾有隙者。蓋指此等事也。李貴之歷舉臣罪。而不言爲渾釋感者。非其情也。今此之疏非一李貴。而爲閭巷傳言不勝藉藉而　聖教亦如此。故臣終不能齰舌。而跡頗涉於分疏。安有臺官被人詆斥。靦然自明。仍冒其職者乎。此不可仕四也。臣窃聞士類者。國家之元氣也。公道者。士類之命脈也。臣嘗見今之士大夫。分而爲二。偏黨成習。常自唉嘆。今又分而爲四五。各自爲徒。爭名爭利。互相攻擊。而不暇以國事爲念。正如七國交爭。不復知有天王。根連蒂結。沉錮雖已甚於河北之藩鎭。一人被劾。舉黨同憤。一人異己。盡羣詆排。朝同暮異。乍合乍分。渾以橫連從合之態。使　殿下坐榻之下。紛然爲一戰場。于今數十年。士類如此。國家之元氣可知也。　殿下見其是非眩曜邪正紛繆。可此可彼。包荒兩存。轉成姑息。而紀綱頹弛。非或奪是。邪或勝正。小人有躑躅之逞。君子有蒙難之嘆。黨奸之惡極於徵士。相噬之禍慘於山林。臣恐爭名好利之害。將不止於此也。公道如此。士類之命脈何恃。命脈已病。元氣已敗。國之存者不亦幸乎。君子曰。內有衣冠之寇。然後別有干戈之盜。則壬辰海賊之患。實是內寇所召也。臣入城以來。爲日無多。而頗見搢紳之士千萬其心。纔與己不同。便斥爲一邊人。使其身不免爲

黨。其言不得爲公。其偏陂詭惎之狀。有不可形容者。況臣嘗與成渾鄭澈不相能。又不快於柳成龍。今其徒黨餘忿未消。風色不好。纔有擧劾。便自猜疑。致有頃日之騷擾。臣雖欲扶植士類。恢張公論。決不可得。此見臣初無可行之道。而終不免穀耻之譏。猶復冒處匪據。則雖無譴責。獨不愧於心乎。此不可仕五也。臣有此五不可。而隱忍不去。則不知　殿下以臣爲何如人也。伏願　殿下察臣當去之義。恕臣衰病之情。亟命遞罷。一以全病身垂死之命。一以養士大夫恬退之節。不勝幸甚。

答曰省箚。卿惟老成。年高何妨。至於疾病。自當調理而行。何可辭也。但卿言論於南中者。予專不知其曲折。雖於前日有金覃稱名者。不知其何許人。而疏指卿名將有欲害之漸。又見李貴之疏。顯加卿以不測之名。予疑其爲奸人所爲。今見箚辭。果知致人多口之有其由也。自古忠賢之致人多口。何限不足數也。亦不可介懷也。卿宜勿辭。更加盡心補予。

傳曰崔永慶弟餘慶贍職。　贍戶曹參議。吏曹啓曰。餘慶之子奉永慶祀者。方在都下。而不堪飢餒云。相當職除授何如。

答曰依　允。後日政崔弘吉社稷參奉。文景虎松羅察訪除授。府啓曰。吏曹佐郎洪瑞鳳放示未久還叙。與無罪者同。翰林金堉以復讐從事官。忘父之讐。唯事酒色。請罷事。

大提學李廷龜三度辭箚。

司諫鄭慤避嫌啓曰。臣伏見大司憲鄭仁弘箚辭。其形容今之士大夫之弊習者。正中時病也。但觀其臣嘗與成渾鄭澈不相能。又不快於柳成龍。今其徒黨餘忿未消。風色不好。纔有論劾便自猜疑。致有頃日之騷擾云。未知只據仁弘。自爲李貴所斥而言之也。其中纔有論劾便自猜疑。致有頃日之騷擾等語。似指頃日論尹承勳事也。其時臣爲司諫。不欲論承勳者。非有他意。論大臣不可輕易。是不過重朝廷之意。以言語之失論劾大臣。不爲得中。至於兩司俱發。尤爲未安。臣言實出於公心。非有所偏私也。臺諫以一事被遞未久還授。又不爲更引前嫌。臣亦知其流來成事。今不

必再欲煩瀆於　聖聰。而但仁弘遭不時之遇。起於山林。則其擔當清議恢張公道。孰不想望。而頃日騷擾一事。又在其五不可仕之一。夫士君子於大是非。則當如氷炭水火之不能同。固不可以苟合。其餘可否相濟之事。雖有些少不合。不必執以爲相疑。此固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之道。若仁弘實不能泰然於頃日之事。有此說話。則頃日之事臣實發端。而不可以臣十輩換一仁弘。此臣所以不敢不以區區之意。自劾於　聖明之前也。臣之事勢如此。決難仍冒。請命罷斥臣職。一以安仁弘之心。一以慰士類之望。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諫院處置鄭殼遞差。

執義文勵避嫌啓曰。臣猥以寒賤。濫叨寵權。所當星夜駿奔。馳謝不暇。而素患風濕。又得痂痛。久稽旬朔。方俟誅夷。而不意亞長之命。更加無似之身。任重責大。尤非庸者所堪。驚惶罔措。戰悚無地。臣竊聞李貴揑造無根之言。構陷仁弘無所不至。其爲設心極爲兇慘。繼以鄭殼又飾侮弄之辭。瀆慢　天聽。不一而足。此皆　聖明之洞燭。而人人之所共憤者。彼非不知　聖上之不從其言。而如是接武排擊者。只欲使仁弘捧身而退。使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也。前後爲兩司者。所當力陳其狀。明正其罪。不使陰邪恣其胷臆。而寂無一言敢抗於其間。臣恐兩司之於貴殼。不無陰護之狀。而仁弘終無以自立。以副　聖上眷注之盛意也。臣是仁弘之門人也。義不可苟容。伏望亟遞臣職。無忝言地。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掌令李久澄。持平姜籀睦長欽啓曰。李貴譸張荒雜之說。誠不足與較。此所以自　上萬分包容。而言官之不屑論劾者。豈有他意。至於鄭殼引嫌之際。雖似多費辭說。是不過以其臆見。自爲辭退之計。則亦不可逆探言外之意。而昨日執義文勵啓辭。至以陰護二字顯加詆斥。決難苟冒言地。請命罷斥。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大司諫成以文。司諫趙正立。獻納崔忠元啓曰。臣等伏以執義文勵避嫌之辭。以李貴揑造無根之言。構陷鄭仁弘無所不至。繼以鄭殼又飾侮弄之辭爲言。臣等之意以爲。貴之悖妄固不足與較。而必欲論之。則有妨於罪言。至於鄭殼。則措語之間雖似煩蔓。而只陳其自己未安之意而已。臣等不論之意不過如此。而至以陰護之說顯加詆斥。不可仍冒言地。請遞。」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掌令鄭協啓曰。李貴爲人。此實　聖明之所洞照。二十年來。一以喜事爲行身妙策。前後陳疏不一而足。舉世皆以疏魔目之。至於輿臺下賤莫不惟笑。而則搆誣鄭仁弘何憚不爲。其陰排顯斥付諸一笑。足以彰　聖明無所不容之美。而若屑屑其間。有若分疏者然。則臣雖駑劣。心所赧赧。而況李貴以么麼一蔭官。方在鐫削之中。不欲以論賤臣一事褻瀆天聽。頃以獻納待罪諫院時。寂無一言者。不過如此。而至於鄭殼。則避嫌之際雖似多費辭說。若以物我境界逆標其情。則措語之間果不平穩矣。如或無心泛看。則大概在渠爲避嫌之計耳。玆以前日處置。只據不受由下鄉啓遞其職。其餘言外之意。不曾言及。而昨見執義文勵避嫌啓辭。公然斥之以陰護。臣雖貪戀。決不可苟同僚席。請命遞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大司憲鄭仁弘三度呈辭加給由。出仕後啓曰。及第李成祿趙翊閔有慶處置黃愼之日。拈出　聖旨中語。以爲庇護奸黨之地。欲令君父　士之名。忘君黨惡。罪莫甚焉。但削其職。物情尤憤。竄黜之擧亦云末減。請勿留難。快從公論。上護軍黃愼以成渾門生。黨附奸兇。公議方張之日。欲售私忿。斥士類爲指嗾。惑亂　天聽。不一而足。其欺君父庇私黨之罪。莫大於此。　聖鑑固已洞燭。而物情亦極駭憤。削職之擧猶爲輕典。請勿留難。快從公論。禮曹參議鄭經世。居喪之日顯有人言。出使關東。亦因復讐之事。公然挾娼嘈聽。難掩寧有以不實之事上瀆　天聽之理乎。請勿留難。

亟命罷職不叙。

答曰黃愼至於削職。李成祿等其言不足數。況已削職。至於竄黜則過矣。鄭經世事的然無疑則已。風聞萬一失實。則其人可惜。李成祿所啓簡通時。睦長欽以爲過重。而終乃發論。故長欽呈辭不出。

聖批以其言爲不足數。臣等窃惑焉。夫知有奸澈。而不知有君父。豈可以此爲言語之罪。而置之輕典乎。論以竄黜尙云未滿。情。臣等將黃愼一事論啓再三。而尙未蒙俞旨。臣等窃惑焉。愼本以成渾門生。附會奸兇。當公論方張之日。欲售私忿。排斥士論。惑亂　天聽。其欺君父庇私黨之罪。莫此尤甚。是固　聖鑑之所洞燭。而物情之駭憤極矣。論以削職。亦云未滅。請勿留難。快從公論。臣等將鄭經世一事論列至再。而　聖批丁寧。至下失實之敎。臣等非不知　聖量包容。而第經世以年少名流。不能以禮法自飾。亂初居憂出入官舍。飮食之際或不免人言。且於復讐之日。所當悲哭相對之不暇。而出使關東。公然挾妓。昭在耳目。寧有失實之事乎。請命罷職不叙。答曰並依啓。當初完席。鄭仁弘發論鄭經世時。有一臺官謂仁弘曰。鄭經世論罪事。於令公則似涉嫌矣。仁弘不聽。至是仁弘。又以鄭經世加罪削去仕版事。簡通於同僚。以爲若不聽從。則當獨啓請。決不相容而棄歸云。顯有脅迫之辭。同僚未及回答。而仁弘先自起草。加罪削去仕版。執義金大來以下避嫌。以爲仁弘不待答通。敦迫同僚。望輕請遞事入啓。仁弘亦避嫌。

院啓曰執義金大來。掌令鄭協。李久澄。持平姜籀。大司憲鄭仁弘。俱以引嫌而退。雖非新啓。若以添入緊重之事。則當於齊會議定。而長官若不來。不得面議。則城上所往長官家起草通示。同僚之議歸一。方可入啓。若坐起日。則雖無長官只爲簡通。而不得躬議於私第。亦是舊例。今者仁弘。簡通於同僚。未及回答之際。仁弘經自起草改定罪律。已非規例。而矧罷職不叙。與削去仕版。罪名懸殊。則姑待後坐面議講定。事體當然。若議定之

時僚議不一。然後當有自處之道。而仁弘以獨啓之言至及於簡中。有若
督迫者然。仁弘之待同僚既如此。則同僚之不安勢所宜然。仁弘之處事
不無所失。請執義金大來以下出仕。鄭仁弘遞差。答曰依啓。
宜寧居進士吳汝穩爲鄭仁弘上疏。其畧曰鄭仁弘恬靜無求閉門自守。
平生心事昭如天日。苟或有如李貴疏中等事。則非但一道人知之。一國
人亦知之矣。寧有一奸惟李貴獨知乎　殿下頃於仁弘。特加擢用。置諸
憲長。則　殿下之眞知仁弘明矣。至於李貴之疏。尙寬誣陷之典。是雖天
地包荒之量。而窃恐娼嫉擠陷之徒。將自此益肆也。臣請粗言仁弘之行
事。如實　殿下之眞知。然後以及李貴之奸狀可乎。仁弘學問之淵深。踐
履之篤實。非臣末學所可容測。而所性忠義。所守剛方。貧病爲徒。絕意人
事久矣。壬辰之變。關方一潰。屛翰失依。首倡鄉兵。召募義旅。走檄列邑。誓
天討賊。使江右數百里之地。賴以獲全。不特此也。義氣壁立。砥柱頹波。故
嶺南人紀以之不墜。不然則其能免卉服之鄉乎。臣以爲仁弘。隱然有駈

猛獸攘夷狄之功矣。貴也何人。乃敢羅織顯斥至此。而　殿下置之不問。
若俱收並蓄然。是是非非果如是乎。賢賢惡惡果如是乎。此臣之所未解
也。臣窃見李貴等。上年十月。以體察使李德馨召募官。行過居昌文移陜
川。條列仁弘罪目。以一道中士子之停擧。守令之黜陟。獄訟流殺之處決。
皆出於仁弘之手。又以擁兵七年營私縱恣等語。令本郡守李馥推問牒
報。其惹起釁端網打士林之計慘矣。凡有血氣莫不憤惋。而旋念貴亦妄
人也。已不足與較。及仁弘承命赴闕。曾未浹辰。貴又上疏。敢仍前語益肆
陰兇。其所論斥之事。雖鄉黨自好者。不敢爲。曾謂仁弘之賢。其有一二於
此乎。當變之初。募兵討賊。誠不得已。癸巳之秋。賊退海陬。列陣連設。則乎
下水陸之軍各還防守。雜色餘丁欲屬其時本道防御使金應瑞所餘軍
器盡付諸將。而退伏田廬自守老病。及丁酉之秋。兇賊再熾。江右一帶勢
至瓦解。體察使李元翼。又以仁弘定鄉兵將。其於討賊衛國之義。自不得
不力。故黽勉從事。募出遠近流離之卒。勦捕往來殺掠之賊。不久茅廬二

天將。箚住星州軍無粮食。將至撤還。遂與同志者。收聚義穀以繼軍粮。天將移啓至蒙表禮。又以今萬戶曹繼明爲別將。盡屬其軍。爲茅游擊向導。此而謂久執兵權。私其牛馬耶。況所謂官納者。初以驍勇應募。終以斬級免役。寔至則編於行伍。寔退則任其所之。此而謂仍置其家自爲使喚乎。噫仁弘爲國之誠。討賊之義。勤勤懇懇正正堂堂。國內外無不聞。人大小所共見。而貴也以擁兵營私之說加之。吾誰欺欺天乎。其餘揑造之誣有不足辨。而言旣及此。不可遽已。夫黜陟之權在方伯。獄訟之決在推官。山林一隱夫寧有操縱於其間。而貴又謂擅作威福。刼制使命。使命之被刼制者何人。守令之見黜陟者又誰也。河渾叛奴之訟。始焉韓浚謙斷之。終焉金信元覆之。累伸馳啓杖殺叛魁。此何與於仁弘。而以渾出入於仁弘之門。爲仁弘之咎乎。況貴之所謂杖殺者孫千一。今衆在水營武榜中。捐生爲死。其亦兇矣。至於徒流之說。尤爲無謂。星州校生李弘局。因訟校奴侮及先聖。辭極悖慢。鄉人攻之。方伯罪之。此亦於仁弘非所與知。而貴也包藏禍心。揣摩他事。皆歸之仁弘。信乎兇人之無所不至也。又如出站支待之說。亦其無據。貴亦成渾之黨。極銜南儒斥渾之疏。乃以仁弘爲士子領袖。先衂仁弘。則士論自沮。閃舌伺影之際。適仁弘展省先塋於金山安陰。居昌縣監尹興智。曾與仁弘相知。仁弘過境上出見之。而貴之行到居昌。未及迎接。因此幸釁。造爲此說。欲逞宿感。噫。興智之出見相知。此固人情之所必至。而自陜川歷星州。由金山至安陰。爲路數百里。其間四五邑亦皆停其廚傳耶。道路耳目安可誣也。李時益以無賴一惡少。爲行悖戾。心術詭譎。見棄人類。蓄藏已久。貴之過居昌也。以其族姪會宿一處。陰做無稽之說。以爲洩憤之資。凡貴之所以構斥仁弘者。皆出時益之口。故居昌一邑之士署加鄉罰。此亦渠邑爲長者自奮之擧。何與於仁弘。而乃曰使門徒通文。使不得接跡。甚矣其言誣罔也。其貴之經宿廬舍。處處皆存完然依舊。而貴云盡令焚之。所謂焚之者。未知指其誰家耶。天日所臨。敢此欺誣。其爲兇慘吁亦極矣。且以被虜女。嘗嫁逃唐兵云者。安有是理。臣

窃聞之。仁弘之先鄭臣保浙之浦江人也。仕宋爲刑部尙書。宋亡不仕元。元謫我海西。其子仁卿。仕高麗爲瑞山人。原其本。則實浙之着姓。故頃者天兵之來。有陳大剛茅國器許仁弘爲鄉長。有鄭軾鄭輅自稱爲族末。而仁弘之待浙人。並許以同鄉之義。今有施文用者。亦自浙江來。落後不歸。時或往來。亦以鄉井舊義。直不拒耳。至其娶妻之事。女之母親在焉。父族存焉。胥嫁之說。亦時益之所自作也。梁喜之喪返自燕京。其子弘迪亦惟物。恬不執喪。托於問禮。退在成渾之門。當時董治其喪。護送嶺南。秋毫皆仁弘之力也。六日不往哭。是果人情乎。金沔之與仁弘。同時起義者也。共盡討賊之誠。小無嫌隙之端。而及沔之死。與賊對壘。解甲無日。則不即往哭。勢所然也。是果薄於朋友耶。李瀟之爲邑宰。對坐監司公然數罪云。所謂監司者亦指誰耶。韓浚謙按節三載。而仁弘未嘗一見。金信元未經解印。縱得相接。而又是初面。以邑宰之過惡。數之於初面之道主。萬無此理也。且仁弘有何過惡。而柳永詢言之。仁弘有何薄行。而許潛誚之乎。永詢既不言之。許潛又不誚之。則所謂見嫉於門徒。被謗以盜米者。是何言也是何言也。許曄之爲監司。囚治仁弘之門客云云者。果指何人也。仁弘之門客。無一人得罪於曄。則益見兇貴做出飛語之甚也。民之於土主。其分甚嚴。士子之於王人。際接相阻。所謂星州人使牧使李時發。每事問於仁弘。陜川之儒使從事官李惟弘。必往見仁弘者。此皆臣之所未聞。抑不知時發出此言耶。惟弘發此說耶。至於停擧。場屋中擧子事也。損徒。儕輩間相責之罰也。如此瑣瑣之事。豈仁弘之所與知乎。況聾體察暗巡察使之說。亦不知出於何處。而譎張虛多浪說。實欲嫁禍於仁弘。其爲羅織之狀。不亦巧乎。至於撼吏之事。抑有說焉。設留鄉正吏俗。國家之令典。則治猾吏糾鄉風者。雖有之。而不過爲一鄉所之事。此何與於仁弘。亦何涉於邑宰乎。如使涉於邑宰。則郡守李馥亦剛直守法之人。豈饒一品官容貸之乎。噫。貴以錮人之材。殺人之命。斷人之獄折。人之罪。防人君所不防。黜人主所不黜之語。百端誣飾。熒惑　聖聰。慘矣兇人之喜造陷正人也。大抵

賊退之後。罷義兵爲官軍之事。金應瑞知之。孫千一之生與死。舟師之武榜存焉。盧舍之焚不焚。經宿之主人有之。而其他許多之說。李元翼韓浚謙柳永詢許潛李時發李惟弘尹興智。諸人尙在朝著。殿下若賜一問。以驗其實則眞僞立見。奸狀自露矣。凡所虛無之言。適己之間猶不可以相欺。況於君父之前乎。不可欺而欺之。不可忍而忍之。其心所存。固難測矣。嗚呼奸細之徒欲陷正人。必加以不測之名。乃其常態。司馬光之忠賢。而章敦目之以奸黨。朱熹之正道。而胡紘斥之以僞學。自古小人誠無所忌憚。況如貴之陰毒病風。又何如也。素性詭慝。縱跡無常。自癸未以後李珥當國。則托之於珥。成渾鄭澈當朝。則托之於渾澈。逐臭尋腥。如影隨身。平生事業。惟務攻人。前後荒疏。皆措人手。以爲發身媒爵之資。故時人以疏魔目之。士類以惟鬼指之。則姓名汚眼。尙欲嘔之。固不足更排齒牙。然以微臣過慮以爲。貴狠藉之說。雖不能輕重於　聖明之心。以貴之出沒。亦可以觀世優容蔽覆。作一嚆矢。或試於君父。試於正人者。不無其人。則是貴之身。雖頭出頭沒。而貴之言安知得伸於異日乎。臣恐指鹿之奸。又將睥睨於其間也。噫。仁弘方峻之性。適出流俗。嫉惡之腸。不容苟合。白璧靑蠅。致人多口。固其宜也。然其忠義素心。恬退一節。求之古人。亦未易得。

殿下之於仁弘。知之深信之篤。眷注之勤。亦云至矣。而搢紳之間。愛之者小。憎之者多。雖以　聖眷方隆。不敢顯加詆斥。而依一兇貴排抑無所不至。霜臺一席。方寸楚越。纔隔門墻。笑侮旁午。甚者至拈出　聖批一語。作詩以嘲之曰。鳥獸草木皆知名。卿今上來蒼生福。入城三日三司空。不福蒼生福死骨。人皆以爲譏侮仁弘也。臣竊以爲譏侮　殿下也。若是則貴之謀陷仁弘者。狂妄而止耳。輕淺而止耳。猜嫌之徒。非止一二。紛紛傾軋靡有紀極。古人有言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臣繼之曰。一　殿下獨如仁弘何哉。嗚呼君門九重。堂下千里。婁菲成文。衆口鑠金。則折軸沉舟。又有其日。臣窃　恐揑造三峯之手段。未必不從此而起也。伏願　聖明。垂察焉」

○前禁府都事梁弘澍上疏。其畧曰臣歷擧仁弘奸邪大綱。而悉陳之。其

目有十二焉。一曰奸邪情狀也。仁弘其論篤色莊。則唯專事粉飾。其外善內賊。則唯專務巧詐。人見其矜愎。疑其峭直。見其陰私。疑其操守。此所以窃取虛名。以致　至尊之傾向者也。其心逆而險。行僻而堅。居足以聚徒成黨。强足以反是。獨立。則似小正卯。其訐人陰私而爲直。以持大臣之疑懼。經情直行而爲勇。以便行己之無忌憚。生五鼎食死五鼎烹。而不避。太橫之誚。則似主父偃。其矯情千譽。而外爲謙恭。好人悛己而妄自尊大。則似王莽。其豪俠武斷。假借名義。而力折公侯。威行州里。則似郭解。此奸邪情狀之所以猝難辨者也。二曰奸邪之尤者。所以爲國家無窮之禍祖也。凡物之爲禍者。老而益神。凡禍之罔極者。常生於所忽。毒草之殺人者。其臭馨香。必絕異於衆卉。小人之亡人國者。其譽灼然。能眩惑一世。故呂誨極辨鍾山譽士之奸。而滿朝士大夫或疑。或疑其太過。九齡力爭祿山之叛。而玄宗不信。況仁弘今六十八歲。正奸凶邪毒益神之時也。雖處散地。宜聖主洞燭其奸而遠之。實其褒寵獎掖。累召而益長其驕者也。此則適足以栽培後日之勢。而增崇其威焰而已。昔盧杞柔佞卑諂。德宗殊不覺其奸。而致建中之亂。石敬瑭久病羸瘠。潞王略不以爲虞。而致覆滅之禍。仁弘入侍經幄之際。　殿下見其山野庸陋之態。則必笑其乖劣局促。而其在外張皇勢焰。擅作威福者。　殿下必不信也。其在後日。窃弄大阿貽虞宗社者。　殿下必不信也。自古人主之於小人。倘覺其奸邪。爲他日莫大之虞。則豈復有國家覆亡之禍哉。由其外爲荒拙朴野。而人主不察大奸慝之故也。如仁弘之凶邪。非他小人之比也。設使邦國有慶。天錫仁弘於今日。而安石死後。又豈無呂惠卿章惇蔡京之紹述者乎。今仁弘之腹心黨與。或進在朝右。或退處散地。陰伺釁隙。銜怨入骨者。實不知其數。此臣所謂爲宗社將來無窮之憂者也。三曰奸邪之斜合黨與者也。大抵仁弘在平日與人交際之間。若有適其意而順其旨者。則嬉怡撫摩。不啻若婦人之仁。其中更有酒饌往來者。則以爲慤懃。而親厚於己也。握手相歡。吐出肝胆。凡其所願。如稱念請簡。莫不先意承施。以視繾綣。若有順理從義。

而不肯阿諛附會者。則物色指目。不啻若楚越之讐。內懷深刻。遂爲仇敵。織成疑似過惡。以脅持之。而待其不得不來屈。此則仁弘之所以籠挈同異。而交取服之道也。其中若有人實見其心術陰慝。乃挺立不屈。而絕不往來于其門者。則或做出不測之言以逼之。或惹起意外禍端以厄之。而待其必服。其中若有人愈憤其所爲。顯然角立。而仁弘知其終不來服。則或刼之恐動。而先離其所親。或激之交鬪。而使絕其交游。其同黨而懷綏恩信。其異己而羅織廢錮。如此其巧且密。且凡南中多士。及南中奉使之人。無大小彼此。孰不畏其鋒甘其寵。而墮其籠絡也哉。加以至于今日。則於列邑之中。擇其同黨一人。名之曰風憲有司。大小州郡。無不布置。以伺察官吏長短。糾劾民物是非。而收攬一方權綱。威制千里藩閫。則所以隱然別有南中一朝廷者也。況其賞罰貶抑之。則如損徒停擧。大而黜鄉。毀廬舍之法。褒而揚之。則如鄉綱院長及公薦。登爵祿之榮。又震耀於其間。此奸邪黨與之合。所以畏慕固結。而猝難解者也。四曰奸邪之見拔用於聖世者也。臣伏覩高麗恭愍王。見其朝臣等。以世家大族。莫不依憑婚媾。攀附姻婭。交相掩覆。而濁亂朝政之故。則思得山林離世絕俗之人。而用之以矯革其弊。於是拔辛旽於緇髡之中。爰立作相。授之大政。國遂以亡。當時忠義之臣。自鄭樞李存吾之死後。如禹玄寶李龜年李穡鄭夢周等。不敢出一言以諫者。豈其忠誠之不足耶。皆以世臣大族被疑於王。而一例見斥。爲妬婦之言故也。頃日　殿下之用仁弘也。曰予方欲倚卿爲政。而有爰立作相之意。則　殿下豈亦以朝臣之角立分朋。互相傾軋。無有抵止。則又思得山林獨立之士而用之。或者如恭愍之於辛旽乎。然當時辛旽。外爲清潔之行。以欺一世。而在其家敢爲貪淫奸濫之狀。恭愍無從而得聞矣。今仁弘之居家處鄉也。其豪橫陸梁之狀。誰敢爲　殿下言者。仁弘之奸慝。所以誑惑　殿下。而及　殿下之受誑而拔用仁弘。蓋不幸而近於是耳。昔賈似道拜平章。軍國重事。朝命累臻。似道辭而不出。文天祥以爲要君。　殿下方虛位待之之時。仁弘累辭召命。似若山林高潔

者然。此則所謂中藏巧詐。大奸似忠者也。其實則不過索高價養台望。以冀　殿下之授以大政。此聖朝之大累。而奸邪之所以濫被寵擢者也。五日辨明奸邪。臣所以深知其心術隱微之惡者也。仁弘臣之同腹姊夫也。同在一家四十餘年。熟觀其處心行事。眞所謂奸邪陰慝小人也。爲他日國家無窮之禍者必矣。臣家世喬木之臣也。累世簪纓于今二百餘年。其受國家之恩不爲不厚矣。則又安敢以一家娣夫之故。坐視宗社綴旒之危。而不爲之言乎。此臣之所以剖肝瀝血。決一死以聞。而不但已已者也。國朝任士洪之用於　成廟。如四兇在帝堯之世。亦無大段罪惡之著於當世者矣。然而宗室朱溪君深源。即其姑夫也。亦同在一家。洞見其心術。則其奸諛陰險終必亡人國者也。深源搤心叩胷。貢鎭藉嵩。涕泣上章。論辨士洪之奸邪。卒之深源葅醢於其手。而燕山信用士洪。幾覆宗社。若如仁弘。則其孔壬之禍。又何必慮其將來。如以風塵之日。主兵獨斷之事觀之。則其非士洪之比明矣。　殿下倘以臣之微。而不早斷焉。則臣之後日

粉於仁弘之手。固不足言也。奈宗社何。奈朝廷何。此臣之所以獨辨仁弘之奸邪。不得不爾者也。六曰奸邪之威勢也。仁弘自壬辰以後。爲義兵大將。統列邑大小義兵。而節制江右一帶數万之衆。則其生人殺人輒隨其恩怨之私。而勢焰益加燻灼矣。彼日　聖駕西巡。行在阻絕。朝廷命令不加。則當時南民。各於其村巷。團結鄉鄰。私聚軍馬。爲國討賊。而名之曰義兵。及其　聖天子再造東藩。而皇威已殫。則癸巳　還都之後。天朝大將本國命官。各有體面。而命令生於一處矣。仁弘當以所統義兵。稟命於本道監司。而聽其節制可也。仁弘則不然。賊退後猶擁兵在家。傲然自稱大將。而無所統屬。體察使都元帥若過其轅門。則分庭抗揖。傲然以賓主之禮相接。殊無軍將羈屬之禮。至如監兵水列閫以下。則往往坐受其拜。而談笑自若。大抵仁弘主義兵時。則前宜寧縣監也。及　龍輿還都。始以軍功陞爲寧海府使。其氣岸之鬼鬼。威稜之赫赫。且如此。万一國家不幸。早晚又脫有風塵之急。則仁弘以前大司憲。其磅礴之勢必有異於前日矣。

姑以已然者論之。兩京恢復之後。仁弘猶且總攬所居鄉郡。郡陜川也大小品官吏民衙仕於其家。本郡守則虛器。亦不能擁。而乞食於民間。如本道監司兵使都事。固不足言也。如體察使都元帥。大小使命之過陜川郡者。在彼官府。寂無一人。而厨傳減闕。若本國使命。又不足言也。其時天朝將士克羽南中。及至陜川。則人稱官吏皆歸鄭大將義兵之所。且本郡守亦以聽令於鄭大將之故。而不在云。彼天將等皆異國之人也。以爲事體固宜如此。豈知其豪强特甚。而乃爾者也。其饔廩供頓往往在官司闕焉。而取辦於村閭者數矣。當初以義兵小將而謀逐方伯者有之。以義兵小將而遂併官庫者有之。其豪横强梁之源。皆自仁弘而作也。爾時義兵爲主。朝廷命官爲客。義兵爲强。朝廷命官爲弱。其主客强弱之勢。懸絶不同。故方伯以下徒持虛名。一切爲寓公於其間。而刑賞與奪。一在仁弘之手。則碌碌諸守令膝行轅門。惟懼誅計之不暇矣。至于今日。則其遺風餘焰。所由來者漸矣。吁仁弘久掌兵權。一方士民固望其風而畏其勢矣。又托士

論以其私好惡。題品臧否。而名之曰山林清議。則不獨閭里人人之所憚避也。目今南中大小之官。懼被其詆訾。甚於朝廷憚劾。方求媚承順之不暇。孰敢獨立於其間而舉正其無忌憚狼恣之罪哉。於是品官舊老。以其規規麤鄙。而爲清議所擯者。或三司罷官。以其無行檢。而不容於時論者。往往倚重仁弘。以爲山林清議。而借其榮褒稱譽之言。以爲救己之外援。然則仁弘之恃彼爲內助之勢者。又何如哉。是以彼此相倚。內外締結。則體相巡使目擊其驕抗。而莫敢誰何。公卿大臣心知其盤據。而亦末如之何。頃年則以前守令官微秩卑。而其恣縱之無忌憚者且如此。況今日乎。仁弘眞所謂虎而翼者也。然奸邪威勢之所以成者也。若其威勢之曲折。則今日本道監司。左右兵水五閫帥新除授。必造其門。而其中若有以干媚私門爲恥。而不往見者。則仁弘以爲慢己。而必謀中傷。若其趨走而得被容接者。則承候問遺。苞苴絡繹。然而武弁二品以下。一二次進至藩籬。而不得見其顏面。於是先納交其子弟。又賂遺其門僮。而至於再三。然後

乃始出見。一自許待之後。每往拜焉。則必滿載酒肉。其爲諂佞卑屈。殆無所不至。然則守令僉萬戶以下。黜陟行遣。列閫孰敢有違其旨者乎。掌殿最而若有不承順者。則三司重駁隨之。如近年南中方伯連帥之每被臺論者。率以此也。今監司李時發。慈祥愷悌聰明才藝。加以年少盡心撫字。東南吏民愛之如父母。人皆樂業。而尤留意軍政。以暇時操鍊士卒。期於實用。然而自是牧慶尹時。不肯載酒肉趁起仁弘之門。及爲方伯。足迹又不及仁弘之室。則仁弘於是大以爲憾。而或於手疏微及之。或使門生顯斥之。終至於兩司之俱發。而使不得一日安其位。此仁弘之威勢。方伯閫帥不得不畏者也。況其牧守邊將以下。莫不望風尊奉。若崩厥角。而環陝川一郡接境四近。如高靈。玄風。草溪。三嘉。宜寧。山陰。居昌。咸陽。安陰。知禮。金山。星州十餘邑守令。以殿最彈駁。或往往朝至夕遞。席不暇煖。而無一人準期坐改者。如知禮縣監高興龍。安陰縣監延忠秀。皆清簡愛民。至今邑人追思不已。顧以饅頭盤。仁弘性嗜饅頭。造酒饌苞苴賂遺。不及其門者必以是饋之。之故。皆遭劾而去。大概嶺南文武之官。數易罷免。比他道特甚。而仁弘鄉邑所隣。若干守令爲尤甚。殿下深居九重。不寤威權之下移。一至此哉。以往年彈章劾狀。比合八方。而較量多寡遲數。則可驗其實矣。此仁弘之威勢。守令邊將不得不畏者也。頃年嶺南民間。有因亂致富榜。當日一方士民。因其貪鄙而指目者也。皆在平昔貧窶。而因亂主義兵以致富。則仁弘之門生黨與。顧在其中。而實則仁弘爲榜頭。今日朝廷臺閣之上。亦有其人。文勵是也。以白衣擢授百里之任者。金應是也。則皆以仁弘門生因亂致富而爲南民之猰㺄者也。又如河渾之奪取國家奴婢。而濫殺無辜至於五六人。文景虎之橫占人口莊園。而至於移關鄰縣。欲刼取妻家藏獲。則此等輩亦皆以仁弘門生。爲其義兵幕府之官。而乘威攘奪侵虐一方者也。厥類固多。今不敢殫擧。而文勵之孽妹。即臣之舊率賤娼也。以此一家之內。龐厲之行。臣亦知其梗概矣。大抵文勵。河渾。文景虎。權濬輩皆以仁弘徒黨。濫受朝廷美職。而冀其六品叙用。則除授叅下。往往辭而不

就者。實學其師詐讓。而取美官之法也。是金應必擢六品而後來拜也。然則鄉閭無賴之徒。爭相慕效。益肆貪饕。是朝廷爵祿。適足以褒賞豪强攘奪之風也。萬一　殿下以臣言不以爲公議。則彼時南中奉命大臣。今在朝廷之上者。亦有二三人在焉。當日南民。以被殺其父被殺其母。訴牒紛紛。而目擊其實矣。所謂殺父殺母者。亦特擧其大而言之。自餘困于橫奪。侵於虐毒。而積威之極。不敢伸理官司。抱冤村巷者。豈有限量哉。　殿下試召大臣等而問焉。則君父之前。亦畏仁弘。而敢諱此等事哉。況仁弘則自主義兵之後。公私良賤雲集其鄉閭。爲逋逃大淵藪。則家業之富饒果如何哉。見今新作甲第。顯敞宏達。蔓延數十間。壓覆原野。而所謂家廟者。崇高輪煥。實倣倣雖闕宮之見於經者。殆不過此。嗟呼　殿下以萬乘君王。兵戈之后至今十年。而太廟不復宮室未作者。視仁弘豈其力之不足耶。顧以瘡痍者甫起。戰死之家哭聲未絕。而用民力故也。今仁弘則方起第宅。其新麗爽塏。假令與國家僭儗。亦臣子之所不忍也。況　殿下時

御私邸。舊制卑矮。實不及焉者乎。今試遣人驗之。則時月之間。渠能容易毀撤哉。加以一家之內。帷薄不修。倫紀不正。仁弘亦自知人心不服。又慮禍端生於意外。於是以甘言牢籠陋士。談笑押交龐人。其訟獄請簡。奴婢稱念。傾心裁答。無不曲循其情。則仁弘手札所到。如武班將官以下。必跪而受焉。如其子弟門客。則州縣承接。蹤於使命。而所謂奴婢之爭。獄事之決。不論理之曲直。又勿問文券有無。必從仁弘之指揮曰。鄭來菴（仁弘別號）山林賢士也。朝廷大事亦取決於其一言。以爲國是。則豈有不恃其鄭來菴稱念也哉。如綱常大獄殺人重事。一取仁弘之言。而不知有國家。此仁弘之威勢。大小人民不得不畏者也。七曰辨明奸邪。必擧實證者也。大抵仁弘之奸邪。亦不難卞也。其在山野豪强放縱之事。果非　殿下之所親覩者也。請以　殿下之洞燭者明之。夫以　殿下之聖明。豈必以犯顏庭爭者爲非乎。又豈必以阿諛順旨者爲賢乎。古之大聖如堯舜孔孟。亦或不能無過也。　殿下雖曰天縱之聖。而豈可謂無衮職之闕乎。王子諸君雖

曰獬趾之振振。而其中又豈無如堯舜之子者乎。然而仁弘爲大司憲。數月之間。　聖躬闕失。諸宮過誤。終始噤嘿。無一言以及。而其區區所事者。唯務報復讐怨。以快私憤不遺餘力耳。倘更留數月。則　殿下朝廷。必如慶尙道江右一方。盡爲仁弘之脅持。而馬鹿之易形矣。當是時其繩愆弼違者。則漠然不知其爲何事。此果非　殿下之目擊。而心知者乎。此則其立朝陰邪之實。而非獨國人之所知。亦宜　聖主之以理推度者也。又其陰嗾門客。而使之上章稱道己事者。則其不有　聖明。而愚弄君父甚矣。尤可痛憤也。上年夏秋間。仁弘方在京城時。仁弘門客一二人。承望仁弘風旨。以李貴疏。列其罪上達宸聽。而乃通文一道士子。使之刻日齊會于草溪郡。欲以發明其疏。則於是多士無一人至者。顧多士之意。以爲若仁弘寃死。而不得伸雪。如處士崔永慶之比。則猶足云也。今仁弘方貴顯於朝。天眷極隆。不待多士之譊譊。而　聖鑑孔昭。若又希望上旨。附會時議。而喋喋復聒　天聰。則是不過爲諂佞之風。而頌美恩寵之人也。烏足爲

多士之公議也。當日南鄉儒林之意如此。而未久仁弘還自京城。若使仁弘實不知通文之事。而稍有畏公議之心者。則假令士子奔波來會。而欲叫天閽。仁弘業已抵此。則不可不禁遏。而使不得褻溷君父也。況士子不會。而仁弘陰嗾門客。必使之封章上聞者乎。於是曾於仁弘受其獄訟請簡。及其奴婢稱念者。一人被仁弘之逼迫。則千里長程不獲已龍鍾困頓。似若爲一道公論者。而投進飾詐之書。此則國人之於仁弘也。莫不如見肺肝。其日通文一方。期集于草溪郡。而士子無一人至者。及仁弘自京下鄉。日期令其道監司查覈以啓。則奸慝情狀果不呈露於斯歟。大明律有面譽大臣者斬。則仁弘雖非大臣。其權寵之盛。豪橫之勢。實非大臣之髣髴萬一者也。此等無賴之徒。雖曰受其驅使。而瞞冒稱譽至此。則果不應　高皇帝當斬之律乎。又其立威勢於朝廷。而轉撲大臣。以釋私憾者。則其不避嫌疑。而直前無忌憚甚矣。大臣惴惴畏懼。而不敢開口。則異日　殿下之事不亦危乎。近來大而如柳成龍尹承勳之重論。小而如鄭經世韓

俊謙之危駁。其餘庶官之被彈。一半固皆仁弘之網打者也。又一半雖各有發之者。而其實則莫非一出於仁弘者也。若如庶官。則臣不敢殫擧。姑以四人者言之。夫尹承勳鄭經世。則仁弘之手自爲者也。柳成龍韓俊謙。則仁弘徒黨承望風旨。而劾之者也。盖仁弘之與柳成龍有隙者。其所由來漸矣。昔年逆賊鄭汝立。盜名一時。濫被天官郎薦。而李敬中先在銓部。知其兇慝。必貽禍後日。乃擯斥而不與。則仁弘以言官黨於逆賊。而反攻敬中。其啓辭大畧曰。佳士之有清名者。敬中每每防塞。所謂佳士者。指逆賊而言也。及逆賊伏誅之後。搢紳之淫及於獄辭者浸多。於是成龍上箚之意。則大概逆賊欺世盜名。爾時朝臣罔不受其詿誤。而與之交游者。實出於無情。豈有知其逆謀者哉。當日有先見之明而上章。言其終必禍人國家者。獨李敬中一人而已耳。因之而敬中之疏。得以搜進於細氈之上。則仁弘之黨逆賊。而攻敬中者。其實著矣。仁弘以此得罪。削奪官爵於彼時。則夫成龍之箚。實懼羣臣之無一毫干與逆謀。而駢首就戮也。未必有

陷仁弘之意也。仁弘以爲成龍故欲陷己而發此箚子也。又仁弘以爲成龍必欲陷己。故說其與逆賊嘗議親云。而以逆賊之子爲我女婿。則我實無女。而成龍發此言也。大抵仁弘只有一子。而逆賊又有四女。假令仁弘嘗與之議親。豈必先知其逆謀。而不許其求婚哉。此實成龍所謂朝臣受詿誤。而出於無情者也。況成龍與仁弘。俱是南土之人。而與之連門。則密爾肺腑。而戚屬相連矣。其仁弘之有女無女。豈不知之。而駕虛憑無之說。買仁弘之口實乎。於是仁弘以黨逆賊攻敬中。及與逆賊論姻親兩事。爲成龍發之。則大懷憾恨。而必思報復矣。故上年仁弘赴召之日。乃上手疏曰。臣不快於柳成龍云。則前日臺諫文弘道。仁弘之鄉里也。論成龍大貪之啓。其指嗾果不出於仁弘者乎。及後日朝廷旌別淑慝。甄拔清謹六人。而成龍與焉。然則仁弘大不快之疏。文弘道田園遍中外之駁。乃其私憾而非公論者。卽此亦可知矣。其公卿大臣之旁觀。而畏避結舌不亦宜乎。又尹承勳鄭經世韓俊謙。則皆嘗爲嶺南方伯者也。大抵變亂以來。嶺南

方伯。列鎭閫帥以下新除授。則必造謁仁弘以爲常。而終始不肯者。獨此三人而已耳。仁弘深憾於斯。而欲必中傷。又仁弘於彼時。非有朝廷命令。而自稱大將。橫持一方兵柄。醜賊方屯駐海上時。旣不赴邊城禦賊。丁酉歲海寇再犯畿甸時。又不急君父之播越。而擁兵自衛其家。則本郡守及旁近十餘邑衛部將旗哨官。非關白仁弘。則邊將守令不敢私署。於是承勳經世俊謙等。見其威權大盛。而心加疑訝。凡稱爲鄭大將之號令者。則一切沮抑不復施行。加之以經世則在本道之日。憤其强梁。而斥其豪橫之罪。承勳則初入相之時。榻前啓其嶺南江右一方人心士習之不佳者。專指仁弘而言也。然則仁弘之思欲中毒者。果如何哉。故使其黨類一捧打去後。拜都憲謝恩纔畢。卽攻承勳如恐不及。假令承勳有可攻之罪。此日天怒於上。人怨於下。而國家危亡之勢。甚於累卵。則豈必以攻承勳一事爲重。而無他救焚拯溺之可言者哉。是不過憑公而報私讐也。主威而張己勢也。又仁弘在臺中。與同僚論李貴疏己之罪。謂其疏意實出於經

世。而其所以磨牙鼓吻。擊節痛恨者。臺中之人莫不如見其肺肝。則未久經世不孝之論。仁弘手自發之。設使經世實有不孝之罪。仁弘與之已有私怨。則其宗社安危之外。不可不遠嫌人避人言也。況經世父母兄弟。赤一族於兇鋒。而又得大疫之疾於兵戈之中。則哀慘羸憊。蒼黃迸竄之餘。氣息奄奄。萬無生理。高山縣監申景禧。見其將死。用以肉汁。俾之生活。方其用肉汁也。經世之疾苦極。而亦不知之。今見經世滿面瘡痕。則可驗其實矣。設使經世盡知人事。又無友生之强勸者。疾若濱死。則聖人已有權制著於禮經。當自食肉使不至滅性可也。況經世實不自知者乎。其以復讐將在關東。昵近女色之事。則其眞僞實臣之所未知者也。假令如仁弘之言。而實有此事。人知深怨之方極。則豈其所宜言者乎。大抵法府者。乃一國公論之所在。非一人釋憾之地也。三司衆官。乃王者之耳目臣隣。非鄕里權豪之遙制指使者也。仁弘以區區一己之嫌怨。不獨身肆虺蛇之毒於當日。至今退在其家。指揮臺諫銓曹。賞罰其用命不用命。順己不順

己者。榮枯褒貶。無不如意。嗚呼朝廷者。三百年祖宗之朝廷也。非　殿下一己之所創有者也。今使一奸臣濁亂朝廷。爲恩讐施報之所。以　殿下殊不省威權之已分於王室矣。百世之後其以　殿下爲何如主也。此則仁弘立朝陰邪之實。爲舉世之所共知者如此也。八曰仁弘處鄉行事爲一方人人之所共灼然者。證其陰邪之實也。蓋其怨恨君父。而不行國恤者。則懿仁王后賓天之日。仁弘聞喪未數日。鄉人有獄訟求勝者。射藉山猪一頭。美酒數斗以餽仁弘。仁弘乃與其門客等。燔炙煖酒以飮。座中有儒生韓大器者。撤炙置盤呵而不食曰。國母新喪。吾所聞者實不及三日。不忍進肉於口。生員韓聲振卽仁弘族屬也。亦與坐席焉。聞是語又却之不食。仁弘則乃啗之不輟曰。仲容大器字也。眞忠臣也。時儒生許從善。以年少在後坐。卽以撤炙與從善喫之。自後仁弘門客少子。以韓忠臣指大器。而譏侮之。甚則又吹毛求瘢曰。大器置老父於山城必死之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是果乃孝乎。於是韓大器以此見貶議於鄉黨。削跡損徒。而今杜門養于家矣。以國恤不食肉。而不容於鄉黨者如此。則其仁弘之數毀倫彝。敗亂士習者。據此亦可見矣。所謂大器置老父於山城者。丁酉歲國家令民淸野。入城禦賊。則人皆潰散。而大器獨從邦憲。以爲山城必可守。而奉老父入焉故也。然亦能負老父避去。而不死於賊矣。吁數十年前。　殿下於仁弘洞照其奸狀。則銓曹進內外淸顯。大小注擬者。不啻數百。然而　殿下絕不下天點者。久累年矣。恩波似阻。故仁弘常懷怨懟。以此聞國恤未數日。便居然食肉者也。然禮有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文。則君父一體。假令吾君或命賜死。爲臣子者。不敢以此而小有怨君父之辭也。況以數年恩點之暫闕。以爲憾。而其當喪食肉者乎。又君母之喪。以白衣書生。無厚恩於國家者。猶不忍食。而仁弘乃獨食肉。則亦爲已甚矣。又從而笑罵之。又織其妻菲。而使不得接跡於鄉閭。昔南北朝宋盧陵王義眞。居武帝喪。炙車鰿煖酒以進。長史劉湛起而不食。然未聞義眞之以此而罪劉湛。則仁弘實義眞之罪人也。仁弘爾時以

前府使。在頃玉之列。則受國家之恩。亦不爲薄矣。乃敢敗度毀禮如此。其不道甚矣。豈臣子所忍爲者也。韓大器本丹城縣人。今居丹城縣。臣親聞是事於大器矣。天日之下。渠亦敢諱於君父前哉。又其居鄉僭擬。無格例之事者。則頃年仁弘以前寧海府使。自金山郡至安陰縣境。祭其遠祖之墓。其所過守令迎候境上。厨舍帳幕各執其物者。彌亘數里。當此日予遣民生。殘破保存之餘。如體察使之行。誠不望其什一。矧如李元翼之體使。則又違其百一。爾時安陰縣監沈宗忱。候望入界虔恭特甚。設大小幄次三處。其大幄次乃仁弘所坐處。中幄次乃宗忱自坐監膳處。其下乃支饋仁弘飢廩牲牢烹飪之處。又使迎逢候吏吹螺赤等。着絳衣或青半臂。吹簫咽角以迎之。其威風所暨。州縣守宰奔走恐懼之狀。果如何哉。是日前郡守李貴。以體府差官適至之。而見其列邑風動。狀多繁夥之盛。殆擬於天將之行。乃移文陜川郡。使之因家僮推問其僭濫之罪。是則李貴在北方。殊不知爲仁弘之常事。而惟駭之也。此時仁弘以前府使。尙且如此。況

今以前都憲之隆重乎。臣素與宗忱有相識之分。乃面詰宗忱曰。設使台司舊相過此。而其大小帳幄鼓角逢迎。於事體殊不可也。況仁弘以前守令過行者乎。宗忱答曰。吾先祖亦以前御卿相。退在鄉邑時。守令等以鼓角倍衛矣。仁弘爾時非卿相而宗忱之言如此。則其意若曰。此人威德之盛。非如他卿相官高者之比。雖前守令不得不如是也。況我國故事。無以鼓角倍衛前御士大夫例矣。今安陰縣彼時迎逢吏卒皆在。假令宗忱黨於仁弘。而欲諱之。其可得乎。又其以士族婦女。劫嫁逃唐兵者。則我國之俗。其交嫁異國之人。如士族婦女固不足言也。雖販夫販婦亦以爲耻。陜川郡有張涵者。故知中樞府事諡惠平公臣姜顯之姨子也。其妻雖被虜於賊。而其女則以年幼幸而得免於禍。仁弘以逃唐兵施文龍姜風水能推命。而使之劫嫁涵女。則假令其母汚賊而來。且不可也。況其無故女子乎。民間固有被虜逃還者多矣。然事出蒼黃。亦未聞劫嫁之其不可者且如此。況涵女之以士族處子。又奚罪焉。仁弘之汚乱士族。不有國法甚矣。

臣之父即姜顯之甥也。臣與之連門備知其詳。仁弘之豪猾無忌憚。據此一事亦可見矣。又皇朝發遣差官。追捕逃軍時。仁弘潛隱亡命漢人施文龍。朱見松。管應華等五人于其家。至今使之窟穴莊園。而不許州郡之刷括。則因之以兩南諸城邑。散布逃唐兵數百餘名。皆依仁弘爲聲勢。而吏不敢根究。官不得覈實者無他。以仁弘爲逋逃主故也。天子亡命。敢爲藏匿且如此。況本國避役逃民公私叛主奴婢。又豈獨仁弘一家而已也。憑藉勢焰。而投托仁弘之九族與鄉閭者。果不知其紀極。然則我國豪强第一酋長。非仁弘而誰耶。又星州有士人李淳者。年踰七十。嘗以淑行。被公薦辟爲齋郎矣。乃憤仁弘只以私怨嗾人害物。乃作長書貽其門客。使傳于仁弘。其辭甚多。但此則臣乃傳聞于人者。忘不能盡悉矣。然其大概則曰汝之師。自主義兵多行不義。生人殺人。一切以報復私恩讐爲務。至今餘威烈于猛火。因以拑制衆多之口。欲以籠罩鬼蜮之奸。於是神憤于上。人怨于下。積惡所極。其獨子死焉。汝之師庶可以少悔矣。其以手簡殺人之父。其以稱念殺人之母。窺濫又極矣。正古人所謂人雖不能顯戮于兩觀之下。鬼已陰誅于地下矣。汝師其身之死。固不足惜也。餘殃之及其孫兒之殞滅。汝師胡獨不念。李淳之書此其大要也。蓋仁弘只有獨子。爲義兵大將時死焉。今又只有一孤孫而已。故也。仁弘得此書。於七十老人。難以施罪。乃使人奪其食貧之妾。以洩其憤。俄又命還。欲致其來謝。卽張儀奪邑還邑之故智也。李淳雖老。自少挺立之士也。豈眩於操縱。而甘受其籠絡者哉。乃辭而不受。顧其妾何人也。乃星州品官權峙之家婢。而仁弘予奪。不啻如己物。則其威制鄉人莫敢誰何之實。於此亦足觀矣。況李淳今見在星州。實一山野樸直之人。何敢諱此事於君父前耶。其仁弘之豪俠威稜。此亦非一證歟。此則仁弘處鄉陰邪之極。其縱恣無忌憚之實。一方人人之所共知者如此也。九曰仁弘居家事爲一鄉人人之所共凜然者。證其陰邪之實也。又觀人之法。必自家始。況小人爲不善。必於屋漏之中。則辨其兇奸情實。其於家行。不可不致悉者也。或疑臣之欲證奸邪。而

以縷縷萬言。作一副當罪案。亦已甚矣。況以一家人兄弟恩怨爾汝之說。輒溷我　至尊聖明之鑑。殊爲不可。臣應之曰吁是何言也。仁弘之惡。終必禍人國家者也。其奸回巧詐之甚。若不至於惑　聖主。若不至於覆國家者。人皆知之。而　聖主獨不寤耳。然則其區區小嫌。有足避乎。其離間父子及誣陷兄弟之變。不得不陣布於左者正以此也。若專以辨一家之受誣而訟一己之私冤者。則當日仁弘官微勢輕時爲之。豈至於今日必待天眷之隆重。然後決萬死冒雷霆之威而爲之哉。此臣之所以證明奸邪。不得不歷舉其立朝處鄉。而終之以家行者也。就其中情又先舉臣之所以絕仁弘一欵也。蓋在三十年前。臣已見仁弘之隱微心跡。則其陰險詭譎。眞所謂如鬼如蜮者也。累責之而小無悛心。益長其惡。厥後數年。作長書數其邪慝七罪以絕之。此則不獨鄉人之所知也。在　殿下儒臣之老亦或有知之者矣。所謂七邪慝者。各有名目。臣非不知直舉以達也。誠如是則不但似涉於訐人陰私也。正所謂奸邪陰慝者。不足以褻瀆　聖

聰故也。然　殿下必欲聞之。命使疏進。則臣敢不畢舉以聞耶。又臣之所謂絕仁弘者。蓋心絕之而已。不與之言心事也。彼時娣生存。則臣不忍以仁弘之故。而並絕其屬之親。故臣或時時往來其家者。實欲見臣之娣故也。又對仁弘之面。而不得不寒暄者。勢所然也。然娣死之後。吊哭執紼兩次外。臣絕不往來其家也。仁弘一自見絕之後。不獨慮臣之傳播其惡也。又思一幹一翻。轉而以人倫大惡之名。歸之於臣。則臣之指渠爲七件邪慝者。人自不信。而歸之誣造矣。如是則所謂七件邪慝者。不明自釋。而其數罪見絕之憾。亦可快洩於斯矣。仁弘之百爾巧思如此。則於是以誣罔不測之言。構陷臣之父子兄弟者作矣。此臣之所以絕仁弘。而遭一家罔極之大禍者也。若其別言仁弘之在一家。而誣構魚肉之變者。則彼時仁弘於臣至親之間。或以疑似之事。織成萋斐。或以情勢之髣髴者。巧行簧鼓。投間抵隙。縱臾交鬪。使臣家庭之內骨肉之際。無一日之寧。無一息之安者。不啻數年矣。然而仁弘愎狠之至。猶不足以痛釋其憾也。於是又思

一舉而快其心。則臣之父先臣梁喜。任坡州牧使在官之日。仁弘乃投書於先臣。當時之書今不能字字盡記。然其大概則別紙書頭第一字。直斥臣名。似若爲告急然者。而曰弘澍以嫉惡其弟弘溥之故。做出淫蒸父妾之言。欲構殺之而難於自說。使其授學族侄姜渭明。似爲公論者。而言於鄭逑。則盖以鄭逑早晚將爲臺官。而欲以風聞發其獄事者也。大抵此事虛實間。人倫大獄也。鄭逑以女壻爲令公一家之人。則備知其事也。不敢輕發。而乃密問於女壻。女壻乃親聞於鄭逑。非得之於中間傳說者也。乃今年九月二十一日。女壻與鄭逑登伽倻山賞秋時。夜半密言之於知足菴者也。豈有一毫差妄之理哉。又人倫大獄一發之後。拘連事干死者非一。弘澍則誣構其弟。其死固宜。令公只有三子。一時俱死。豈令公之願見者也。女壻說與鄭逑。多方譬喩而止之。顧弘澍誣搆其弟之謀。則以女婿之證難得售於鄭逑。然又惡陷弟之名。而多費辭說欲發明於人人。則弘澍自少生長京洛。往來南中。其親舊交游。豈盡好弘澍者哉。若因之以翻

起大獄。則其所以欲發明者。又安知適足爲覆宗絕祀者乎。又鄭逑嫉惡如讐。虛實間聞淫蒸父妾之言。則反以女壻爲私庇妻家。而不肯盡吐其實也。若使弘澍往見鄭逑。而萬一得售不悌。至欲誣搆殺弟者。畧草成書。要取令公手筆四五度分遣諸子壻。其恣意出入朝貴多士之家。懆妄輕佻之禍。不期拘業而自不能矣。夫以令公慈愛之至情。於此誠有所不忍者。然不如是。則所謂小不忍而亂大謀也。後日之事恐噬臍無及矣。又諸子壻等。萬無持令公手書。而成其罪過之理。伏願令公一二年間。令弘澍其於親舊之家。雖有人事之急切者。姑且嚴戒。勿使與之酬酢。而若於鄭逑。則尤有所未可見者。其鎭機自然消磨之方。無過於此矣。此乃仁弘書之首末也。所謂嫉惡其弟者。盖仁弘先是以家中可疑之事。交搆骨肉。而惹起禍端。如此日事者。非一非再。故也。所謂令公者。仁弘指先臣之稱也。所謂女壻者。仁弘平日於先臣自稱聞於鄭逑。而歷擧年月日時與其地戊寅歲也。于今二十六年矣。所謂稱

者。蓋欲使臣之父與弟。信之而無疑也。所謂於鄭逑尤有所未可見者。蓋淫蒸父妾四字。出處無根。是則仁弘慮臣之往見鄭逑。窮討言根所自。而問彼語此引左證右。則其撏造誣言者。自有所束而情實敗露。更不可復掩故也。嗚呼。淫蒸父妾者。天地間莫大之惡也。正如仁弘之言。而臣若誣造此言。欲撏殺同腹之弟者。則是臣卽天地間所不容之惡人也。又如臣言。而仁弘以七件邪慝見絕之。故揑造奇禍。欲歸之於臣者。則仁弘亦天地間所不容之惡人也。此間必有一是一非者。今鄭逑幸而無事。方在木川縣杜門養病云。此則非但臣與仁弘。在一家是非之決也。殿下曾以仁弘爲草木鳥獸皆知其名而賢之。則乃　期廷賢邪分別之大者也。所謂淫蒸父妾之言。鄭逑果有說與仁弘者。則雖非臣之誣造者。鄭逑之曾有聞於他處者明矣。若鄭逑之無前後以此言問於仁弘者。而仁弘自言親聞於鄭逑。如此其歷歷也。則仁弘之心事。其無狀果如何哉。鄭逑平生志業。以誠明爲期。假令徵細之言。對愚夫愚婦而證辨焉。不可反其是非而倒置之。況士大夫家人倫莫大之事。對　聖明君父。敢不告之以實耶。又況以臣與仁弘。爲顯徵强弱之異勢。而諱其不言以爲言。諱其不聞以爲聞乎。殿下試下臣疏于鄭逑而問焉。則其仁弘奸慝之實。殿下亦知臣言之灼然矣。大抵村巷屑屑不令之談。固不可以溷君父之聽。然今此一事。不獨爲一家莫大之寃。實　聖朝可羞之甚者也。其平生凶謀。可以爲將成社稷之憂者。亦可以類推矣。自前遭仁弘巧造不測之禍者。固不可勝數。撮言其大者。則此其一也。餘說不敢煩也。就此一者。而敢不畢其說乎。當日先臣在坡州。得仁弘所投之書。送一奴晝夜星馳。急召臣兄弟于南中。及至焉則先臣又大概知臣之以七件邪慝絕仁弘。而仁弘之狠怒入骨髓者久矣。先臣亦未必洽信仁弘之言也。但却食不食。而欲臣兄弟不往見鄭逑。又不往來諸名士之家者。亦甚切切矣。當日先臣之與臣言者。則曰凡交際之道。雖與鄉人。亦未可輕絕也。況一家至親之間乎。假令汝妹夫有大故。而古人則有絕人不潔其名者。今汝至於數罪而絕之。

則汝妹夫之怒不亦宜乎。今日之事無非汝之自取者也。況汝妹夫以山林徵士之名。挾交遊之盛。汝必終死於其手矣。三司法曹。以汝妹夫之一言爲重。當此時汝欲發明而往來諸名士之家。則誰肯取信於汝乎。徒致紛然而益增汝妹夫之怒矣。又況汝妹夫專據鄭逑爲證。此禍之發不發專在於鄭逑。不但汝妹夫之言如此。汝父之意亦如是。若必如汝妹夫之言。而以不孝悌論斷汝罪。則不期禁汝之交際出入。而汝自不舉頭於人世中矣。大概汝與汝婿夫。昔年同遊學於南溟曹植之門。則曹植之於汝。勸誘奬掖。而或加勉勵之訓者。汝婿夫之所知也。厥後汝無大段罪戾。而遽以不孝勸我成書。設使汝實有大罪。父子之間固難以語此。況以汝數罪絕交。而大懷嫌恨者乎。父於汝婿夫。豈不灼若觀火。但以理言之。則汝須從今日。於親舊交遊。莫若杜門。而絕不往來之爲得也。此則實爲汝畫保身之策也。汝亦自少從師尋友。講明義理之學。而知誠孝之道矣。則豈必欲背父之言。而又往見鄭逑者耶。然汝若成文納誓。則我當信汝而就食矣。臣於是曰。雖極天冤痛。而悶父之不食。則父子之間要有盟詛。古所未聞。然不獲已依父之言。以不往見鄭逑者。多費辭說致曲成書。而納諸父也。又父之言曰。汝庶母丁亥生。今五十二歲。汝弟甲寅生二十五歲。汝庶母年二十八。知其終必無子。而汝弟生矣。乃以禰祿受之於其嫡母而子之。此則雖極惡大慝之人。必無可疑之嫌矣。又汝眞欲構陷汝弟者。則當繩以疑似之事。豈必以人所不信者哉。鄭逑之得此語於何人。汝父之所不知也。汝婿夫得此而專欲網打於汝者。未必非見絕於汝。而怏憤所發者也。大抵大臣之言如此。則於仁弘之心術隱微。無不備悉其曲折矣。但恨夫未得此言之出於何所。而其仁弘之造誣者。則實先臣之所不料也。是以終有疑端在其心。而必使臣兄弟不往見鄭逑者良以此也。至于今日。先臣及與兄弟二人雖死。然臣之妹夫除仁弘。而亦有三人在焉。且有孽弟一人。則一家之內不可謂全無證右。又臣之隣里鄉黨。素見此日之事。而生存者甚多矣。況臣在當時。父喪三年畢後。往見鄭逑而卞質。則

鄭逑答曰。實余之前後漠然所未聞者也。又仁弘書所謂臣之受學族侄姜渭明。亦以此事泣訴於鄭逑。而受鄭逑答書。則曰今因公書。始知有此言云云。噫仁弘奸慝誣罔之狀。至此而盡發矣。今鄭逑尙在。殿下試下問焉。則鄭逑一生學問。豈至欺君父者乎。此則臣之所以遭仁弘罔極之禍。此其最大者也。又仁弘之所以恨先臣者。則仁弘在一家譖臣兄弟于先臣。而先臣洞察其奸情矣。所以未得售其誣搆之謀而恨之者也。盖庚辰歲。先臣以冬至進賀使赴皇都。身死玉河館。明年春。先臣旅櫬來自萬里。還至國門之外。朝中大小親舊。莫不悲哀迎哭而往吊之。時仁弘則以司憲府掌令。方在都城之中。稱病不迎哭。累日後因事出城。過其權殯之所。虛拜而已。亦不哭臨。又本國俗。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庶人。其於妻父母喪。祭子壻隨力給辦。固無差等。至於平日上塚之祭。亦莫不然者。盖於分財子壻平均無異故也。仁弘則萬里旅櫬。亦不往哭。況出其家財。以供喪需。備酒饌作祭文以致祭乎。至于今日在國俗。子壻輪行墓祭。亦絕不

爲之。甚則臣之娣以親子女。先臣三年喪內。欲行子女輪回月朔之祭。而仁弘亦痛禁之。使不得行。此則仁弘無非恨先臣之不信其言。而論斷臣以不孝不悌故也。又有甚者。先臣之喪服未畢。而仁弘恐喝臣娣。多率奴僕來至臣家。凡先臣家財什物席卷而去。至於先臣遺衣服朝祭服冠佩簪笏宛然汗澤猶存。爲其子者。則豈不欲藏諸家廟。以寓終身悲慕之情乎。當時臣兄弟方畏其名勢之赫赫。孰敢可否於其間哉。大槩不哭先臣旅櫬。與其一不致祭先臣。及劫奪先臣家財。凡此數者。國人鄉人及臣一門之人。莫不知之。然則經亂之後。雖曰人物死亡殆盡。豈皆一一盡死者歟。於此數者。臣若有一不實之言。以誣　殿下。則是臣欲卞仁弘之奸慝。而先伏奸慝之罪者也。又先臣旅櫬未返桑鄉未數月。臣之母又死。臣將葬父母。其時仁弘猶在掌令之職。依法典以歸葬妻父母。受由下來。紅衣頂玉塡咽簫角。直到臣喪次欲見焉。臣以羔裘玄冠不吊之義。辭之不見。盖臺臣出外。則雖非堂上官。冠玉美飾增隆章表。是則雖曰古例然也。然

吊妻父母初喪而不哭。又不變吉儀者。仁弘豈專不知禮文而乃爾者也。顧其愎狠之甚。以先臣之死不以爲喪。故方臣母新死初喪。而以簫角掀動魂室。欲爲壓倒凌轢者也。當時法府陪吏。及咸陽郡太平簫。吹螺赤等。豈皆盡死於今日也。又臣之鄉隣族屬。太半生存。驗問之可據者多矣。又其日仁弘貽書本道都事。使之囚禁先臣護喪之人。而托以他故。其實則直欲沮敗先臣葬事者也。不然則假令有實罪。不可以待葬畢而治之耶。爾時仁弘方以掌令帶職臨喪。以手書枚舉其罪。而使之推考。則藩幕之官豈不欲虔恭奉行耶。於是按驗而無實狀焉。乃即放還監護喪事。而使之畢役。當時都事。即今日僉知中樞府事臣尹祁也。方在輦轂之下。殿下試召問焉。則非如他證據人之待數日之外而知者也。大抵此等事。無非所以恨先臣者也。十曰淫蒸父妾之言。仁弘懼被窮討言根。則百方費盡心機。欲諱而終不得者也。姜渭明受鄭逑答書之事。既已粗陳於前矣。今因仁弘巧謀飾詐者。而請悉言之。是時先臣未葬。而仁弘之母適死矣。臣之第三妹夫。前司憲府監察臣李汝儉。亦以會葬先臣。自京下來。葬先臣之後。李汝儉以與仁弘婭婿也。聞其母死而往吊。彼時仁弘之母新死。成服纔畢。則方仁弘呼天叫地攀號躃踊之時也。仁弘不暇悲哀。乃密囑李汝儉。以淫蒸父妾之言。諷諭姜渭明。似若尋究言根所自者。然而其實則仁弘初意。以姜渭明爲村閭一年少愚懞之人也。若恐動怵迫。而幸冀錯亂其辭。然後欲因以爲羅織誣引之謀也。以此觀之。仁弘恐臣之見鄭逑。推叛言根之實狀。而掛諸心頭念念不忘者。於此正可見矣。況李汝儉。其時以白面後生。生長京城。但知仁弘之名譽赫然而已。臣亦以父嚴戒。且鄉邈遠。故不會說出心曲於汝儉矣。爾時汝儉還自仁弘之所。卽招姜渭明語之曰。不小淫蒸父妾之言。汝輕信梁弘澍。而業已妄傳於鄭持平。親聞於鄭持平。鄭持平親聞於汝云。鄭掌令一國之名士。鄭持平亦一國之正人也。今此言出於兩賢之口。汝安得諱之。我已受鄭掌令密旨。如此

（時鄭逑爲持平故也）（卽仁弘也）

大之言不可置之。汝於此時。若果自首以梁弘澍言之云爾。則掌令亦曰此獄不必廣連鉤黨。而姜渭明實一年少漢。當置不須問也。否則此時臺官。皆吾親切之人。早晚法司以風聞。發羅將拿致罪人及事干時。姜渭明雖欲悔之而無及矣。其時姜渭明窮問遑遑。欲死無地。乃言於鄉黨親舊曰。淫蒸父妾之言。我實前後未聞。而今始創聞。萬無傳說於鄭寒崗之理。寒崗卽速別號也今聽李汝儉之言。則必欲使我誣引自首者。萬一獄發。獄辭必連引於寒崗。寒崗今以持平。方在霜臺之上。寒崗豈以不聞於我者。亦誣爲聞於我乎。事理甚明。雖欲爲自誣得乎。於是姜渭明涕泣悶迫。卽以李汝儉之受仁弘密囑。狀迫誣引無理之意。其由作長書。專伻走京中。致達于鄭速。得鄭速答書而來。此實十目難掩之事也。至于今日日月久遠。雖不能字字記得。然其答書大畧則曰。梁公醜談。前旣未有聞。後豈說若於人耶。今因公書。始見有此等言。不知緣何。而又波及於公與我耶。可謂不幸之甚也。此其梗概也。目今鄭速在數百里之內。殿下試下問焉。則可知其詳矣。姜渭明幸免兵刃。今又在鄉。爾時其老母聞仁弘狀迫。則以爲其子朝夕將被拿問。至於結項欲死之狀。昭不可掩。此仁弘之心術兇慝灼然呈露。路人所知。而欺世盜名。致累 聖明。臣之所以尋常凜然寒骨者也。嗚呼。鄭速答此書之時。臣方在哭泣之中。臣之兄弟。則時尙生存未死也。洞知此意。自無問然。而亡父精魂。無從告此於地下矣。抱恨幽明。飮泣推胷而已。臣亦欲往見鄭速。而面質焉者情非不切也。但其時鄭速以臺諫。方在京師。臣以衰絰。不可遠離几筵。是以三年之內。臣不敢往見鄭速。其後喪畢。臣以見娣之故。先往見仁弘於其家。而屛人詰之。則仁弘曰非我之誣汝。乃李磷之言。而我初疑姜渭明之妄傳也。蓋李磷者。仁弘之妹夫。而彼時死已數年矣。李磷若在。則仁弘豈得更做此新語乎。臣於是默然熟視其面而已。是時臣服闋。而鄭速亦辭職居田里。臣將往見鄭速。先作祭文哭先臣之廟。而束作冊子數十張。一一細錄仁弘前後隱微心術奸邪陰慝之狀。終至於構造誣言。又假吾文丈姓名。蓋鄭速於臣八九年長。而在斯文師

友爲兄事之故也欺瞞老父。欲以魚肉我父子兄弟。幸而奸謀自敗。乃有吾文丈答姜渭明之書。而一自大布於鄉黨之後。遠近士友曉然知吾娣夫之情狀也。但使吾亡父蓄疑含恨。而死於萬里之外。則眞所謂終身窮痛。而不能自已者也。此其冊子中錄代口陳之大概也。時鄭逑在星州寒岡之地。新構精舍而未盡緻。所謂寒岡者。鄭逑父母墳山也。鄭逑乃屛從游學子蔡夢硯等數人于外。携臣入一室中。不出聲看臣冊子。則是實癸未年秋也。于今三十餘年矣。當時鄭逑與臣所語者。至今臣雖不能一一縷擧。然其大致則曰。逑之前日與姜渭明語者。實憐君遭一家紛撓之搆。而未得發明者也。若淫蒸父妾四字。則逑之前後所未聞者也。所謂一家紛撓者。蓋仁弘以見絕於臣。而紛然搆孽。無所抵止者也。然則其厲階之作。不但淫蒸父妾一言而已者。卽此亦可見矣。于時鄭逑看臣冊子。時時嘖嘖發嘆曰。可憐哉君也。又時時停看。而搖頭瞑目者數矣。及其看畢。則乃掩卷還之于臣曰。愼勿以此傳播於人也。又勿浪說我看此也。我已洞知君之心矣。雖先大人在天之靈。亦豈不知君受誣之寃乎。此則鄭逑今在　聖明臣隣之列。臣雖無狀。其敢陳鄭逑所不知之事。以厚誣　聖明也哉。只擧此一事。仁弘之奸狀果如何哉。　殿下授之大政。其果保爲社稷之純臣乎。十一曰仁弘在一家自知理屈。而改頭換面。激越第二層別段事機。欲因以亂其第一層蹤跡者也。然則其爲詐謀。愈巧而愈見其拙矣。蓋仁弘之脅迫臣娣。刼奪臣家財物者。亦已條陳於上矣。然此則實非仁弘之事。然貪財者也。其在爾時。凡先臣家所有無大小。至於天子賜賻幣段銀兩。虎攫狼貪。似若故欲生變者然。蓋其揑造誣搆之事。旣已播着於州里。則區區微臣受誣之寃。臣之親舊師友。無不憐而哀之。於是仁弘自知惡名已甚。而使其妻作亂臣家。專欲以兄弟娣妹財物爭鬪者。橫挑毆擊以逸汚臣爲計。此眞所謂胡亥以一石鮑魚亂其臭之術也。臣實以此之故。任娣所爲。而臣則遠避不在家也。此則臣之鄉閭大小人人。孰不目見而耳聞也。其仁弘之內不足而惹起第二他事。因欲亂其第一層蹤跡者。此

其一也。又仁弘喪未畢。而自主妻家之婚者。盖臣之季妹。以乙丑生至庚辰歲十六。而遭父喪者。及臣之季弟故幼學臣梁弘浚也。臣請詳言之。仁弘於其母喪過大祥數日。乃以白笠白衣。啜臣之出而來到臣家。所謂啜臣之出者。癸未年五月臣免喪。七月過禫後。以求墓誌及石物輸運事。往見其時監司柳成龍于慶州。及臣之還則已成婚矣。自主季妹季弟之婚而成雙。不告先臣家廟。不使先臣宗子知之。而於其婚書。自署其名。於其婚席。以白笠自爲婚主。此亦豈仁弘之專不知禮經而然者也。盖急於離臣之兄弟。則不遑人言。而皆無非故激他端。鮑魚亂臭之術耳。然此則猶是大祥後禫前之事也。又有甚焉。其時臣與仁弘。皆方在喪中。卽壬午前十一月也。仁弘以臣爲不恤其妹。使之年壯而不嫁也。使其六寸弟鄭仁洽。具由告官。其時臣所居咸陽至欲携挈喪服之妹。將歸其家成婚。則前所謂先臣家財物劫奪而歸者。實此時也。臣之伯父故進士臣梁忻。以爲兄弟之子卽吾子也。雖在吉服。猶不可斷送。汝兄夫家成婚也。況彼此喪中何敢如此無理也。乃挽止季妹而不送。今伯父則已死矣。伯父之子幼學臣梁弘灝。及臣長妹夫幼學臣權世臣。又臣孽弟梁戊生。皆生存鄉里。萬一以此驗問。則可知其詳矣。大抵臣之妹實爲年壯。臣亦實爲不恤。使之失所謂。仁弘則自以凶服之人。不可成凶服妻弟之婚也。況臣之妹十六遭父憂。經兩喪十九歲。而脫服者乎。假令仁弘爲吉服之人。其不告妻家之廟。必啜妻家宗子之無。而自主其婚者。豈合於理乎。此則彼時仁弘所成婚臣之季妹夫幼學臣金時暘。今在安陰縣。而臣與仁弘喪期日月昭如日星。鄉黨州里証據甚廣。非可以一毫欺罔也。此亦仁弘之內不足。而故作起第二別樣事。因欲亂其第二曆蹤跡者。此又二也。又仁弘因祠堂一事。而貽書臣之二弟。使行周公管叔之事者。則臣在喪中之日。鄭逑答姜渭明之書。自京中來到南鄉。而三尺童子。其於仁弘。莫不如見其肺肝矣。其後臣以父母喪期垂盡。而將立祠堂。一日仁弘使其家奴又啜臣之亡也。臣以祠堂材木斫伐事出在他山矣。而寄書與臣之二弟。於是二弟持以視臣矣。其書

辭大畧則曰哀子仁弘再拜。尊伯兄之敗毀令公舊業。而立祠堂於者觀其心術。殆楊廣劉邵操刃弒父之類。眞令公之叛子。一家之管叔也。家國豈有二理。昔管叔誅危王室。周公不從。此意甚明。僉哀侍具由告狀于郡守之庭。監司之庭。則哀子仁弘雖在衰絰哀苦之中。亦不無所助於其間矣。當于法司之庭。則哀子仁弘雖在衰絰哀苦之中。亦不無所助於其間矣。當以碎首爲限。必返祠堂於令公所卜之田可也。其妻父李師悶。是何人家。而乃必立令公祠堂於其家乎。況師悶妻。時尙生存者乎。與其立祠堂於師悶之家。而日祀三牲。不如洪吉同之牛心炙也。大抵此書當時朝著之間。臣之親舊見之者。固不少矣。今日　殿下經幄儒老之臣。亦多有閱此者矣。然臣不必廣爲援據。請姑引與臣不相善者而證之可乎。前成均館大司成臣金宇顒。在乙未丙申年間爲大司憲時。臣議其君父有過而不隨事。甲午乙未年間中外大飢人相食爾時河陵君側室行乞於賑濟場飢餓之甚兩目皆盲幾至於死而天朝將士充斥閭閻皆指目爲國王兄家妻妾而嘆其顚隮莫不嗟惋然而滿朝群臣一未有陳達其狀者使聖主無從得聞而致尺布之諫於殿下則餘亦皆有罪矣宇顒則固非他群臣之比也以言官長豈獨彈劾人物激濁揚淸爲其職也使君父不友愛之名萬一因以流布於中朝搢紳之間則豈宇顒之所獨安者哉是日　殿下見臣之疏卽加惻然命該曹給廩料于河陵側室矣　自是臣絕不見宇顒也。若使宇顒不見此書。則臣何致援宇顒爲證乎。宇顒又豈有一毫相比之私於其間哉。臣於壬辰冬。扈駕在龍灣之日。訪宇顒於城中私館舍。臣以仁弘之右書視之。則宇顒覽畢。更玩其手跡甚察。而曰德遠仁弘之字一何惟愕至此。今宇顒養病鄕邑。亦在數日程內。　殿下且下臣疏而問焉。則果驗其信然矣。假令宇顒挾其攻己之嫌而諱之。　殿下朝廷輔弼之臣。其在中外。又豈無見此書者乎。嗚呼古之人。有自弒其父兄者則有之矣。未有以弒父兄之事。語其子弟者。蓋不敢語者。以其子弟之惡。未必同於己故也。是則稍有忌憚也。如仁弘則眞所謂無忌憚者也。其書所謂管叔誅危王室。周公不從。以大理言之。則當日周公誅之。而其不敢直下誅之二字者。蓋以二弟之不忍故也。然其謂具由告狀于郡守之庭。監司之庭。法司之庭。而以碎首爲限者。此果非誅之之實乎。以仁弘言之。則假令妻娚不肯移其父

祠堂於其妻家。此豈爲書潛遣二弟。而必使殺之者乎。況所謂哀子仁弘。雖在衰絰哀苦之中。不亦有助於其間云者。其爲陰慘有不可言者。仁弘之無忌憚。而決不爲吉人者。果如何哉。臣伏聞頃日　殿下敎仁弘。有倚卿爲政之言。則是乃有爰立作相之意矣。　殿下之一言。不幾於喪邦乎。臣之所以仰天拊心。必欲暴其兇慝之實者。正爲此也。噫仁弘之處心行事。著於顯微者至於如此。　殿下反以爲山林之賢士。而寵異之擢用之。臣實耻之。不獨臣耻之。一國之人亦莫不耻之。然此實無有以奸狀歷陳於　殿下者。故　殿下無從下燭其欺世盜名者。豈至於此耳。若果垂察其一二。則豈　聖明去邪勿疑之本心哉。大抵祠堂一事。臣家細瑣。固不足卞。而仁弘書所謂遵先志。而立祠堂於所卜之田云者。先臣生時。卜一地種松蒔竹。而至於積材燔瓦。又占墳山於其地。又使臣娶妻於其地。而將營菟裘。以爲退畢餘生之計。未遂其志而死焉。臣於是遵先志葬於其山。又遵先志立祠堂於其地。而距父所卜之田。只隔小渠。亦不過百餘步。其所以不能直立于所卜之田者。若立祠堂。則必營立宗家。先臣立朝清貧。國人所知也。死之日家無甔石之儲。故三年之喪。營葬石物之餘。更無力可及於宗家。而臣妻之私室數十間。適在其傍。因就立祠堂。而爲奉祀之計。此仁弘之指以爲叛子。而貽書二弟。喻周公誅管叔之事者也。以此觀之。　殿下之登庸仁弘。豈有國家安靖之理乎。此亦仁弘之內不足。而熟中燥擾之極。又做起第二不干事。因欲亂其第一層蹤跡者。此實三也。大概此則居家陰邪之極。其蛇蝎鬼魅情狀。爲鄉人國人之所共知者也。十二曰以臣所証據之人。請一一明辨奸邪之事狀。而驗臣言之實否者也。嗚呼仁弘積惡藏慝三十餘年。而前年李貴始言之。今年臣又言之。其被人之攻斥。而得罪於時君者。雖以孔周程朱之德。尙不能免焉。假令仁弘爲君子也。豈以道德之隆。而其千般罪萬般惡。數十年來人人饒舌。罔敢討說於君父前乎。至于今日臣與李貴。敢冒萬死。以聞於天威震嚴之下。此果非奸邪之尤者乎。　殿下方以仁弘爲山林賢者也。虛位仄席。乃

期以嚴光魏野也。臣輒以區區萬數千餘言。痛加卞疑。廣引證據。極言之大斥之。以明其必亡國家。則　殿下當思以爲予方用一賢士。倚以爲政而草野一微人攻毀太甚。若必如其言。則是仁弘天地間萬古所無之奸邪也。不若姑依其言。徵集證據之人。然後又勿惜玉階三尺之地。使之進臣而與之面質。聽其言而彼此勘驗。考其實而左右參取。明卞而審察之。則所謂天地間萬古所無之奸邪者。必有在矣。如臣之誣陷仁弘也。則以欺罔君父構陷賢士之罪。當車裂以徇。明示妄言者之戒。如其不然。則

殿下當如大舜之殛鯀。孔子之誅少正卯。勿使爲異日罔極之禍也。漢和帝宋神宗。皆英明志治之君也。以任鄭重相安石。而崇長禍祖。故後之論漢宋之亡者。必於二主而嘆息焉。今日亡國之禍祖。果非仁弘而誰耶。如

殿下之不覺其奸邪則已矣。如覺之。宜早決惡惡之擧。勿使有郭亡之悔也。則宗社幸甚。邦國幸甚。大抵封事畢而臣之性命危矣。疏章進而臣之死生決矣。若得罪於吾君父。而死於司寇之法。則服罪天討。將瞑目而無憾也。今將必死於奸臣之搆陷矣。若被殺私讐。則豈不痛心而有冤哉。今與仁弘同在一家。而痛斥其奸邪至於此極。則其仁弘之必欲報復。若不手疏。則必將指揮其徒。而論列臣罪。又不啻如李貴也。不然則或假借鄉議。必使駈逐於鄉閭也。又不然則或使盜賊狙伺道路而殺之也必矣。此事則臣嘗驗於仁弘者也。臣年少時。與仁弘共處一家。仁弘嘗指里中一人目爲惡人。而使臣乘暗手殺之。臣於是驚懼。而始有絕交之志。此臣之所謂七邪慝之一也。若實無此事。則仁弘之奸慝情狀。固已不一而足矣。又何必爲人所怳惚之言。以駭　聖聽也哉。早晩臣之疏一出。則朝野士大夫。或有疑其已甚者矣。然而爲宗社請誅禍祖。以人之疑其已甚。而敢諱其實事乎。

前直長金錫光上疏。其略曰臣伏見梁弘澍本以極惡大罪一兇人。淫悖之行詭惟之跡。言之汚口。不必盡說。第以一家之事言之。鄭仁弘之妻賢夫人。而弘澍之娣也。弘澍自其父梁喜生時。欲害其娣。而仍及仁弘。喜善

人也。愛敬仁弘之學行。而痛抑弘澍之肆暴。弘澍非徒拒父命。又將生變於其父。喜每垂涕泣。而以叛子目弘澍曰生此悖逆。不獨使仁弘見害。使吾子女幷蒙其害。吾之入地豈瞑目哉。仁弘在一家目見其惡。氷炭之勢固難相容。而面目則未嘗相絕矣。辛巳年間。仁弘適從仕在京。喜之喪返自燕京。駐于近郊。弘澍以長子不在殯側。入處于仁弘寓舍。一邊公然食肉。一日晚。弘澍手打其奴甚虐。其奴逢杖而出哭曰昨昏買黃肉于館洞。今曉未明又使買肉。欲作南歸時行饌。喪家奴子若逢禁亂人。則其將奈何。仁弘親聞其言。及喜喪之南下也。弘澍又托病落後。仁弘獨遠送喜喪而還。寓則弘澍偃然出他。夜深始還。仁弘問今日何之。弘澍答曰往成渾家求誌文。稟定喪禮。仁弘曰誌則喪後可爲。且不隨旅櫬而又議何禮耶。即移他寓與之相絕。弘澍自此。日夜思所以害仁弘者。無所不至。特未得其便耳。及在壬辰之變。義兵將金沔立法。一人匿三奴而不出軍者。當置極刑。弘澍之居適沔之所屬。弘澍多匿其奴。不出一丁。其郡有司欲報沔

而論以軍法。弘澍與其有司發劒而鬪。脫身而逃。遂入義州。以仁弘及沔聚合鄉兵謀爲不軌。將欲告變。而先言於李好閔好閔曰告變之後。覈實而無端緒。則反坐之律甚嚴。汝將奚爲。弘澍於是不敢發云。殿下若垂問于好閔。則好閔賢宰也。汙不至阿其侄壻。亦不敢爲殿下隱也。盖弘澍之入義州。專爲告變也。其百計誣陷之謀。爲如何哉。然弘澍只欲害其娣與仁弘。則誠亦惟事。弘澍於他同腹無不皆然。在平時杖殺弟妾。又於殯側欲殺其弟弘溥弘浚。至造淫蒸父妾之說。欲殺其弟。其言不實。然後施言曰此言仁弘做之。自唱自和。無所忌憚。且歐打其弟以石與杖。或絕骸而僅蘇。或幾死而復生。其弟輩不得安於咸陽本居。奔避謀生於仁弘家。至於弘浚。則搬挈其妻子。移居于陜川仁弘之家有年。弘浚適身死。事當返葬于咸陽。而弘浚之妻哭曰亡夫幾爲弘澍殺害。奔遑僅免。幸以天年終。非不欲返葬。只有數歲孤兒。若返葬。而得與弘澍同里閈。則吾母子終不免屠戮。寧使亡夫作孤魂於他鄉。而決不可返。仍葬于陜川。其寡婦

母子。至今依仁弘爲命。則弘澍待弟之暴於此亦可想矣。其父未葬。其母又死。其妹未嫁。弘澍盡奪其衣服等物。而亂捧打下。其母之骨未葬。末妹杖痕遍體。幾死而復生者數矣。弘澍之同産凡七人。若聚會一處。則各陳弘澍所爲。而飮泣吞氣。皆敬事仁弘有踰親骨肉。而但弘澍爲一家之獨夫。弘澍之得罪於人倫。既如此。其欲殺仁弘萬端。又何足惟哉。弘澍不獨於兄弟姊妹素然。至於其子女亦然。其子棳在其妻家。病入骨髓。形容削羸。顏面瘦黑。雖路人見之。知其必死。頃者弘澍之作齋郎。將赴北也。不恤其病。欲牽以去。棳告憫曰雖在家調理。氣息奄奄欲盡。似難登道。弘澍方食。以盤盂打其頭面。流血淋漓。棳不得已作勢起行。行不多時。病極昏迷。不覺墜馬。弘澍又於路中曳髮亂打。强使之騎行。到坡州成渾家。棄而北行。不數日棳身死。是弘澍殺之也。其女乃士人權濮之妻也。因些少之怒。欲使渠離異其妻。又具狀其女之罪。欲呈以不孝。其乖悖之跡言之長也。豺虎尙有慈天。弘澍之天理滅已久矣。臣以爲弘澍既拒其父欲害其姊。又謀殺二弟一妹。既致其子之死。又絕其女之夫。以其家行言之。其誣陷仁弘特餘事耳。臣窃見弘澍之圖仁弘。今垂三十年而未發者。以其凶悖有餘。而奸猾不足故也。頃者李貴之召募嶺南也。凶悖之弘澍奸猾之貴。一處謀議。構成不根之言。做出李貴之疏。弘澍之自嶺南上來。亦貴輩之謀。而又與鄭宗溟逐日追逐。共構不測之疏。重爲欺罔　天聽至於如此。原其本情。則將以許多說話倡於國中。使之習於人之耳目。爲他日機穽。如自倡三峯之說。數年後乃得售其奸計也。奸人之計凶且慘矣。臣嶺外人也。亂後雖流寓京城。自十歲學書於仁弘之門。視仁弘如父。是無異子而訟父。臣言固不足取信。然以臣言之。仁弘聞道於曹植。曹植常以爲學問操履吾所不及云。則仁弘是一曹植也。噫當世之知仁弘。惟　殿下耳。上年疏　批見　殿下待賢之誠。而惟有所不慊者。仁弘之承命在都下也。右議政柳永慶時爲銓長。親詣仁弘之門。則其許仁弘之意可知。仁弘之啓辭。以淸議指永慶。則仁弘許永慶之意。亦可見矣。曾未數月。中間好

事之輩。譸張譎說。便成疑阻。嗚呼。以永慶之賢。尙不悟其見誣於仁弘。去國之日。永慶楊前之對。頗失仁弘本情。他尙何說哉。如貴與弘澍之言。有同犬吠。似不足辨。而下有所憤憾不能含默。伏願　殿下。據弘澍所陳。一一憑覈。臣言若果虛謬。則加臣以鈇鉞之誅。以正人臣欺罔之律。

安山郡守李貴上疏。其略曰臣伏見金錫光權濈等疏。謂臣參謀於梁弘澍之疏。而其說有曰一處謀議。又曰弘澍之自嶺南上來。亦臣輩之謀。又以臣爲弘澍之腹心。至欲置之死地。臣請以錫光等之情狀。與臣之往嶺南也。聞弘澍之居在咸陽。而素鄙其人。故雖歷其邑。而無意相見也。其時臣以召募之任。歷過郡邑。行止動靜。其孰不知之。實有相見之跡。則難可以一人之手。掩衆人之目也。此錫光等之誣罔一也。今四月間。有客到臣之門。出而見之。則前日所未見之人。問其姓名。乃弘澍也。臣不喜其來。以嚴辭拒之。原其來訪之意。則蓋德臣之以仁弘事陳疏故也。厥後弘澍又求見臣之壻金自兼。置長書一度而去。無非稱道攻仁弘之事。臣甚惡之。

不唯不答其書。貽書自兼戒之曰。此不吉之人。不與相接可也。弘澍後若更來。以此書示之云云。弘澍自此絕無形影。後數月始聞弘澍之疏。臣之於弘澍。其情分不過如此。果可謂腹心乎。此錫光等之誣罔二也。弘澍之結怨仁弘。非一朝一夕之故。凡可以害仁弘者。無所不爲。至於告變於行在云者。乃錫光等之疏也。則其上來陳疏。何待於人之招。仁弘之爲惡。實有不可不陳者。如前日之事。則臣何憚於自爲。而必招在千里外。前後不識之弘澍哉。此果近於人情者乎。此錫光等之誣罔三也。臣苟有一毫謀議之實。而言弘澍之事若是。副人雖不知。弘澍謂臣爲何如人哉。且弘澍與仁弘互摘隱惡。遂成仇敵。其間是非實非外人所知。然以其跡言之。至親相圖。事均而惡同。難以輕重論。錫光等猶且推仁弘以學行。至比於名賢曹植。則獨於弘澍不必以此深斥。而臣之所以惡弘澍者。非獨爲此。實聞其人之本不可取故也。臣嘗觀今世之人。好同惡異。己之所惡。則欲人之皆惡。己之所好。則欲人之皆好。好惡相符。則不問其人之善惡。皆與之

相好。此朝廷分黨之後轉輾相激。而其禍愈深者也。臣嘗痛心於此。故每於交遊之中。以此相戒。今若以惡仁弘之故。而乃與弘澍謀議。則非但喪失好惡之本心。黨人爲惡莫此爲甚。臣豈忍爲之哉。臣之此等情事。人所共知。錫光等何獨不知之乎。其所以必以此爲言者。蓋有由焉。以臣前日歷陳仁弘居鄉作孽之事故也。其時臣之所陳。亦非出於喜發人之惡。體察使李德馨。使臣所經之處。訪問民間孽瘼。臣始入嶺南聞仁弘武斷之狀。非徒威行州郡。人莫敢言。至於刼制使命守令。使刑殺獄訟之權。專出於己。一有違忤。則禍敗隨之。臣意以爲朝家紀綱。將不行於嶺南一道之孽。莫大於此。故乃以仁弘之所行著於事跡者。移文於本邑。論報於體府。而體察使李德馨。以爲仁弘以儒爲名。終不處置。臣意以爲爲人臣者。當視國如身。如有一毫有益之事。則爲之如不及。如有一毫有害之事。則去之亦不得不急。今知此孽之有害於國如此。而欺蔽君父。終不上達。則此豈臣子愛君之道乎。將欲其疏陳達以絕其習。則相識之人。交相止之曰。

仁弘雖無狀。假托虛名。厥徒且繁。睚眦必報。乃其能事。今若遽觸其鋒。則非徒無益。士林之禍亦將不測。臣以其說爲然。只以兩南豪强之孽。泛然陳達而已。厥後仁弘輩怒臣之攻發其惡。臣之再從侄李時益。居在居昌。乃敢移怒於此人。並其妻族李誠植李景一等。通文一道。使不得接跡於道內。時益失所流離。來訴於臣。臣聽其言。不勝憤懣。乃以前所欲陳者上達焉。臣之本意。不過欲絕豪强之孽。以扶紀綱而已。當此之時。仁弘之虐焰方熾。臣命如縷。敢意自全。而特蒙　殿下以臣爲無他。得至今日。實出望外。粉骨碎首。無以仰報。常以不得死所爲恨。豈意今者。錫光等乃因弘澍之疏。媒孽臣身。無所不至。何其仁弘輩。不自反己。歸怨言者。至於此極乎。彼輩之誣罔固不足恤。而　日月之明。或遭照於可欺之方。則到此地頭。臣雖欲辨明。恐不可及矣。此臣之所以隱痛於心。而不得不陳者也。且仁弘輩以臣之疏。乃謂爲成渾發。假令臣疏爲成渾而發。所言者不誣。則臣上不負君父。下不背師友。有何罪於國家。而欲置之死地乎。且臣之前

日疏中之語。非徒皆出於前後使命之相傳。實著於文簿間及一道公論。其所云云之說。豈皆仁弘之所自作乎。不過出入其門者。憑藉其勢。遂成痼弊。而人莫敢禁之故也。雖仁弘亦不知其弊之至於此極也。仁弘之作弊。雖在一道之人。苟非其黨與。則無不言之。錫光等亦可一一歷舉而盡殺之乎。況仁弘雖使其門客欲爲辨明。而所辨者。不過以杖殺無辜三人之中。一人幾死而復甦者爲辭。又以劫嫁婦人於唐兵者。出於鄉井舊義爲辭。以此觀之。臣言之不誣亦可想矣。噫。奸兇得志肆其虐焰。則忠義之士忤觸而死者。古或有之。　聖明在上。而攻發豪强之弊。以至於死者。臣未之聞也。錫光等以無賴之人。藉仁弘之勢。作威作福以爲一身之利。及臣一疏之後。仁弘爲惡之狀。至達於　天聽。傳播於四方。以此爲至怨。自是之後。凡人之非斥仁弘。皆臣之故也。至於弘溥私怨之疏。亦謂臣之所與知。非徒謂臣如此。收司之律延及於臣之所親之人。至如申應榘金長生。素惡弘溥者也。而或謂之居停主人。或謂之乃其心腹。錫光等亦人也。何忍爲此誣罔於天日之下乎。且鄭宗溟之身平山人孰不知。而亦謂之逐日追逐。宗溟之子也。故必擧爲言。其奸巧揣摩必欲陷人之狀。據此益可見矣。弘溥之父喜。牧坡州時。弘溥往來於成渾。仍與之相知。弘溥以遐方年少之人。以是心至。渾安知其爲惡。而遽絕之乎。及聞與仁弘構怨相圖之事。渾乃言於人曰。弘溥雖有悖行。以仁弘而爲此。則不亦甚乎。是乃平心論議者也。而仁弘聞之。以爲非己而怨之。所以陷弘溥者。移之於成渾。至於身死之後。構揑上章。臧淸秀吉極慘極凶之語。無所不爲。其爲陰刻孰不惡之。然渾則旣與弘溥相知。雖謂之出入其門。固有其迹矣。至如其他應榘輩。則無一人相親。而不識其面者亦多矣。其說乃曰往來叶謀。構揑而指嗾者。不知其幾人云。其爲計必欲網打而後已者也。臣若欲護應榘輩。而敢爲誣罔如是云云。則神明所臨。無以擧顔於天地之間。將何以責錫光等之所爲乎。且仁弘輩在京在外恣行胷臆。箝制人口者。不一而足。撮其近日朝野所共知者言之。鄭經世爲監司時。推問仁弘之別

將。責其不卽罷兵之故。則身爲都憲。乃誣以不謹父喪。尹承勳於楊前極言嶺南士習之不美。則仁弘以爲言己之事。托以他事擧以劾之。文景虎之疏仁弘實主之。而黃愼之避嫌也。斥言其指嗾。則仁弘乃敢肆然論之。置之於前罪。竝數人者。皆大臣宰相也。一言其非猶且中傷。無所忌憚。況以臣之微末。歷數其惡。則今日之構誣欲殺者。特其餘事耳。臣非不知煩瀆之爲未安。而若使此輩之習。日長月滋。惟以報復箝制爲事。則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大抵陰嗾他人上章誣陷者。人臣之大罪也。構虛揑無設機陷人者。亦人臣之極惡也。此人主之所當痛辨。而深罪之者。而聖明包容。每置而不問。故奸佞之輩。無所懲懼。乘時而起者。接跡於世。誠非國家之細慮也。伏願 殿下。下臣此疏于有司。窮極推覈。得其誣罔者。治之以法。則國家幸甚。士類幸甚。 答曰李貴素以愚妄險詖之人。爲一世笑囮。錫光等疏辭。設或有過情之言。自有朝廷公議。所當俯首反省。恭俟朝廷之是非。而乃敢偃然陳疏。瀆撓君父。輕蔑朝廷。猥濫無忌憚。

大東野乘卷之六十八 終

大東野乘卷之六十九

混定編錄八

戊申三月。太學儒生李德基上疏。其略曰臣伏見故處士成渾。承訓家庭。益弘其業。潛心吾道。克去己私。至於藏修林下。探討隱微。追先聖之遺軌。會其意於既往。眞積力久。見道分明。則儒林之領袖。而士類之宗匠也。越在　先朝。誠深拔茅。禮羅致賢。則屢赴徵命。勉從朝列。行道經邦。士類顒望。而志與時違。道不相同。介石歸來。日不俟終。士林之缺望。生民之無祿者甚矣。雖在山林。戀闕愈篤。屢抗疏章。布陳衷悃。則向君之誠愛國之忠。懇懇於既退之日矣。逮夫壬辰之變。去邠之行出於倉卒。雖在侍從之列輦轂之下者。罔卽聞知。故廷臣雖或扈駕。而率多顚倒跋涉。況渾之村舍在于山谷。而距大路幾一息之遠乎。寧忍聞大駕之過。而晏然退坐者也。其時奸臣李弘老。在扈駕之列矣。曾爲渾所棄。久含射影之計。伏地獻言。

指以渾家在近。欺罔　天聽。以啓疑惑之端。則讒人罔極。其爲計巧且慘矣。厥後廷臣執柄者。與渾論議大相携貳。乃力主排軋。而其間媢嫉之輩。乘間交惜。巧造虛無。至以崔永慶之死爲渾之罪。卒以遺君黨奸爲名。而構陷善士。則揑無之讒。巧且甚矣。當時逆賊出於搢紳之間。則不無玉石之俱焚。而其時鄭澈乃推官也。渾與澈爲友。而渾被殺士之名。則連坐之律何其蔓也。嗚呼永慶以孝友之人。而連坐於逆賊之相知乎。永慶既蒙伸雪之典。渾尙被坐於鄭澈。渾之與澈。豈同於逆賊之相知乎。永慶既蒙伸雪之典。渾尙被罪惡之名。則儒林之憤鬱。國人之痛惜者深矣。今我　殿下。懋膺天命。政化維新。冤枉者伸。無辜者解。以渾獨受誣於奸人。抱冤於地下。豈非盛世之一大累也哉。伏願　殿下。洞察其冤。還錫其爵。特慰儒林之望。且伸九泉之冤。　批曰成渾事具悉。但先王朝已爲定罪。今不可輕改。

四月太學儒生李棨等百五十餘人上疏。其略曰故臣成渾。本以林下之人。潛心性理。杜門藏修。篤實做功。充養有素。名聞于朝。出非其志。故雖得

其位居而不居。遭遇嘉會。屢被恩命。眷注方隆。而輒奉身以退。然啓沃之功。則亦多有之矣。奈何德盛而毀益興。行高而謗益至。至以黨奸殺士之名。加之於身。橫致其罪。設心行計之慘刻。至此極矣。當初崔永慶之獄。始發於洪汝諄之啓聞。竟致瘐死之冤。渾初無干涉之端。後有伸救之言。何者其所謂殺士者。如是而得殺士之罪。古未之有也。當時士大夫之間所伸救者何限。坐視其死。而反以救之者爲殺之者。嗚呼豈不悖理之甚耶。故方罪渾之時。論事之臣。至有引嫌終不預焉。可見人心之不可欺。天理之不可罔也。是以　先王於倒奪倖旨之中。命去殺士之目。聖人之心公平正大。不欲以非罪加人者。據此可知矣。嗚呼以渾之所學。忠孝之道乃其所蓄。而反得遺君之謗。臣等益痛心焉。當壬辰之變。去邠之行。出於倉卒。輦轂之下尙有未及知者。況於山野之間乎。渾住坡平山下。其家去直路近者猶數十里。是日　車駕晨出都門。夕渡臨津。而守土之官亦秘不傳布。供億迎奉之事不及於僻遠之村落。所居幽屛不得聞者。勢所然也。

謗之者。不問其如是。儉人幸其得間。極力構揑。甚者曰車駕過其前。而渾閉門不出。渾居之遠於直路。人所共知。此非隱微難見之事。而浮言猶若是。其間誣斥之言。可推此而見其誣矣。方今　殿下渙發德音。使冤枉者得雪。屈抑者得伸。廢錮者得用。流竄者得放。立談之間。恩澤旁流。而獨渾以斯文領袖。尙帶罪名。此臣等之所以鬱抑。訟冤之擧不得不急者也。

答曰。疏辭具悉。但先朝已定之論。事體至嚴。今難輕議。

四月初八日再疏。略曰。臣等伏讀　聖批。有曰疏辭具悉。則臣等之所訟於　殿下者。　殿下皆已審察而悉領之矣。臣等何敢復有多言。以瀆　聖聽也。第以俞音不降。公論見阻。至以先朝定論爲諉。此臣等之所以不能無說。以爲　殿下解也。　殿下徒知渾之被罪。爲先朝定論。而不知其實非　先王之本心也。徒知伸枉雪誣。爲改　先王之事。而不知其實承　先王之遺意也。臣等請得以明之。夫渾山林之人也。杜門潛修。無意聞達。　先王聞其賢。欲與共圖至治。超陞驟遷。不拘例。及數歲之中。遂至亞

卿之列。雖其難進易退。不能久處朝廷之上。論其際會之隆眷顧之重。則三代以下鮮有其比。然則知渾之深愛渾之篤。未有如　先王者也。始焉望之以堯舜君臣之業。終焉加之以黨奸遺君之罪。嗚呼此豈　先王本心哉。特蔽於一時之讒間而已。方渾之被罪也。在朝之臣稍有知識解廉恥者。皆引嫌不預其中。但有趨時媚嫉之徒。承望元兇旨意。傅會從臾。遂成其罪。此國人之所共知者也。及今巨奸既去。舊汚盡滌。而獨以一事最關於斯文者。乃諉諸先朝定論。而不之改焉。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夫以　先王之明聖。知渾之深愛渾之篤。而不幸爲讒間所蔽。不得全其始終之恩。而其後也又不能推明本末。爲之伸雪。則不惟渾之冤枉爲可痛。而亦非所以顯成　先王之盛德者也。先王之所大望於　殿下者。豈不孤哉。自古昔以來。賢人君子被罪於　先朝。而獲伸於後葉者。亦甚多矣。其在宋也。程朱皆以大賢爲奸臣所誣。或指以爲奸黨。或指以爲僞學。禁塞斥抑亦云極矣。而至及後嗣。公論既定。不惟弛禁雪冤。尊崇欽慕。恨不得與

之同時者有之。論者未嘗以違先朝之事爲訾。反以爲美事。此猶異代事也。其在本朝己卯乙巳之間。羣奸肆毒。善類魚肉。至加以亂逆之名。神人共憤。莫敢訟其冤。惟我　仁宗大王及我大行大王即位之初。天鑑洞燭。不惟破其誣雪其冤。褒贈追榮及泉壤。以是之故。人稱聖明至于今不衰。此又往日事也。其在大行朝。有以言事忤於權奸。至于竄逐者。殿下即位。從羣臣之請。卽宥之而復其官。新政之化盛美洋溢。蓋　先朝之所以罪之也。非知其無罪而故罪之也。特誤於奸臣之誣也。夫誤於奸臣之誣者。尙可謂　先朝之志。而不汲汲而改之乎。使天下後世皆以此爲諉。則凡一被冤枉者。永無伸白之期。爲善者益無所恃。爲惡者益無所憚。此說既傳。甚非有國家之福也。而　殿下亦有此敎。此臣等之所以鬱抑傷痛。而不知之者也。伏願　殿下斷自聖衷。亟下俞命。以上成先王之遺志。下雪多士之至痛。則斯文幸甚。國家幸甚。答曰爾等居首善之地。講明倫之學。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昔在壬辰　先王西幸。車駕過成渾所

居之地。而渾不爲出見於路左。又不奔問於止宿之地。君臣急難相救之義。恐不如是也。　先王曾有傳敎令不可輕議。儒生讀書之暇必有所懷。但可陳達而已。其是非予奪自有朝廷。不必至於煩瀆也。

四月初九日三疏。略曰伏以臣等。將成渾之冤。刳肝瀝血再瀆　天聽。而辭不達意。誠未格天。不惟俞音尙閟。又擧君臣大倫。似若有疑於渾。臣等伏讀再三。又增一倍之痛。而不得不更籲於天地父母之聽也。君臣之分。天之經地之緯也。君臣之義不可頃刻廢也。以渾之大賢。豈不知君臣急難之義。坐見　車駕過其居。而恬不動之乎。臣等請陳其顚末焉。壬辰倭變之作也。渾在林下。人皆傳言　大駕將西幸。渾伻來京城探問虛實。則既下親征之敎。禁士女之逋竄者。渾以前所聞者爲妄言。自詣闕下。而其時方以渾爲奸黨。時議非之。故恐傷去就之義。趨起終不敢進。及其賊兵漸逼。去邠之行出於倉卒。淸道之令不及於遠邇。在朝之臣都下之民。亦未及知者。至於李廷馣。以吏曹參議亦不知　大駕之已出。詣闕空還。欲

其自盡而家人止之。況渾家在坡坪。距州治三十里。距臨津二十里。其漠然不得聞也。勢固然也。　大駕之過坡州也。李弘老隨駕在後。指渾之墓廬曰。此是成渾之家也。蓋渾之墓廬在路傍故也。其情如是。而謂之不爲出見不爲奔問。則不亦冤乎。嗚呼。人倫者愚智之所共由也。大賢者一世之所準則也。今以一世之所準則者。爲得罪於愚智所共由。則士林之痛莫過於此。而朝廷之上未有一言及此者。臣等今若不盡。則窃恐士林之大是非。終不得暴白於新服淸明之日也。　答疏曰予意已諭。爾等姑退以待後日。

四月初十日。弘文館校理崔起南上疏。略曰臣方在直中。聞大學儒生等上章請伸成渾之冤。而　上批曰昔在壬辰先王西幸。　車駕過成渾所居之地。而渾不爲出見於路左。又不奔問於止宿之地。君臣急難相救之義不如是也。臣請以臣之所聞者卞之。蓋渾與鄭澈爲舊交。由是重得時誇。壬辰年間將朝夕被罪。方待罪田里。而及其兵禍之作。以待罪之人不

敢自詣闕下。而又聞賊兵漸逼。民間傳言　大駕將有西幸之擧云。謂其子文潛曰吾旣不敢詣闕。無復人臣之義。當俟　駕至哭迎道左。如蒙一語賜問。則是舍其罪也。當死生隨　駕而去。如其不然。則負罪之臣回徨悶迫更無可爲。惟當舍痛窮天。死於溝壑而已。至於　大駕西下之日。則渾之家僻在坡平山下。距州治三十里。臨津大路二十里。官家亦無調集之令。全然不聞。而　大駕渡津之後。命撤東岸人家。勿通津涉。駕後道路已作亂兵。人不得通行云。翌日隣人莫不奔避。闔隣皆空。渾亦移入峽中。

大駕之駐於松京。則亦渾之所不料者也。乘輿過去之日。其勢固難及知。而若能預出待候。則可以及之。而不能預出者。亦有其故焉。渾送奴京中。探得京中消息。則又有自　上欲有背城一戰之敎云。於是民間所傳西幸之語。亦不知其虛實。且其意以爲　大駕若有西幸之擧。則當有官家調集之令。民間必無不知之理。此渾之所以不預候者也。　車駕之初發京城也。事出蒼黃。在朝之臣亦或有不及知者。則況渾之家在距州治三十里之外者乎。然渾自得　先王峻敎之後。每以罪人自處。嘗草墓誌。其略曰吾盜名欺世。以負國恩。孰有如我者乎。吾死目不瞑矣。又於將死之際。遺書其子曰。吾得罪君父。惶恐而死。汝當衣以布衣。斂以布衾。取茅覆棺。牛車歸葬。略爲掩土。無違我志云。其情感矣。嗚呼。當君父播越之際。知其過於所居之地。而不爲迎拜。又知其止宿於不遠之地。而不爲奔問。古今天下寧有如是之人乎。此情理之所不近者也。噫。渾家世林泉。道學自任。負士林重望。爲一世儒宗。而不幸以所親之故。連累展轉。橫遭情外之謗者。非止一二。此斯文之痛也。顧其被誣之端。發於朴惺文景虎之疏。此則遐遠之人傳聞之誤。而其所以搆成罪案者。則實柳永慶之所主張也。其時三司之官。或呈告或立異。至於三司盡空。雖與於其論者。特出於不能爲異。而未必皆有媚嫉之心也。則以渾之被罪爲之至痛者。此國人共公之論也。臣之於渾。雖有幽丈之義。而平生景慕實出區區。其所敬慕者。誠以渾之學忠孝爲本。足以矜式一世故也。而反以遺君終始見疑於

君父。此在所當卞。而況臣忝職禁中。得見　批儒之敎。則咫尺之間。尤不可有懷不達。故敢以臣之曾所聞知者。備陳曲折。以明其情理之有不然者矣。如使渾果有遺君之罪。而不爲深惡痛絕。反欲曲護多費辭說。則是自有遺君之心也。粗識君臣之義者之所不敢爲也。臣謹具六條方擬仰叫。而適因　聖批。敢此幷瀆。伏願　聖明審察其至痛極冤之情。有以伸之。則斯文幸甚。答曰

湖南儒生高敬履等上疏。其略曰人君正國之本。莫重於道學。而道學之明。實在於崇儒。吾道之東久矣。鄭汝昌金宏弼倡之於前。趙光祖李滉繼之於後。能得四賢之道。而遠溯程朱之學者。先朝臣成渾其人也。世守幽貞。晦跡山林。沉潛道義。探賾經訓。明格致誠正之功。抱致君澤民之志。貢經世濟物之才。言動以禮。出處以義。進而在朝廷。則惓惓以引君當道爲己責。退而在邱園。則孜孜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致位雖在正卿。立朝未滿數月。其道德之蘊。縱未能措諸事業。而國人有所矜式。士林倚以爲重。則其利澤之及物者亦多矣。而往在壬寅年間。以渾爲嗾殺崔永慶。於己丑之獄。煞惑　天聽。追奪官爵。嗚呼自渾言之。則官爵之予奪有何損益。而自國家言之。則賢者被誣。正學見斥。豈不爲　聖明朝一大疵乎。噫嗾人殺士。不至不仁者不忍爲。曾謂渾之賢而有是哉。論者只見渾與鄭澈相善。謂其嗾殺永慶。噫永慶之獄出於一時之流聞。再鞫出於獄辭之相連。則永慶之病死獄中。亦非鄭澈之所爲。渾何與焉。渾於永慶有相愛之情。無相怨之心。方永慶之繫獄也。不但心甚惜之。爲遣其子再三致問。其欲生之心終始可見。寧有異其心迹而嗾殺之哉。當時逆賊出於搢紳之間。人情駭憤。庭鞫至嚴。猛火之烈。或有俱焚。是豈按獄之官所撝殺也。時移歲改。憤逆之心漸弛。冤死之論驟盛。無所歸怨。歸怨於按獄之澈。又爲歸怨於澈之相善。則澈之冤。豈不有甚於永慶之冤。渾之冤。豈不又甚於澈之冤乎。論者又以壬辰西幸之時。未及扈從。用是罪渾。吁渾之家去臨津不甚邇。渾聞　車駕將西。祇候於臨津。繼以有守城之議。聞而退去。適於

其時過江。渾時年六十。力疾追隨拜　殿下於撫軍之所。又奔問官守於成川。此渾當時心迹在人耳目。而亦　殿下之所明知也。則論者之云云亦已太甚矣。嗚呼時事之可言者。不爲不多。朝綱之頹墮。士習之壞亂。軍政之廢弛。民役之煩重。掊克聚斂之風。賄賂請託之行。自皆弊之大者。臣等非不知歷擧條陳。而先急急於渾之被誣者。誠以先賢之枉不伸。則正學之路塞矣。君子之道消矣。雖欲救時之弊。抑亦未矣。臣等以伸成渾之枉。爲進君子之本。以進君子。爲革弊政之本。伏願　殿下特下伸雪之命。以振久鬱之士氣焉。至如鄭澈。淸直人也。雖其處事之際。不無踈迂之失。原其本心。則忠亮無他。以淸直忠良之臣。名在罪籍。抱寃莫伸。伏願　殿下並維垂察焉

府啓曰。我朝理學之儒。莫盛於五賢。先王初年。命儒臣撰集儒先錄。特賜易名。俾一國之士得有矜式。而李彦迪則配享　太廟。其崇儒重道之義至矣盡矣。近來人心不正。義理晦塞。識者之寒心久矣。今見儒生高敬履上疏。只擧四賢之名。削去李彦迪。而繼之以成渾。悖妄極矣。政院任惟允之責。所當具由啓稟。而懵不致察。循例入啓。至爲非矣。請色承旨推考。如此胡說之疏。雖不足較。而當此右文興化之日。若不痛加斥絕。以正士趣。則魑魅妖慝之徒。將接迹而起。貽害於斯道者無窮矣。嘗聞永樂間。饒州士人上書斥濂閩諸賢。閣臣楊士奇。請焚其書而斥之。今依此例。命下其疏於太學。使之燒火。曉諭多士。以示拒詖息邪拔本塞源之意

院啓曰。伏見儒生高敬履上疏。歷擧我朝儒先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滉四賢。斥去李彦迪不爲幷稱。乃以成渾繼四賢之後。其意只在於阿其所好。而曲爲辭說。眩亂是非。其邪淫詖遁極矣。政院任惟允之責。凡有疏章。雖不得不捧。如此排斥先儒之言。所關非輕。則固當措辭入啓。以卞其非。而視爲尋常。矇然捧入。不識甚矣。請色承旨推考。渠輩之言雖不足較。而鼓動邪議。不恤士論之漸。固不可長。請以疏降于太學。令師儒招集多士。曉諭之後。因付烈火。以遏邪論。以扶正道云。答曰依啓。

大學儒生鄭世美等上疏。其畧曰湖南人高敬履等。冒上封章。欲伸成渾之冤。而措語之悖妄。無所不至。歷叙傳道之儒。只擧四賢之名。斥去文元公臣李彦迪。引成渾而繼之。彼高敬履等。以爲渾實有四賢之學問功德。而文元公臣李彦迪。則有歉於四賢乎。渾何人。文元公臣李彦迪何人也。而敬履等乃敢進斥。惟其所欲。侮弄阿好。誣上行私。至此極也。是敬履等。欲以邪說試之於 殿下。而眩亂是非也。幸賴 聖明洞燭。火其疏于太學。抑邪扶正之意。至嚴且盛。此誠吾道之大幸。而 聖明之美事也。彼敬履鬼怪之輩。固不足說也。如李棨等居首善之地。而斥逐多士。假托公論。亦以訟渾之冤爲名。而得五賢之統緒者。成渾云爾。則其亦自陷於謬戾也。嗚呼。邪說不息。正道不明。正道不明。則義理晦塞。詖淫邪遁之徒。皷其說而從之。直趨於誕妄之域。而不自知也。豈不爲斯文之大變。而聖世之不幸也哉。況在初服之日。有此邪說。而若不痛斥之。則不惟貽害於吾道。抑恐人心貿貿。世道日非。將至於不可救之也。其可以焚疏一事。謂拔本

塞源而但已乎。伏願 殿下明示好惡之公。深惡而痛絕之。使邪說者無所容於 聖明之下。則斯文幸甚。國家幸甚。答省疏深用嘉焉。予當體念。

湖南儒生朴濬哲等八十餘人上疏。其略曰臣等伏見頃者生員高敬履等上章言事。論者以爲排斥李彦迪。臺諫請焚其疏。四館停擧。諸儒臣等莫知其端。咸以爲惑。及見疏中辭。則非排斥彦迪者也。特因伸救成渾之枉。歷擧前賢。而偶不及焉耳。此不過措語間一失。而至於焚疏錮儒。恐非

聖明朝美事也。臣等不忍含默。敢此陳達。伏願 殿下垂納焉。國初先賢必以五爲言者。爲從祀發也。敬履等疏。若爲五賢從祀而發。則不及彦迪。誠爲排斥矣。爲成渾伸枉。而言及先賢。其不言彦迪。果何涉於排斥乎。夫成渾之所取正者李滉也。李滉之所尊尙者彦迪也。欲救成渾而反斥彦迪。則是猶沃其葉。而釜其根也。寧有是理哉。臣等伏見古人言語文字。類此者多矣。周公叙商六臣。而傳說不與焉。孔門列四科十哲。而曾子不

與焉。孟軻以太公望散宜生。爲見知於文王之世。而不言周公。程頤以其兄顥爲孟子之後一人。而不言周敦頤。若此之類。皆可以掊斥而言之乎。宋之南康書院祭五賢。而以周敦頤等七先生從享。而後之言道學之傳統者。或擧周張。或擧程朱。不必幷擧。則此亦有心於排斥乎。至如　先朝臣盧守愼。親承提誨於李彦迪。而稱之曰三韓心學。惟先生有之。其挽李滉辭曰淵源宋賢四。統緒國儒三。以前則擧一而略其四。以後則稱四而遺其一。亦未聞以此謂守愼爲取舍先賢者也。況李彦迪題曹漢輔太極圖說後。亦曰世無孔孟周程。既失大聖之統。先儒朱熹實爲之辭。而只稱周程者。是亦文勢之使然。決非排斥朱熹也。凡著文字例爲雙關。敬履等疏既曰朱熹上封事。先陳誠正之學。故對以程頤之論王道。首言謹獨之要。又曰金宏弼鄭汝昌倡之於前。故對以趙光祖李滉繼之於後。因此而言之。故曰能明四賢之道。而遠泝程朱之學。此用辭措語之間。不期然而然耳。況於甲辰年間。館儒以五賢從祀爲請。　先王以彦廸乙巳之事。不

許從祀之請。本道儒生裂裳裹足。伸救彦迪於北闕之下。半是敬履等疏中之人。則敬履實非排斥彦迪者也。乃伸救彦迪者。而今以無心脫漏。謂之有意於排斥。不已冤乎。噫論人善惡。必儗其偏。永平年間朱季友者。著書二卷。專毀濂洛關閩諸賢。肆其醜詆。此大段無狀底人。聲其罪火其書。其罰猶輕。而論者至以敬履等。方諸季友。臣等窃恐焉。若以告君父之辭。疎漏不明爲罪。則敬履等固萬殞無辭。若曰排斥先賢。則疏中一言一字果有涉於排斥乎。臣等反覆思之。未知論者之意果何所在也。夫焚疏錮儒之事。求之前代。罕有聞焉。則孰謂　殿下維新之日。有是事哉。臣等窃恐　殿下之遑遑罔極之中。不能致察於文字之細鑽。而泛尤其請耳。敬履等。常以成渾之抱冤明時。爲至冤極痛。故敢抗伸救之章。今　殿下既有求言之敎。而反以言罪之。敬履等誠不足惜。但恐爲進言者戒也。伏惟

殿下垂察焉。

二月申應榘拜忠州牧使。應榘上疏曰亡師臣成渾被誣方在罪籍而臣

先授職未安云云。

五月黃愼拜戶曹參判。愼上疏曰頃在壬寅年。臣以亡師臣成渾被誣事。辭避辨明以得罪。今渾在罪籍。而臣先擢用未安云云。

十一月廣州牧使申應榘上疏曰伏以愚賤小臣。叨荷簪履舊恩。擢授大州。實踰涯分。第緣臣父大耋垂死。不忍遠離。冒被私慝於天日之下。極知猥濫。佇俟譴罷。 聖恩含弘。不以爲罪。特命移授畿邑。以便私養。天地生成之德。非臣糜粉所可仰報。顧念臣之榮幸雖極於一身。而亡師臣成渾。尙在罪籍。抱冤天壤。則師生之間禍福殊途。所當歷陳成渾被誣曲折。以致生三死一之義。而 哀疚遑遑之日。不敢仰瀆。悶默就職。蓋將有待。旣而聞草野太學之疏。相繼而起。咸訟渾冤。雖未蒙 允許之音。尙有姑退以待之敎。妄謂離明已燭。渙音其不久矣。昨日聞海西儒生李善長等。詣闕陳章。復訟渾冤。而 聖批乃有阿所好忘大義之敎。臣私心驚戚。不謂 聖上疑渾至於此也。豈其爲說未能明白。不足感悟 天衷而然者耶。

臣誠痛恨。不敢韜舌以負明義。敢爲 殿下冒萬死而言之。伏惟 聖明試垂察焉。臣謹按頃年論者攻渾之說。一則曰黨奸。二則曰遺君。其他罪目不一而足。臣請一一細剖。以白其被誣之實狀焉。渾於 先王朝荐被不世之遇。首尾數十年間。徵召除擢。殆無虛歲。而分甘蓬蓽。不變素志。雖或有被徵至京之時。而一謝恩命。終必引疾而退。然而恩遇益隆。禮意愈盛。則實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際會也。不惟先王眷顧之隆。一時士夫苟非娼嫉之人。則不論彼此。無不向風尊慕。而一自癸未伸救李珥之後。大忤時論。疵議蜂起。一節深於一節。至於今日。乃以不近之說。橫加於旣死之後。豈不痛哉。雖然渾之所以得黨奸之罪者。無他焉。謂鄭澈構殺崔永慶。而渾與澈相親故也。澈果構殺永慶。而渾與之陰謀。則雖謂之黨奸可也。若渾之於澈。雖與之親厚。而本無立朝同事之意。況於永慶有終始伸救之實。而昭不可掩。則其謂之黨奸者。臣不知其何所據也。臣請以永慶獄事明之。當逆獄之起也。逆賊之子玉男之招曰有吉三峰者爲魁。厥

後逆黨朴延齡等招曰非吉三峰也。於是物色大索不得其人。
因有飛語傳播都下。指永慶爲三峰。渾時被徵至京。聞之大驚曰安有永
慶爲逆之理。而有此無理之言乎。因渾之言。而不復致疑於永慶者多矣。
其時正言黃愼。亦渾之門生也。力止諫院之論者。亦以渾之言爲重故也。
明年庚寅。因全羅監司洪汝諄狀啓。竟至逮獄。是時渾已還鄉。而聞其被
逮。貽書鄭澈。盛稱永慶清修孝友之行。使之力救。蓋其時澈爲委官故也。
渾之子文濬。痛父被誣。閱家中故紙得其家書及與人往復書札之偶脫
於兵燹者。非但於永慶痛歎不已。至於連累士夫。如鄭彥信柳夢井尹起
莘曹大中之類。亦莫不驚慘而稱冤。又有疏章。其略曰臣窃見前史。治叛
逆親黨之人。用律未嘗皆同。以不多及士大夫爲貴。今之與逆賊深交者。
苟非叅逆謀。則削職閑住足以省愆。按以流竄之律不已重乎。況平日相
知豈可盡罪之乎。鄭彥信位登三事任以股肱。而一朝下之牢獄。身親三
木繫頭繫手足。上下都市之間。堂陛不尊。臣窃恥之也。此是具疏將上。而

適鄭彥信等事已爲處決。故不果上者也。其他書籍可以爲證者多。而獨
擧此疏者。疏雖未上。實獻芹之遺意。而非若與人私書之比故也。臣聞澈
嘗於引對之日。以永慶孝友氣節爲陳達。而匿名之詩推問之時。亦爲之
救解焉。澈與永慶所昧平生。而有此伸救者。豈不以渾移書請救之故也。
是以甲午年間論鄭澈之時。猶不直謂之構殺。乃以陽爲救解陰實構陷
爲言矣。至於壬寅。則又以此說移用於渾。是一層之上更加一層。吁亦甚
矣。又以不能上章救解爲渾之咎。是亦期渾之重而反不思事理者也。其
時渾自山野赴　召入京。數月旅邸未得一接　天顏。但力疾陳疏。以消
朋黨緩刑獄等語。反覆陳論。而輸悃悾之誠。而亦未蒙採納。終至於退歸
田間。則其於永慶獄事。馳書委官亦足以見其心曲矣。何敢不顧在我可
言與否。而冒陳出位之章乎。當時大小在廷之臣。與永慶相知者。非不多
矣。而未聞出一言以救之者。鄭澈委官既遞之後。至如李潑八十之母十
歲之兒。亦斃杖下。其爲冤痛道路皆言。而其時推官亦不能引法以救之。

況如渾。則既非按獄之官。又非在朝之人。而獨以不能上章。爲渾之罪焉。則不亦過乎。至於澈得構殺永慶之名。而渾不以爲疑者。蓋亦有其由。蓋澈之少也。以孝悌清介爲儕類所推許。渾與之同里相善。情意甚厚。故澈於晚節。雖有酒色之失。爲人所輕。而渾則以爲酒色非大故。保全交道。及其己丑之變出於縉紳之間。中外震駭。人心洶懼。澈於是時以形跡嫌疑之人。遽膺治獄之任。而不能鎭定浮論。且於推鞫之際。大失人心。自其從前所惡於澈者而觀之。則其所忌疾者。亦其宜也。然變生之初。澈與渾書。專以救士大夫之禍爲言。與李潑仇隙國人所知。而當初鞫問之日。力爲救解。定配北道。因賊亂招。中途拿還。終不得免死。則見渾流涕爲之傷歎。鄭彦信賜死命下之日。推鞫諸臣相顧失色。噤不敢出一語。澈倡爲面啓。陳　祖宗朝除叛逆外。未嘗殺一大臣。仁厚之風無異趙宋。今宜遵之。至於再啓。而得以減死。安得以此謂非其情。而不之信乎。由是言之。渾之不疑鄭澈。亦無足惟矣。以此謂渾黨奸。豈其情乎。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禮貌之。若不見其可絕之實。而徒以人言遽至於相絕。則豈君子待故舊之道乎。至於壬辰不及迎謁扈從之故。則其時黨禍大作。搢紳相繼流竄。時議方以渾爲澈黨。渾以待罪田里之人。不敢自詣闕下。及乎西幸之日。事出蒼卒。故都下臣民家在僻巷者。亦多不及知。況渾家在京城百里外者哉。是日坡州官。蒼黃顚倒。未及號召於遠村。只率近里士民。草草進供而罷。渾之所居。則距州治三十里。大駕已過臨津之後。始得聞之。而又聞撤去舟楫不通津涉。駕後一路已作亂兵。翌日人皆避賊。鄉里皆空。渾乃舁疾移入峽中。大駕之留松京。實非渾之所能料者也。渾家之僻在山中。人所共知。以平心者言之。則不過曰事勢之然也。論者乃曰乘輿咫尺過廬而避而不出。至於目以遺君。嗚呼天下寧有聞君父播越。過其廬而避而不出者乎。求之情理。萬萬不近。此　聖明之所宜察也。然則渾之不及迎謁。出於事勢之然也。如以義理言之。則人臣出處去就。何常惟義之歸而已。王蠋既退畫邑。江萬里既歸饒州。則皆不赴難。而死於其

所。何必執羈靮而後爲忠乎。況朱子有言曰兩魏之分見微之士。則固已不在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以此觀之。則退去之臣與在位者。其分義似不能無別。恐不可以初不赴難。爲渾之罪也。或者曰王蠋萬里則死矣。渾亦死乎。是又不然。齊室既亂。燕圍來迫。宋簒告訖。元兵又逼。則無可往矣。不死而何。壬辰之變異於是。吾君尙在。國簒猶存。又無燕將之迫元兵之逼。則揆之以義。其可死乎。其不可死乎。使王蠋萬里當渾之時。則必不死矣。使渾當王蠋萬里之時。則亦必死矣。渾自少痼疾澌毀骨立。至是流離辛苦之際。添得痢疾。方寓朔寧民家。適於此時　殿下受權署之命。來駐伊川。下書召之。渾雖病未能即日赴召。而先上箚論帝王之學。及陳便宜時務。居數日疾勢少間。卽昇疾行到朔寧西境。　殿下又下書。令渾主朔寧義兵。不得已中路而返。與金績等招集義旅。未幾又有召命。渾行到安峽境上。賊襲伊川。　殿下急移成川。而渾以賊兵充斥不得前進。會有　命令。與李廷馨協力募兵。渾遂入廷馨軍中。然則渾之前後不赴者。皆以　殿下募兵之令故也。而言者以爲宣召勤懇。而終不來。亦不誣乎。至九月又有　召命。渾乃始赴。十月入成川。渾於是時蒙　殿下恩數之異。夐絕尋常。則渾之感激爲如何哉。然其不敢久留。遽然辭違。而西入者。蓋其心以爲先至分朝。又不卽奔問大朝起居。於義未安。故乃以此意陳達於楊前。請入大朝。而　殿下許之。翌日獐峙變報猝至。於是　殿下移向安州。渾亦隨到安州。　殿下莫定所向。乃於寧邊等四邑。令大小從官圈點從多。始定龍崗之計。渾則曾已拜辭於成川。故不敢復煩朝辭。而自此西入。然則渾之請入　大朝。實在成川變報未至之前。此則　殿下之所洞照者也。言者乃曰渾以龍岡爲近賊。而徑向義州。不亦誣乎。然則所謂遺君。不但大不近情。不知其時事跡。而妄論誣詆至於如是。誠不足多卞也。渾平生進退不苟。未嘗有無召命。而自至者也。設令己丑之變。召命不再。則渾必不敢出矣。成川之駐。召命不至。則渾必不敢赴矣。旣赴　殿下之召。則請入　大朝。奔問起居。是

乃情勢之不容已者也。論者乃謂己丑則托以赴急不待召命而經入城中。壬辰則窮迫無依然後方詣行在。其言之無理。至此而極矣。其時論渾者。又曰交結戚畹藉其權勢以爲發身之地。所謂戚畹者。指沈義謙也。義謙自謂諸生時。往來名賢之門。常訪渾之父守琛於坡山。渾因與相知。如李滉諸賢亦且容接。則與義謙相知何足爲咎。渾以賢父之子。守道林泉。聲望自重。舉朝交薦。待以優賢之禮。此果籍義謙而發身者乎。渾之平生足跡。未嘗妄到城市。而其被召至京。乃在義謙失勢已久之後。則所謂締結戚畹者。不知何所據而云云也。論者又曰逆賊之得一時重名。皆由於渾之卵育吹噓。而獨免夫交結逆賊之罪。此則一時之耳目難掩。而敢爲此等之說。以誣　天聽。他尙何言哉。當初逆賊棄官退鄉。以讀書爲名聞李珥成渾爲一時之儒宗。來訪問學。珥渾病其氣麤。而取其棄官讀書。嘗以此稱許於士友間。此則珥渾好學。故逆賊以學問欺之。此所謂可欺以其方者也。李珥未死之前。至比於未熟底孔子。及珥之沒。逆賊以修撰入京時。時論大變。攻珥者得利。故逆賊乃變譽珥之舌。巧作攻珥之語。至於筵中。幷與渾極其醜詆。先王洞燭其情。乃下邪恕之敎。其知人之哲。斥邪之嚴至矣。而閭巷間苟有人心者。亦莫不痛惡其狀。當時攻珥之輩。徒知附己之可喜。而不知趨利反覆。背其師友之可惡。肝肺敗露之後。猶且黨護其惡。交口稱譽。可勝痛哉。昔邢恕事二程爲師。既而叛之。至發斬作萬段。臣亦不救之言。蔡確黃履之徒。喜其附己。崇奬薦進。則當時卵育吹噓之罪。未知二程當之乎。確等當之乎。如此一國所共知者。尙欲眩是非誣　聖明。則遺君黨奸之說。亦何惟乎。又曰渾托跡山林。聚合門徒。稱爲師弟。日與浮薄之輩。論議時政。是非人物云云。嗚呼此是宋朝余嘉構陷朱子。己卯衰貞網打諸賢之說也。豈知　聖明之世復出此言乎。此輩徒知構陷成渾。而不知自陷於從古誣賢之轍。則其他誣妄之言不足與校矣。噫渾本一林下之士也。其父守琛出於趙光祖之門。高風懿德爲一世所推重。隱居坡山累徵不起。學者稱爲聽松先生。渾之學大概得於家庭。

以孝悌忠信反躬切己爲本。杜門探賾。以薄其趣。見職日進。操守益堅。其平生言論行跡出處大致。足爲一代之亢人。而鑠金之謗一至於此。則後世公論。將以今日之論者。爲何如哉。臣不勝痛惜焉。昔唐太宗信白明達之言。欲罪祖孝孫。魏徵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群臣衆庶有以窺陛下。太宗意乃解。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古人有言曰。三代以下猶恐不好名。是以苟有儒者之名。則雖人品不能無高下。學術不能無深淺。而聖帝明王莫不以待儒之道待之者。蓋以國家之氣在是故也。若如渾者。領袖士林名非虛得。則實非拘儒章句之徒也。自渾被斥之後。講學一事爲世所禁。人心世道日趨於不可言之地。人皆以儒爲坑爲坎。彷徉恣睢而不可救也。然則賢者之被誣。誠非一門人所可憂也。大抵資非上智學非大成。則氣質之病言行之疵。在所難免。今之論渾者。若就其論義上而曰某論有病。就行事上而曰某事有失。則此固君子責備之說。臣何敢有所論辨乎。今乃不然。而構虛揑無。必陷於罪然後已。此臣之所以痛心者也。噫。世衰道微。讒諛鴟張。無根之說。作俑於交亂之徒。而甌更未止。白玉生點。則彼素不知渾。而只信流言。遂以爲言者亦何足深咎乎。昔孔文仲攻程子。張浚劾李綱。古之君子。尙未免淫惑於讒邪。況此季叔之世乎。幸賴　先王睿智有臨。照燭靡遺。不欲以不近之罪。加之於人。乃於定罪之日。特命削去構殺永慶卵育逆賊等語。則渾之受知於　先王。不可謂不深。以此觀之。以先王無黨無偏之心。誠聞渾冤枉之實狀。如右所陳。則安知　天日之照終不及於覆盆乎。去歲因　先王遇災求言。臣乃草疏訟冤。繕寫將呈。而適會　先王寢疾。不敢瀆冒。於違豫之辰。回徨前却。荏苒時月。金縢之書未啓。而鼎湖之弓遽捐。遂令　先朝曠世君臣之盛際。不能無始終之遺憾。此臣之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者也。況今嗣服之初。前日被罪之人。無論大小。皆蒙蕩滌之恩。而渾獨抱冤窮泉。昭雪無期。臣何敢畏沒身之誅。不以渾之心跡。仰瀆於　冕旒之下乎。

臣於渾則師弟也。於　殿下則君臣也。師生之分雖重。君臣之義至嚴。阿其所好。飾說而欺君父。臣不爲也。亦非臣之所聞於師者也。伏願　殿下公聽幷觀。以求事理之所在。仍下臣疏詢問大臣。如有一毫欺罔之說。顯加誅戮。以勵其餘。則臣甘心受誅。無所怨悔。

十一月二日前參奉裴弘重上疏。畧曰伏以臣亡師故臣成渾。以一代儒宗。萋斐成錦。名編罪籍。而多士抱冤。愈久愈切。無異憂患疾痛之在己。則其所以籲呼於天地父母者。何可已乎。噫自古賢人君子之被禍。皆是出於當世者也。安有辭時君謝當路。棲身林泉。脫屣富貴。而終罹世禍者乎。渾家世山林。食力田間。雖有招擢之榮。徵召之勤。未嘗輕出。若將終身。庚辰年間天眷隆重。招以安車之禮。而一番登對。極陳大道之要。因及治安之策。引疾輒去。不俟終日。癸未冬又被召至京。特拜吏曹參判。七辭不獲。再赴政廳而去。己丑逆變又被　召不就。　聖批再下。不得已入京。一謝恩命。閉戶不出。終乃決歸。則渾之一生未嘗有供職食祿之時。此渾亂

前出處之大畧也。渾於壬辰自朔寧金績軍中被　殿下之召。入於成川仍詣義州。則謂渾與績同事。讒口囂囂。而遲回師命之間。黽勉不能去。久於隨行。非渾之志也。構殺崔永慶之說。何爲而起也。遺君黨肝之論。又何爲而發也。永慶之獄初出於全羅監司洪汝諄狀啓。則歸罪於其時委官亦已冤矣。況永慶乃成渾之故友也。飛語之獄出於還山之後。而聞其入獄。則遣子致問。及聞其死。則送米賻之。以全故素之分。謂渾構殺。近於情乎。唯我　先王明幷日月。洞燭誣枉之狀。乃於成渾定罪之日。所謂構殺永慶一款。特命削去。則今者不必更爲追論。第唯當論渾之日。首發構殺永慶之言。以此構成其罪。故遺君黨奸之論。從旁而起。隨後而發。終得以織成罪案。則構殺永慶。實是成渾得罪之權輿也。故乃敢及之矣。渾於壬辰所居深僻。　大駕電過而不及聞知。津渡阻絕。莫能追往者。無非其勢之使然也。以此二者。謂之遺君。無乃過乎。況亂離瘼矣。事多蒼黃。故雖大臣近侍之臣不能扈從者。皆參原從之功。而論罪。至於追入行都者。皆參原從之功。而

其中追入日月與渾同時者亦與焉。獨渾以不能追謁不能追往。罪及泉壤。有甚於食焉。違難之輩。國家之用律制罪奚至於此乎。噫渾之道學。研究性理講明彝倫。踐履篤實積中形外。李滉以後一人而已。遠近向風學徒野集。擔簦負笈遊于其門者。不知其幾。而蒙其敎導之力。得知愛親忠君之道者。亦云多矣。至如趙憲赴敵死節忠貫日月。黃愼持節賊中名聞天下。而皆在其門。淵源所自。其可誣乎。趙憲臣之畏友也。忠孝出天。學問高明。剛腸一生疾惡如讐。如使渾果如論者之言。則憲必不執贄摳衣願爲弟子矣。嗚呼白日在天。人心難誣。謂渾遺君者。果可以定百年之公論乎。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渾之少也。事親極其孝。家計清貧無以爲養。則躬佃漁以供滋味。未嘗乏絕。其父遘疾沉綿。衣不解帶。湯藥必親者幾十年。一日其父病革。渾割股和藥而進。父病即愈。夫移孝爲忠。乃渾本心也。雖與世相違。身在岩壑。而其愛君如父之誠。則未嘗須臾小替。而遺君之罪反及於身後。誠可痛也。且渾雖鄭澈之親友。而其出處之異。有若

風馬牛之不及。而謂之黨奸。甚可惜也。盖當時論者。以構殺永慶歸之於澈。而因爲之奸。澈爲其時委官故也。渾非委官也。澈之治獄也。又無與渾同事之迹。則何可謂之黨奸乎。噫人之肺萬萬不同。父子之親。父之所爲或非子之所知。子之所爲或非父之所知。今日渾與澈相親。澈之所爲必渾之所知。驅而同入罪網。不亦冤乎。嗚呼君臣際會自古爲難。而三代以下優禮山林。最爲帝王之盛節。渾於　先王朝。重被不世之隆遇。荐蒙無前之盛禮。邱園束帛足爲千古之美談。一見連累。市虎成讒。青繩止棘。白玉生瑕。嚴敎屢下。峻論將發。渾雖退處山野。尋其遂初。而惴惴憂懼長爲待罪之人。今公論稍張。山野之間雖首發攻渾之論者。亦不膠守前論。皆言渾罪之當雪。而自春徂冬。內之館學外之諸道儒生。排雲瀝血。叫呼天閽者。殆無虛月。　天聽愈邈。臣窃髣髴。伏願　殿下誠垂察焉。

庚戌秋。太學儒生金堉等上疏。略曰臣窃嘗念斯文之大冤。亦有所未釋也。此大聖人興學右文之日。所當軫念而昭雪者也。故臣成渾斯文之領

袖也。守道山林杜門求志。窮造化之源。而得性理之妙。天之生渾也。意者大斯道之傳。而不幸爲娼嫉者所誣。巧作臆逆不近之說。目之以殺士。目之以遺君。毀訾不忌。踐踏無厭。此士林之所以隱忍而長痛者也。當初崔永慶三峯之說。飛語一播。衆口喧傳。又發於洪汝諄之狀啓。永慶之被逮實由於此也。成渾還山數月之後。始聞永慶之獄。終始力救竟不下一杖。不幸致斃獄中。其死果冤。而以此歸罪按獄之官。亦其惑矣。一節深於一節。而反以救解之成渾。謂之構殺。而成其罪案。是以　先王明見其誣。乃於削爵傳旨之中。特命削去構殺永慶一款。則可見　聖人之心公平正大。不欲以非罪加人也。以此推之。則其誣構之狀。擧一而可反其三矣。所謂黨奸者。己丑之獄承命鞫獄之臣。乃渾知舊之最親者也。逆獄出於搢紳。則當時豈無一二橫罹者乎。成渾以其親舊之故。而抵書救解。其時獄事不至大濫者。亦多成渾救解之力也。一時好議論者。指其鞫獄之臣而謂之奸。亦謂渾以其親舊。而謂之黨奸。所謂黨奸者。臣等不知何所據而言也。況成渾抱道邱園。若將終身。未嘗有一毫功利之念。特蒙　先王禮遇勤懇。雖或有一二赴召之時。席不暇暖。旋即還山。亦未嘗有立朝行政有所設施。則誰與爲黨。而有所干預於其間哉。所謂遺君者。尤極寃痛。當初去邠之行。出於倉卒。在朝之臣都下之民。亦多未及知者。況成渾家在坡平山下。距州治三十里。距臨津二十里。漠然不知者。勢所然也。是日　大駕朝出都門夕渡臨津。及其既渡之後。渾因人之自臨津來。始知　乘輿之過津。且聞舟楫已撤。津渡不通。此渾之所以只料其未得追及。而不揆其情勢之所然。徒執其未及迎謁。未及奔問之迹。而謂之遺君。則不已寃乎。凡此數者。皆萬萬不近之說。而惟彼娼嫉之輩。欲誣以疑似之謗。强定罪目。羅織奏劾。下誣人心。上惑　天聽。此所謂戕賢之鏌鋣。陰賊之嗃矢矣。不亦痛乎。嗚呼無行之謗。及於程子。僞學之毀。來於朱子。則罔極之讒。雖古之大賢。亦不得免。而況處乎今世。而欲無事修之謗。德高之毀。其可得乎。夫渾之被誣。在渾固無所損益。而臣等窃痛。夫彼讒

者之妨賢嫉能。揑無構虛。使士林之眞是眞非。顚倒於崇儒重道之日也。今若小遲伸雪之命。以釋多士之望。則臣等亦恐人心漸就不淑。學者無所依歸。橫議異論。展轉鴟張。一世之士皆將以道學爲諱。士習日以壞亂國脈日以斲喪矣。伏願　殿下裁自宸衷。亟下昭雪之命。以慰多士之望。則吾道幸甚。國家幸甚。答曰此事　先王洞燭。以示譴責。今不可因爾等之言。有所撓改也。

再疏略曰。伏以宗儒大賢受誣抱冤。泉壤十年目猶未瞑。此實　聖明之闕事。儒林之大痛也。臣等瀝血封章。來伏闕下。齊心聳意。佇竢允俞。而綸音一降。多士缺望。不意以　殿下之明聖。猶未釋然於一國之公論。而有此落莫之敎也。　聖批有曰　先王洞燭以示譴責。噫　先王之知渾可謂不世之遇也。首尾數十年間。招擢遇隆。自布衣至於宰列。皆　先王灼見之明也。一朝爲讒間所蔽。恩遇不終。　先王之譴責。非　先王之本心也。實由於讒人之熒惑。而反以是爲　先王洞燭。則成渾今日之冤。尤有甚於前日也。渾以儒林領袖。不幸爲讒間所害。加之以非罪至于十年之久。而　殿下莫之省也。往在丁未年間。　先王以旱災。疏放己亥以後被罪諸人。拘囚者得出竄謫者得還。當此之時。渾之名亦在於書啓之中。而逆臣永慶。妬險專恣。乃令削去而不奏。是　先王之所已宥。而永慶廢格之也。渾之冤與不冤。自有百世之公論。則今日之伸不伸。固無所損益於其身。而臣等之所以籲呼而不自已者。窃痛　聖明之世。有此大賢之含冤。而莫之雪也。伏願　殿下。更加三思。亟賜一俞。以慰多士之望。答曰昨已盡喻。勿爲煩擾。

三疏畧曰。伏以臣等將成渾被誣之狀。瀝血封章。屢瀆　聖聰。而誠微力瑣。不能回天。伏覩勿爲煩擾之敎。回徨闕下。惶恐罔措。　殿下每以事在　先朝爲諉。謂渾實有黨奸遺君之罪。則殿下亦當禁錮之矣。閉隔之矣。如曰萬分一有所未當。則亦宜亟聽衆言。釋究事跡。定其是非之實。無徒拘於無改之道。而一向留難。以延時月乎。　先王雖不免一時讒謗之所

撓。以示譴責。而罪案之中命去殺士二字。是時　先王之疑十已去其八九矣。殺士非其罪。則所謂黨奸之名亦何由以成乎。嗟呼壬寅以前歸罪於鄭澈一人。壬寅以後滋蔓於澈之相識。以之爲虐賢傷善之一大穽。恣意攻擊靡有餘力。以是觀之。先朝之罪渾實由於構揑之說。而斷非先王之本意也。嗚呼今日是　殿下大有爲之日。而表率多士振起文治之機。實在於此。臣等當此　玉候靜攝之時。豈不知煩瀆之爲未安。而目覩斯文之痛。不忍徐步緩聲。以孤　殿下崇儒重道之盛意也。伏願　殿下。亟下昭雪之命。以快多士之望。答曰。前後疏辭具悉。但如此擧措當出於朝廷。非爾等所可迫促者也。爾等退而讀書可矣。

十月坡州儒生金瀷等上疏。其略曰伏以臣等伏聞太學生金堉等前後陳疏。以伸救故儒臣成渾之冤枉爲辭云。臣等實金堉之罪人也。聞而知之者。亦既盡言。而況見而知之者乎。臣等生於斯長於斯。親灸於其門者久矣。不敢諉以太學生之悉陳。中外士之盡言。而含忍不言者也。玆敢不避斧鉞。粗陳梗概。伏願　殿下。勿謂　先朝之示譴。而明察焉。曲宥焉。吁世之攻渾者。其一曰黨奸。其一曰遺君。臣等不敢知黨奸者有之乎。遺君者有之乎。人或曰黨奸遺君而　殿下然之乎。左右皆曰黨奸遺君未可也。大夫皆曰黨奸遺君未可也。國人皆曰黨奸遺君然後察之。深見其黨奸遺君之實狀。然後責之以黨奸。罪之以遺君則可矣。如或不然。則一時攻擊之論。姑不足責。抑恐　殿下崇儒之道。有損其萬一也。豈不惜哉。彼所謂黨奸者何。時輩指鄭澈爲奸。而成渾與親厚。故有是說焉。臣等請陳之。己丑之變出於搢紳之間。崔永慶橫罹逮獄。治鞫之法所當至嚴。而委官之任鄭澈當之。一時士夫辭連者多。當是時渾已還山。而貽書鄭澈。使之力救永慶等寃獄。則澈亦嘗於引對之日。極陳永慶孝友固窮。則謂澈爲奸亦已過矣。況而親厚於澈者。謂之黨奸豈不痛哉。臣等之所聞見知。則李潑之與鄭澈有隙。國人所知。而當初鞫問之日極力救解。止於定配者澈也。鄭彥信論死之日。倡爲回啓紓免大罪者澈也。一時構揑之輩。反

倡簧鼓之說。遂成網打之計。不獨罪其身。而延及於所相識之親舊。又及於一代之儒宗。可勝痛哉。吁澈之謗由於其時按獄之官。渾之罪由於與轍親厚也。則被誣之狀不亦異乎。是故　先王曾於削奪傳旨。特命刊去殺士一款。夫既以殺士爲誣。則所謂黨奸者。不待攻而自破矣。彼所謂遺君者何。壬辰之初。大駕渡津未及迎謁。而有是說也。臣等請卞之。吁去邠之行出於倉卒。朝出都門夕渡臨津。都下臣僚亦多其未及知者。況渾之家僻在山谷。州牧不及號令。道路未及播口。雖欲赴難。何從而知之。況當是時也。朝著之間黨禍大作。以渾爲澈之黨。將有不測之禍。渾方待罪田里。迹阻朝家。則賊變之孔棘。西幸之蒼黃。宜渾之不及知也。況　大駕已渡。道路梗塞。舟楫不通。則雖欲奔問。末由也已。然則所謂遺君者。亦無據矣。卽此以觀。凡世之罪渾者。果有一事非誣者乎。自渾之被罪于今十年矣。公論欝抑。多士慘傷。人皆以修名勵行爲禍堦。保祿全身爲得計。委靡頹惰。氣像蕭然。以至於今日。則人心混淆。是非無別。寢寢然入於長夜之域。則賢者之受誣。豈非國家之不幸哉。　殿下試觀古者以來名賢被禍而終免於危難者。幾希矣。元祐奸黨之禍。慶元僞學之禁。可以鑑矣。臣等生長里仁。獲齒及門之徒。非他慕義向風之化。而目見宗儒抱冤國是倒置。思欲籲訴於　冕旒之下者久矣。徊徨隱忍。固亦有待。而俞音尙闕。伸冤無期。則臣等安敢避煩瀆之嫌。不盡其愚誠也哉。伏願　殿下洞燭其實狀。亟賜昭雪。斯文幸甚。國家幸甚。答曰。在　先朝斷定旣嚴。決非今日之所可輕議。爾等勿爲煩擾。退以自修。以待後日。

前縣監韓嶠上疏。其略曰。臣之亡師故臣成渾。以名父之子。世居林泉。而傳其家學。孝敬忠信。蒙養旣端。讀書窮理。反躬踐履。又與李珥結爲道義之交。切磋講劘。所造益深。爲世儒宗。開導後學。講明倫理。其於國家之風化。豈曰小補之哉。德高毁來。身亡謗集。而削奪之禍及於泉壤。儒林抱痛愈久愈深。內之館學多士。外之草野諸生。排雲叫閽。以訟其冤者。不知其幾。亦有大臣陳達於榻前。而　天聽邈然。每以事係先朝爲敎。臣窃惑焉。

夫己卯羣賢。無非　中廟朝被罪之人。而　仁宗大王方在亮陰。亦且伸理。乙巳諸臣。皆在　明廟朝罪籍。而唯我　先王爲之昭雪焉。且一二羣臣被罪於　先王朝。而惟我　殿下洞照其冤枉。則其於登極之初。亦已開釋而登庸之。獨成渾以其事係　先朝。長在罪籍。卞誣無期。則天下之冤孰有大於是者乎。是必羣下不能詳陳成渾被誣曲折。使　聖上日月之明。遺照於覆盆耳。噫成渾之少也事親極孝。侍疾居喪。皆過常度。仍成沉痛之病。養病山野。無意仕進。雖徵招除擢。殆無虛歲。而曾不陳力就列。供職食祿。或承召　命扶病至京。而一謝恩命。旋即杜門。終不乞遞而歸。亦未嘗不遞其職。而徑歸其家。至於癸未。以兵曹參知承召入京。適見李珥以兵曹判書爲三司所劾。上書論救。并被臺劾。李珥死後。渾栖遲邱壑。益堅長往之志。己丑逆變。又以吏曹參判召命再下。不得已渾入京謝恩。杜門臥病。而呈告數月。始遞其職。得還其家。至於壬辰之變。西幸一事極是秘密。而民間或有傳說。渾聞之驚訝。送奴京師爲之探問。渾之知舊。有

以其時闕門親動六師之教。謄書送之。渾執之而泣曰。　聖主固守勿去之意。至於如此。國家之幸也。更不以西幸爲意。至於其日。大駕朝出都門夕渡臨津。而渾居深僻。去臨津幾二十里。何能及知而迎謁乎。大駕方御臨津行殿。問成渾之家在於何處。李弘老在於　上前。手指臨津上流南岸村舍曰。成渾之家在此矣。下敎曰。何不來謁。弘老曰。當此時何肯來謁。此則長湍品官南應時。以其時水刺監官。伏於行殿之前。親聞弘老之言。而向臣歷陳者也。噫奸人之誣賢欺君。當急難而益甚。不亦慘乎。弘老在義州。聞渾承　殿下之召入於成川。則忿曰。成渾負一時重望。而先入成川。一國人心將盡歸小朝。且成渾之心。以爲吾得罪時論。屛處山壑。蹤跡孤危。縱不能自進於行朝。今承王世子召命。既來于成川。則不可不奔問　大朝起居。即入義州。于時　殿下之待成渾。恩遇極隆。禮意甚盛。雖漢帝之拜桓榮。唐宗之接李泌。無以過也。此成渾之所以感泣銘骨者也。豈不欲留佐中興。以報鴻恩哉。然而請入大朝不敢少留者。成渾之

所以講究　君臣大義。至精且深者也。豈有他意於其間哉。弘老乃曰。成渾之來必是爲小朝也。鼓動邪說。播於中外。如使成渾感　殿下不世之遇。徘徊時月之間。不卽奔問義州。則弘老之所以離間兩宮。肆其兇慘之計者。豈但龍灣一疏而已哉。自此成渾在彼在此。憂心悄悄。困於讒口。以去就爲艱。何異觸藩之羊吞釣之魚乎。癸巳賊退之後。臣以經筵書籍聚集之事。方在城中。成渾以兩陵奉審事亦來于京。相遇痛泣。各叙亂離辛苦之狀。與之同宿。臣問渾既入成川之後。雖不可不往義州。其所以仍留義州不還小朝者何也。渾默然良久。臣請問至再。渾略言弘老攜挈之巧。仍言初入義州。卽叩引對。禮畢將退。自　上下問。卿還歸世子所在處否。對曰當初先承世子召命。故來于成川。今既至此。若無　上命。何敢經還。

　上曰然則近必留此矣。以是仍留到今云云。噫　先王之優禮成渾。實是千載之曠典。而　大駕方在西路也。已有不承權輿之歎。至於還都。嚴敎累下。天威震動。於時成渾動輒添罪。無所措躬。待罪田間。枯槁以死。而竟以遺君黨奸爲其罪案。豈非讒者之効乎。臣窃掌念之。讒人罔極。巧言如簧。若非我　先王如天之大德。則成渾之禍必不止此而已也。丙申之秋。臣訪成渾於坡平廬舍。則迎入相對如有憂色。貢罪引慝。惕然語臣曰。吾得罪於君父。而未得受罪。偃然度日。有若無罪者然。於心安乎。吾嘗讀史。至漢臣自到北闕下。以爲無理。而不爲講究。到今思之。似亦有理。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若獲罪於其君。而責罰未及。則無以爲生。故也。其所以自對者。雖未知十分合理。而亦不可謂無其理也。其言感矣。臨終遺書其子。使之薄葬。是乃雖至泉下。亦將待罪吾君之意也。以此忖度。則身後受罪。乃其所願。不亡者存。寧不甘心。但儒賢被誣。世道漸乖。有識驚心。士論愈欝。伏惟　明主察焉。故臣成渾隱者也。聞乙巳諸臣雪冤。作詩曰。地下忘恩怨。人間說是非。若成渾曲盡幽明情理者也。噫。弘老之行讒無異浮雲之蔽日。則渾之被誣於　先朝不能自白者。固其所也。至於當宁。弘老已被顯戮。而成渾之冤迄未見雪。餘毒猶存。此臣之所以仰天

楹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人或有言。大駕過其境上。而渾不及迎謁。又不能追往行在。遣君之罪乃其自取。其友鄭澈以己丑逆獄推官。重得罪戾。前竄後削。指爲奸兇。而渾不絕交。黨奸之罪尤不可免。豈可謂讒者之効哉。臣則以爲不然。以人臣愛君之誠言之。則在位與不在其位者。固無間隔。如以亂離之際不能從君者。據法論罪。繩以遣君之律。則宜有分別。朱子曰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泰。當是之時。見徵之士。固已不在其位。不幸在乎其位。則左右近臣從君而西。社稷大臣守國而東。壬辰之亂。甚於宇文高歡。而以渾地言之。則既非大臣又非近臣。乃不在其位。而退處田野者也。其時大臣近侍之奔迸遽生。不能從君者。亦多有之。而蒼黃顚倒上下相失。或非其本心。故惟我　先王。德洽好生。量廓包荒。置而不問。咸與維新。若非讒者之効。何至獨嚴於成渾乎。且鄭澈之與成渾李珥。自少相親。終始不渝。國人之所知也。雖一國非之舉朝棄之。不以人言輕絕故舊。珥渾之志也。如以不絕鄭澈爲渾之罪。則辛卯年鄭澈被竄之時。甲午年再論鄭澈之時。何無一言相及。而至於壬寅十年之後。連坐之律始及於已死之人。非讒者之効而何哉。甲午乙未年中。朝著之間有或因　上敎旨。欲罪成渾。其首相柳成龍力止曰。三代以來優待山林。爲帝王之盛德。成渾則吾不知何許人。唯我　聖上破格待之。屈己下之。以爲山林之賢士。如使成渾出爲世用。則爲君子耶。爲小人耶。是未可知也。然自古身有重名之人。則必待其惡顯著。然後方可罪之。今成渾則朝廷未嘗試用。而遽加其罪。於成渾無所損益。深恐傷國體而累　聖德也。以此浮議止息。不能萌作。至於壬寅柳永慶當路之後。嶺南儒生文景虎等。來京上疏。以成渾爲搆殺崔永慶。於是時論爭起。內外和附。至於牢不可破。然崔永慶之獄。起於成渾還山已久之後。又有多少明驗種種難掩。終不可以搆殺崔永慶爲成渾之罪目。故締結戚畹交厚鄭澈。大駕過盧不爲迎謁等語。從旁而起矣。將決定其罪案。而搆殺崔永慶一款。則　先王察其爲誣而削之。故只据傍出之言。以決渾罪。夫柳成龍力止之言。以

永慶和附之迹。則皆臣之耳聞而目覩者也。弘老始搆其讒。永慶羅織其罪。非儒林之所痛者乎。伏願　殿下亟雪成渾之冤。則不獨斯文之幸也。其於國家。親親敬大臣子庶民之道。亦必有助矣。　批曰。疏辭具悉。令廟堂議處。成渾事非人人所可易言者也。

湖南人進士金佑成羅德潤。前參奉崔弘守等。爲李潑等伸冤上疏。其略曰伏以己丑凶逆之賊出於搢紳之間。誠千古所無之變。而乘時嫁禍於士林。恣行私心於讐隙。網打異己。戕殺無辜。亦前世之所未有也。公論之發不待百年。刻骨之痛愈久愈深。累陳瀝血之疏。冀有伸理之典。自　先朝至于　殿下之時。猶未已也。　殿下聖度如天。明並日月。洞燭幽枉之狀。特垂曠蕩之恩。二十餘年菀結之冤。快伸於一朝。國是因玆而定。邪議無從而發。實曠世之盛典。昭代之至德。豈惟不散之魂感泣於重泉之下。擧國之人莫不聳動維新之化。此豈非天地神人之福歟。第唯次第伸釋之　命。不下於同死之冤。贈官復職之恩。未沾於旣朽之骨。草野之望。欲於天地之大無有所憾。故不避出位之誅。敢陳危迫之辭。伏惟　殿下垂察焉。嗚呼本道五臣之冤死。天下之至痛也。恨無明見之智。雖有妄交之罪。而原其本心。豈有一毫之可疑者乎。權臣窃柄。欺蔽　天聽。憑藉嚴威。逞其宿憤。終使晻昧之情。未暴於天日之下。或闔門同死。老幼無遺。或受刑而竄死。或殞絕於杖下。其死也一矣。其冤也同矣。當蒙幷釋之恩。共沐優渥之澤。而李潑李浩鄭介清等。則已有還給籍沒之　命。而獨柳夢井曹大中等。猶未蒙赦宥之　命。推恩昭雪之擧。一日爲急。臣等請先言柳夢井曹大中之冤。後及潑等介清之事焉耳。柳夢井曹大中清直人也。與逆賊暫有識面之分。絕無相厚之端。只一度書簡之往來而已。曾與鄭仁弘爲言官也。論漵與沈義謙同事之罪。至於累度見忤於權奸。既且深重。及其逆獄之起也。自　上已有自家定配之命。而漵强請拿鞫。受刑一次後。自　上又有停刑之命。而漵又密啓請之。一日再鞫殺之而後已。夢井之被殺於奸臣之手者。現現明著矣。曹大中剛毅人也。與逆賊

素無相知之分。爲本道都事也。適與之相見而已。大中與澈同在一道。絕不相見。大中之爲及第也。澈要與之見。大中終不肯往。澈之懷憤非一日矣。逆變之初。權奸之黨造作流言曰。大中爲賊涕泣云云。遂與權奸羅織殺之。人心之慘酷有如是哉。又有一句之詩。終其斬屍之禍。欲言其事。令人短氣。噫二臣之無辜若是其明白。而受搆於奸黨至於此極。窮天之痛庸有極乎。若乃李澈李浩等冤痛言之慘矣。　聖批有曰。澈等雖未及預知其謀逆。而與逆賊親密之罪烏得免焉。臣等亦曰澈等之死固所宜也。澈等既無先幾之見。果有親厚之分。則其死實當。更有何恨。國家雖不論罪。渠亦何敢不爲之所乎。然不愼交遊之罪。終至於滅其身。老母弱子并被刑禍。人間之極痛。古今之所罕以。此較之。曾不足贖其罪乎。臣等之所以前後稱冤者。非謂痛惜其死。而只以未暴非逆之情。渾被玉石之焚。禁府之罪籍猶在。九泉之冤枉未雪。敢以請伸之章。達于三淸之遠者。非一再矣。　先王如知其非逆。　聖明又憐其不辜。嘉乃朝臣之奏請。亟下湔

滌之綸音。汪恩既洽。惠澤旁流。嚮聆所暨。孰不抃躍。雖然臣等之少有所憾者。籍沒雖給而官爵未復。則伸雪之典恐或未盡也。何者未知其冤則已矣。既已知之。則有何所疑。而不許舊爵之復乎。爵名之加還有舊時之稱。雷雨之澤洽然今日之恩。則未死之靈。應有鼓舞之理。而　聖上之德廣布幽明之際矣。而況赦宥之法。務從唯輕。聖人之政。克盡公明。豈有還給其籍財。而不給其官理乎。無乃已有復給之意。而時未之行耶。至於介淸林下一善士也。平生力學所得淵博。踐履篤實。志操堅確。持己以敬。敎人有序。此正聖世之鴻儒。多士之指南。而儒林不幸抱冤而死。恨不得搆揑之人。擢髮而誅之也。圖書寂寞。遺響莫續。小子後生無所考德而問業。海外僻陋之邦。未變鄒魯之風。豈非慨恨之至者乎。今承復官之命。得蒙快釋之恩。感幸之餘不覺涕泗之洟。雖然介淸之無辜既如彼。介淸之學問又如此。豈可只雪其冤。而不示追崇之典乎。崔永慶以一體冤死之人。已蒙贈官賜祭之榮。至有錄用子孫之恩。　先王之矜惻橫罹。褒崇賢者

之心。出尋常萬萬矣。介淸之死與永慶同寃。介淸之學亦無讓於永慶。則以　先王處永慶之道。爲今日褒介淸之法。以爲慰悅人心。矜式後學之本。豈不幸甚也。至於尹毅中以潑浩等舅甥之故。亦在削奪之類。豈非寃枉之甚者乎。已雪潑浩之寃。則況於潑等之族。何斬復爵之命乎。噫本道乃權臣所居之地。植根深固。流波滋蔓。私意閉塞。公論熄絕。不以枉死之人少有矜惻之念。猶恐五臣之寃。或伸於　聖明之下。澈之子宗溟。敢陳誣罔之疏。粉飾虛僞之說。假托訟父之寃。實欲戲敗伸寃之事。人之罔極何至此乎。自此之後。邪論紛紜。近日尤極。扶持士氣主張公論者。百計攻之。做成無根之說。將陷不測之地。幸賴一線之公論。得免吹沙之毒。若此不已。則已丑橫罹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矣。豈不爲寒心哉。伏願　殿下。大霈鴻澤。勿爲留難。還給李潑等官爵。追崇鄭介淸之賢。又命柳夢井曹大中以下。幷蒙渙汗之德。則國以是定。公論大行。既死之臣永息寃魂之哭。猶存之士必無被讒之死矣。

湖南人進士羅德潤金佑成前參奉崔弘守等爲李潑等伸寃上疏。其畧曰伏以天賦吾人。與以四端。惻隱之發爲仁。羞惡之發爲義。仁故能愛人。而哀人之哀。義故能惡人。而惡人之惡。豈惟人哉。在物亦然。遇生物而不忍踐。麟之所以爲仁也。見惡人而必觸。豸之所以爲義也。臣等雖微。亦稟四端之性。而具愛惡之情者也。蓋効獬之仁豸之義。而克推哀惡惡之情乎。臣等伏念。己丑逆賊之變出於搢紳之間。此天下萬古所未有之變也。權奸主獄。煅鍊羅織。使一時名流無不連逮。不可盡記其姓名。姑以士大夫言之。則崔永慶柳宗智。以湖南言之。則李潑李浩鄭介淸柳夢井曹大中等。此其尤者也。其餘金濂等。見嫉於權奸。無辜而就戮者。不必枚擧。而國人之所已知者也。臣等亦不敢一二陳之也。嗚呼此等寃枉之狀。權奸排誣之迹。自　先朝丙申之冬。至于　殿下之今日。連呼不已者。非爲地下之朽骨。亦非要譽於鄉黨也。只欲其正公論於一時。伸久鬱之寃枉。扶已頹之士氣。慰一國之輿望。故不避煩瀆之嫌。敢伸重複之言。伏願　殿

下更加留察焉。嗚呼。潑浩之忠孝。介淸之學問。夢井之修身淸謹。大中之持論不頗。前後疏中已悉枚達。伏惟聖明亦已　洞鑑矣。嗚呼。潑浩死而忠孝之風滅矣。介淸死而學問之士絕矣。自是之後。父戒其子兄敎其弟。以正論力學爲取禍戕身之本。以如此之人心士習。欲望其維持不亦難乎。以此言之。臣等所以爲此者。非爲他也。爲　殿下也。爲國家也。伏願　殿下更加三思焉。臣等伏聞上年冬十月間。自　上引見左相臣鄭仁弘。問及白惟讓等伸雪事。聖上之問既爲諄復。左相之對亦無所隱。熟量以處之敎繼下丁寧。臣等感泣相賀曰。聖敎至此。伸雪可期。翹首企足。佇乎有待。冬盡夏來。歲月忽更。雷聲還秘。渙汗不釋。千里湖山。望眼空寒。縹緲雲天。宣綸幾時。百拜三叫。敢陳血忱。伏願　殿下。更憐愚衷。特垂恩音。以伸五臣之寃。則國家幸甚多士幸甚。

○鄭仁弘等。欲搆殺李貴。而未得其便。常懷憤怨。甲寅年故贊成吳謙妾子彦寬。與寡婦李氏避入居昌縣石窟中。彦寬改名晃。因削髮爲僧。事覺被執。拿囚禁府。彦寬死於杖下。李氏爲尼居慈壽宮。李氏是金自兼之妻。而李貴之女也。於是鄭仁弘自以爲必殺李貴。嗾李爾瞻朴梓等。先以削奪官爵黜送門外論啓。　上不聽。特命推考問其情實。其推考曰。李貴本以兇悖之人。自前傾陷士類非止一再。久爲淸議所棄。曾搆相臣鄭仁弘。指爲叛逆。已極叵測。至於治家不嚴。縱其有夫女子。敢與兇穢之輩。尋常混處。致令其夫卒然化去。終至淫奔逃竄山谷。先自請誅。情意都喪。此而不治。則以女與賊。以士族失行。倫紀斁敗。有不可勝言。齒諸士大夫之列。厠於金玉之斑。亦甚可愧。李貴對。其略曰臣賦性狂戇。以爲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有所懷。不可隱忍含嘿。以負生成之恩。故不能隨世俯仰。累觸時忌。幾陷不測者數矣。幸蒙　兩朝知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曲加優容。得保性命。以至今日。臣雖至愚無識。豈不知感激衷曲。圖報鴻造之萬一也哉。今者臣以草土餘生。頑命未盡。而不幸又遭女息之變。含沙射影之人。隨而媒孽於其間。辭說狼藉。極其誣罔。雖陳章自辨。而政院不納。抱痛

含寃無路自達。不意今者　聖恩如天。雖臺諫啓請削黜。而猶慮賤臣之或有寃枉。特令推考。欲問其情實。臣安敢拘於尋常規例。而不爲盡言乎。不憚文字之支離。不避自務之小嫌。敢以平生行己立心之顚末。與今日抱寃之情。仰瀆　天聽。伏願　聖明天地父母　哀憐而垂察焉。梓等以臣爲本以兇悖之人云云。臣忠義之心生而自許。經情直行。公耳國耳。人雖不知臣者。未嘗敢以兇悖目之。今梓之誣斥乃至此極。臣雖有喙。何以自辨。雖然臣之方寸所蘊。無形可見。梓雖指之爲兇悖。猶或可誣。如其發於行事之跡。而章章表著在人耳目者。梓雖善爲羅織。不可得以誣罔。請以臣之平日日記所錄。一一條陳。以明梓之排陷之罪也。臣生孩一歲。慈父見背。零丁孤苦。流落鄉曲。驕癡成習。無識無知。年踰十歲。不讀一字。及其十有四五。率母來京。雖發憤學書。尙昧趨向之方。既冠之後。始出入亡師李珥之門。粗識爲人之方。臣見亡師居家之行。思所以事吾親。臣見亡師徇國之誠。思所以事吾君。臣見亡師不爲偏黨。思所以秉心公正。臣見亡師引君當道。思所以犯顏不欺。臣見亡師連章累牘。直陳所見。而不爲利害所動。則思所以有懷必達。臣見亡師臨死之際。聞北鄙有亂。口號方略而氣盡。則思所以盡心軍務。是以不顧人之是非。不念己之禍福。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知有君父而不知有權貴。不畏强禦而爲之屈。所恃者吾君耳。不慕勢利而爲之附。所愛者吾君耳。干戈搶攘之際。前後莅官之日。未嘗得罪於國家。而至於今日。惟得罪於一梓。若以臣所已行人所共知。而得罪於梓者言之。無一毫兇悖之事矣。梓等又以臣爲自前傾陷士類非止一再。久爲淸議所棄云云。臣學於亡師李珥。平生立心未嘗偏繫。不論東西南北大小貴賤。惟盡心國事者。許以爲君子。無意國事者。斥以爲小人。不避時諱。不恤勢焰。師友被誣。則爲之伸救。權奸弄柄。則爲之痛斥。不以讐怨而下石。不以親愛而掩疵。知臣者謂臣愛君憂國。而不知臣者謂臣狂妄而已。不料今日。梓乃搆以傾陷士類之目也。臣請以前後所爲之事條辨焉。臣竊見亡師李珥。赤心憂國。深慮東西二字終必亡國。累累陳

章。以打破黨論共濟國事爲己任。而晩際風雲。大被寵擢。庶可展布素蘊。而不幸爲癸未黨人所陷。誣以慢君命擅國柄之罪。幾陷不測。臣以爲儒宗被誣。斯道將絕。乃以伸救之論。首發於泮宮。與館學多士上章伸辨。先王特加褒奬。竄出三司主論朴謹元宋應漑許葑等三人。召還珥爲吏曹判書。此非傾陷士類也。珥既死。成渾亦乞骸還下。自此時論日以乖張。至乙酉秋。三司附會之徒。始以珥渾爲義謙黨與。書名黨籍。臣歷擧兩師被誣曲折。上章論辨。先王答曰。爾言是也。臺諫之幷擧珥渾者。特出於偶然耳。此非傾陷士類也。此後柳永謹等七八人。欲附時論干媒進取。假托五賢從祀之名。陰售醜正之奸計。此實己卯奸兇戕害士林之餘謀。而永謹等之言與之暗合。藏頭立論。籠絡多士。至書疏之日。知幾不往者太半。永謹等盡皆列書。至於臣之尊事亡師者。亦爲書名。虛張其數。欲使人主觀之。以爲多士共公之論。於是被瞞之人。如黃海道儒生癸未年伸救亡師時。爲疏頭柳帶春等及京中士子若干人。皆欲抗章自辨。而時論大惡。

父兄痛禁。故具疏將上。竟不果焉。其預知奸謀。初不參疏者七八十人。又具疏累千言會于闕下。而亦爲時論所怵迫不果上。臣以爲永謹等。既以臣姓名冒書於排陷亡師兇疏之中。不可一刻苟忍。即上章陳辨。先王答曰。見爾陳疏。具悉爾意。此非傾陷士類也。臣意以爲永謹等謀害儒宗。不可不痛辨其誣。又入泮官。於多士會坐公事之中。歷數永謹前後欺罔之罪。大言折之。竟被損徒於館中。臣自此之後。發憤亡師之被誣。不事擧業。如狂如癡。日以伸救亡師爲己任。此非傾陷士類也。初鄭汝立見亡師以經學文章爲一代儒林宗匠。欲假托趨謁。欺罔一世。訪亡師於坡山。及亡師秉銓之日。汝立以書寄亡師曰。一二奸人雖見貶黜。巨奸尙握時論。樂禍之心。囂然其未已。立恐後日之憂將有甚於今日。而不可救也云云。亡師見此書。雖未知汝立他日包藏之心。論議乖激。必是生事之人也。乃遏銓郎之薦。自是汝立深怨亡師沮己。及亡師沒後。汝立以修撰承　召上來。入侍之日。反誣亡師以偏黨誤國。是時時輩徒喜

汝立附己。反以汝立爲公論。崇奬吹噓猶恐不及。臣深痛汝立反附時論。背毀亡師。將欲上章辨斥之際。適得汝立此書。與亡師姪子李景震上章陳辨。汝立自明於儕輩曰。此書乃當初所見誤入之書也。此後見李珥多誤國事。貽書以絕交矣。政院及玉堂聞汝立言。陳箚以發人私書斥臣。而且謂汝立與珥。其後復有絕交之書云云。臣與李景震搜閱亡師書篋中。復得汝立貽亡師一書。其日子卽亡師未死前三日。而書中之意大槩與前書無異。以去草不去根。必有後患等語爲辭。卽以其書又爲上章。先王曰。汝立今之邪恕也。以此汝立退遁。此非傾陷士類也。贈吏曹判書臣趙憲。嘗與臣同事李珥。亦憤亡師被誣上章言事。以尊慕亡師者。盡謂之君子。排擯亡師者。盡謂之小人。其說未免落於一邊。與亡師平日言論大有逕庭。臣乃上章。以明亡師本心累數萬言。臣之前後累累陳辨。無非爲亡師伸冤。此非傾陷士流也。己丑之變。臣聞鄭澈自高陽入城。知澈將受命治獄。與辛慶晉偕往其家。言於澈曰。逆魁汝立。背叛亡師。阿附時論。反

覆之狀。西人常懷痛憤。而今又爲逆賊。名爲西人者。莫不快悅相賀。爲東人者。莫不喪膽疑懼。此雖以亡師之力量。至公無私處之。猶懼鎭服之難。況令公乎。設使令公處事十分洽當。自東人觀之。必不滿意。雖欲爲公平不可得也。澈曰。君等之言正是。吾當盡力行之。臣與慶晉告辭曰。令公若信用吾等之言。而處事協於人心。則吾等之跡當更及於令門。不然則自此令門。永絕吾等之迹矣。是後鄭彥信遞右相。澈代爲相。仍爲委官。又能力救鄭彥信。使不至死。如白惟讓李潑李浩等三人。亦爲伸救。減死遠竄。其後再出賊招。以死。雖以搆陷崔永慶爲澈罪目。當初永慶被囚之日。非徒以孝悌氣節等語。伸救於　榻前。至於鞫庭　啓辭極力救解。不下一杖。竟得蒙放。後復以諫院之啓。瘦死獄中。不可歸咎於澈也。蓋當此之時。附會諂佞之徒。爭懷害物之心。欲報自己之怨。如鬼如蜮。罔測端倪。以汝立爲陷穽。或上章搆揑。指爲逆黨。皷動浮言。誣以護逆。至如鄭介淸柳夢井曹大中。金憑之冤死。出於南儒之疏。或出於臺諫之啓。於是不特與逆

賊親厚者。自以爲必死。雖不知逆賊面目者。名爲東人。則勿論朝士儒生。舉皆有疑懼之心。重足脅息。莫敢生氣。臣見氣色如是慘酷。而澈終不能鎭定。數月不往見澈。澈適於路上見臣。使下吏問要見臣。臣與友人成文濬偕往。極言時事乖悖之狀。而是時同門士友間公共之論。如申應榘金長生成文濬鄭曄崔起南吳允謙等。皆與臣同。此非傾陷士類也。是時臣與梁千頃姜海等。同接于宋爾昌家。千頃聽嶺南儒生鄭大成之言。以崔永慶爲吉三峯。公然昌說於座中。臣極言折之。爾昌姜海等。亦以臣言爲是。與臣共責無狀。千頃勃然大怒。反以臣爲護逆。臣痛千頃乘時陷人之狀。即絕交於衆中。撤榻歸家。厥後以構陷崔永慶事因臺諫。千頃千會姜海等三人。幷爲被囚究詰言根之時。千頃親友奇孝曾。以爲吉三峯言根必歸於鄭澈。然後可以得生。乃以此意密言於千頃等。於是千頃不忍其杖。誣服爲自脫之計。至於責渠之姜海亦爲歸罪。以爲言根出於姜海。而臣則以此事絕交之由人所共知。故不敢援引。當千頃被囚之日。時論極

峻禍將不測。於是與千頃交遊儕輩。恐禍及己。或避出鄉曲。或杜門絕迹。臣語儕輩曰。朋友亦在五倫。平日相交。及臨患難。背之不祥。千頃語已爲絕交。而姜海與我同責千頃。而亦爲見囚。其情曖昧。交道未絕。不可不顧見臣乃往禁府門外。與姜海弟沆。共爲養獄等事。人皆爲臣危之。姜海憤千頃竇渠誣渠。亦以受鄭澈指嗾反誣千頃。互相推調。臣謂海弟沆曰。吾所以不避危禍。來顧此獄者。徒以朋友之義也。今千頃雖無狀。君兄不能順受而死。反效千頃所爲。君兄無異千頃。義固當絕。遂不復往。其後海等三人幷斃杖下。而不往吊。此非傾陷士類也。初臣與故參判臣鄭協。少年故舊。情意甚密。有不可負之義。辛巳壬午年間。臣聞鄭汝立博覽羣書。有往學之意。搆長書一通。以協與汝立有同宗之分。使之往傳而先容。協裂書投地曰。若欲學書。學於我可也。何必汝立。栗谷亦不祥此人。無狀矣。栗谷李珥別號也。其後汝立背叛亡師。附合時論。臣以反覆書示協於衆座中。見者莫不痛駭變色。協獨爲之笑曰。汝立本如此。爲此反覆何足恠焉。

及汝立爲逆之後。獄事波及於協之父彦信。凡其故舊。以協家辭連逆獄。皆不往見。臣素知協家不取汝立。以爲協父彦信以失言之故。雖在縲紲。情事極冤。故不避危禍。忘身相救。是時臺諫又以欺罔論彦信按律。臣周旋伸救。而力不能適。亡師成渾欲上疏伸救。臣往見亡師言曰。先生雖欲上疏。臺諫論啓已久。今明間蒙　允。則事無及矣。請急先貽書鄭相以通臺官。使速停　啓。亡師以爲然。卽爲書遺澈。以爲大臣一失其言。不可遽爲按法。澈見書謂臣曰。吾意亦然。但主論臺諫。與吾情分不密。吾不可往。彼不可招。又難以書通奈何。臣曰若然則吾當以大監意傳之。澈許之。臣卽往見主論臺諫崔滉家。因其子有濟言之。滉以臣爲動搖臺諫。將欲避嫌請罪。適臣友具宬遇臣於金長生家。責臣於衆中。臣詰之曰。我洞知協家無與於謀逆。故舊之父盡力分疏未爲不可。君則平日與協相知。而今欲置其父於死地。抑何心歟。後鄭彦信賜藥命下之日。鄭澈以爲我朝仁厚之風。無異趙宋未嘗輕殺大臣。極其伸救。竟止遠竄。此非傾陷士類也。當逆獄初起。進士白振民疑其誣告。欲與館學諸友上章伸救。聚若干人於其家。欲以柳永謹爲疏頭。旣而汝立與邊泂知幾逃出相與刎死於山谷中。各自驚駭而罷。蓋當初汝立背亡師附時論。一時東人皆以汝立爲公論。而振民等常推許於平日。故初以爲誣告。而欲伸之。後知其逆狀。而不果焉。雖曰無知妄作。別無大段罪犯。而西人大以爲憤。欲出泮宮大議事回文。將以營救逆賊。罪振民等。而李爾瞻嗾李昌後時爲館中掌議。未及出回文。四館誣爾瞻昌後。以營救逆黨之罪。永永停擧。禍且叵測。昌後素與吳允謙有厚分。奔告請救。允謙曰如此之事。非玉汝難以救援。玉汝臣之字也。昌後曰玉汝今在何處。允謙曰玉汝與黃愼方今來宿吾家耳。仍招出。臣與黃愼卽出見。則昌後語臣曰。頃日泮中金斗南等。累以吾君解損爲言。而吾畏惧時論不能解之。吾今至此無面對君。何望救我。臣曰此時何論　怨。君等之被誣係關士論。吾當盡力。允謙與愼亦以臣言爲是。臣卽乘昌後馬。往見翰林具宬曰。振民等之初欲伸救汝立者。亦出無情。

況爾瞻昌後等。徒以趁不出回文之故。遽加以營救逆黨之罪名。情甚不近。若因此而竟至極地。則君等將得罪於士論。無以更見吾輩面目。竝即日折簡同僚而解停。此非傾陷士類也。昌後等掌議見遞之後。西儒爲掌議。竟出大議事回文。約日聚多士於泮宮。欲論振民等營救逆賊之罪。臣與崔起南爲公事色掌。以爲振民等所爲果是駭愕。然原其情。則是乃無知妄作耳。汝立當初假托儒名。厚誣一世。亡師亦被所欺。余亦嘗欲往學。而賴人止之而不果。以此觀之。豈獨東人見欺而已。舉國無不被瞞。逆狀不顯之前。何以知汝立之爲逆。振民等之初欲伸救。不過未知其逆狀而然耳。既知實狀之後旋即停止。何必深罪。況柳永謹則其時方在安山。振民等欲爲疏頭之意。渠實不知。以此罪永謹不亦冤乎。滿座皆以爲不然。論議崢嶸。臣與起南。知不能力沮羣議。復曰其時會議於振民家者不能一一明知。似難以一二人傳言罪之。但振民則不可謂之逆賊。而其父惟讓。與逆賊爲婚姻家。而渠亦輕發此言。不無其罪。遂以振民爲永永創籍。永謹則以擇交不明。只爲五朔損徒。其餘十餘人並置不論。永謹等皆詆斥臣師不遺餘力。其與臣義難相容。而但以此。逆獄誣人以罪。非士君子所爲。故只以其罪罪之。其後洪可臣韓白謙等。亦爲被誣見削於館籍。臣又與崔起南力救解之。其無乘時陷人之意。可知。此非傾陷士類也。壬辰亂初。柳永慶爲黃海道巡察使。多率軍兵避住僻地。以爲自衛之計。至於武將所率之軍。亦多奪占。及聞北道倭賊踰老里峙。直向成川　殿下駐駕處。夜半自遂安棄軍遁逃。臣此時以北道宣諭官。承召命入　大朝。路由遂安。親見其狀。到肅川引對之日。條陳永慶失律之狀。此時東朝雖不罪永慶。永慶以此深啣。每欲陷臣。厥後永慶爲吏曹判書。李尙毅爲叅判。於政席。尙毅欲以臣擬於古阜郡守。永慶作色大怒曰。令公何爲發此言乎。所謂貴字鬼神之鬼字。竟不擬望。永慶之懷嫌肆毒。據此可知。丁未冬。臣爲白川郡守。新除守令下直於三公例也。臣先見左議政許頊。歷擧國事日非。終必敗亡之由。許頊曰。吾則雖號爲政丞。只尸位而已。如此等語

必言於領相可也。領相指永慶也。臣曰大監既與領相同在相位。若知吾言之是。大監雖不能獨斷行之。何不通領相。使國家不至於危亡乎。頊曰近來情意沮隔。難以此等語通之。君須往見言之。臣又往永慶家投刺。永慶招臣入見曰。君嘗以失律請罪於　榻前。其惡我之心。尙且不忘耶。臣答曰。當時目見君父危急。故引對之日不敢不言耳。有何私怨而尙不忘耶。臣謂永慶曰。吾今日欲爲國家。盡言於大監。可能無誅乎。永慶曰。苟有所懷。盡言可也。臣曰方今國事不可收拾。如萬斛龍驤。泛中流而失楫。大監身爲領相。付之等閑。不思所以處之可乎。方今仕路溷濁。公論菀塞。賄賂公行。貪汚成風。聚斂無藝。軍律不嚴。倉庫空虛。器械不精。專事宮役。無意防備。人心愁怨。士卒離心。危亡形象。已爲昭著。大監當國。能祛此數弊則可。如其不然。則何不擇賢自代。而坐待國家之亡乎。於是永慶懼然稱謝。臣赴任白川未滿十日。永慶乃以臣移拜咸興判官。是時臣有九十老母。而北報甚急。寒沍方極。人皆以永慶爲卹臣言而左遷。臣到咸興。又歷

舉壅蔽聰明。侵虐民生。大興土木不修邊備等數十條。上章陳斥永慶。此非傾陷士類也。戊申二月。臣以咸興判官逢差上京。適値　先王升遐。朝廷盡發都監軍守衛宮闕。人心洶洶。中外危懼。而皆以逆珒爲疑。臣往見友人金公輝。公輝聞鄭承緖言。以逆珒不可一日同在闕中之意。播疏示臣。臣知其事勢危急。往見鄭曄曰。發軍守闕。外人多指臨海。其間虛實雖未的知。君父戒心。人臣分義不可恝視自安。吾欲往見大臣。使速善處如何如何。鄭曄曰。君言正是。申應榘在座亦以爲然。乃往見李德馨。言速爲善處之道曰。臨海實狀雖不可知。國言藉藉。不可不速爲善處。德馨曰。臨海平生縱惡無忌。殺越人命如芟草芥。且當　先王疾極之時。無端出闕。如以此等罪善爲處置則可矣。臣卽夕乃以此意往言於李恒福。又往見柳希奮尹孝全。傳言善處之意。臣之爲此。不過爲君父過慮意外之患。此非傾陷士類也。亡師李珥嘗言外戚必生厲階。至於己卯之疏。請勿授外戚權柄。以杜義謙再入之路。故臣於　殿下卽位翌日。見銓曹注擬涉

於戚里。臣乃以梓兄朴櫪。及於疏中。而其下又曰臣之此言非謂以戚里之故。盡廢人才。顧於拭目新化之日。不宜以是爲之先也云云。則臣非有嫌於櫪。而爲此言也。櫪乃怨臣過情。多費不近之說。以爲避嫌將欲陷臣。而櫪見　聖批寬貸。旋以徑情直行。許臣而避嫌。故櫪以前後異辭見遞。此非傾陷士類也。臣爲肅川府使時。府民歷擧前官尹三聘贓汚事十數條。呈等狀于監營及本府。臣以爲交代官事難自爲聚。故報監司。請別定他守令差使員。使之推覈。則監司即爲啓聞。其時與尹三聘親切者。不知此間曲折。以臣爲構陷三聘。其時監司狀啓皆出於府民等狀。非臣之所爲。臣爲咸興判官時。領議政臣李德馨。緣臣傳言之故。爲大司諫崔有源所醜詆。至以反側成其罪目。禍且不測。臣於德馨有源皆三十年故舊。不可揚彼而抑此。將欲據其實情。而暴白之。在京知舊皆移書止之曰。此時君疏若上。則非徒害及君身。領相方見忤於時論。其禍不可測云云。臣意以爲朋友亦列五倫。故中庸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況利害在人。是

非在我。在我之道。當以實情告于　聖明而已。若知德馨被誣曲折。而畏禍不白。則非徒不能信乎朋友。將無以獲乎上矣。先爲移書于崔有源尹孝全。明辨其言根。又爲上章陳辨。臣雖坐此。而托稱他事竟被重論。厥後有源乃寤傳聞之誤。深服德馨之度量。及聞其計痛泣悲傷倍於他人。此非傾陷士類也。臣虛懷狂妄。城府不深。臨事之際。直截行之。未嘗設機關。戕一士陷一人。平生見其被誣而伸救者。臣師李珥成渾也。臣友李德馨也。見其寃枉而伸救者。鄭彥信洪可臣韓白謙等也。雖異己而臨急救解者。李爾瞻李昌後也。雖平日詆斥亡師。而哀其橫罹亦爲伸救者。崔永慶柳永謹也。爲亡師訟寃。不得不因其事而斥之者。李潑白惟讓等也。疾其惡而其所攻斥者。鄭汝立柳永慶鄭仁弘尹三聘也。未知梓所謂士類者。指何人而言歟。夫清議出於士類。梓若以此輩爲士類。則謂臣久棄於清議可也。不然臣未知見棄於何清議也。梓嘗以銓郎被駁於公議。而今乃揚揚自得。不避笑罵。然則其爲清議所棄者。梓也非臣也。臣之終始所爲

些小之事。靡不畢陳於此。如有傾陷士類之事。顯然在人耳目。而韜匿不以實聞者。請令梓指摘發出。罪臣以誣罔。則臣雖萬被誅戮。亦所甘心。嗚呼李珥道學德望。爲百世所仰。如靑天白日。雖奴隷之人。莫不知賢。今則雖前日士大夫不知而攻斥者。皆以李珥爲大賢而尊慕之。梓獨詆斥不已。傾陷之目。當有所歸矣。梓等又以臣爲曾搆相臣鄭仁弘。指爲叛逆。已極叵測云云。臣辛丑年間。爲體察使李德馨幕下官。齎去事目中有問民瘼一款。臣經過鄭仁弘所居近官。多聞仁弘居鄕縱恣作弊。民甚怨苦之狀。而將到居昌之時。本縣公兄吏五里程文狀曰。陜川鄭參議行次安陰地。掃墳後當向本縣。縣監同行次出站處進去。道行次出待不得云云。臣知有公家體面。不知有仁弘。勢焰妄意以爲仁弘雖官高。私行也。臣雖秩卑。公行也。爲仁弘積威所懾。各官守令不得出待。公行而皆奔走於仁弘之私過隣邑。此雖些小節目。實係國綱之不振。不可不推治官吏。以杜豪右武斷之漸。乃行關於居昌縣監所去處曰。軍功參議鄭仁弘。今做何官。某事巡行列邑。而各官守令奔走出站與否。推問次縣監隨陪吏爲先捉來云。是時仁弘聚門徒數十人於安陰地。數邑守令亦載酒饌方設大宴。而聞臣關字皆卽散去。臣又移關於仁弘所居陜川官曰。參議鄭仁弘自少托跡儒門。釣得虛名。多行不義。人莫敢言。所謂儒者讀書窮理安靜自守。朝廷是非大夫賢邪切不掛口。此居是邦不非大夫之義也。而今仁弘則不然。夷考其平生行己處心。不過熾長聲勢。盤結內外。刼制使命守令而已。歷擧武斷鄕曲罪惡十餘條。（在下疏中不數於此）使本官捉來仁弘事知奴子。推問其上典前後罪犯。轉報體府。以振朝家紀綱次。斯速推鞫急急牒報云。本官終不敢推鞫。體府亦知而不問。臣只招怨尤。而無益於公有害於私而已。可勝痛哉。不久　先王不曉仁弘無狀。擢用爲大司憲。臣尤不勝憤。乃歷擧前日關字中所列罪目。冒萬死抗章。梓乃據此。以爲曾搆相臣鄭仁弘。指爲叛逆云。臣之所以爲誣人爲逆。顯有章疏云。是何十數年寂寥無聞之事。以至今日扶據他事而發也。臣之

章疏應在政院及注書日記。使梓摘出其誣逆之語可也。況當其疏上之日。先王覽之。例下政院曰姑留云云。仁弘亦三度呈辭下去而已。別無叛逆自辨之事。而梓又謂其時仁弘陳箚自解云。此亦誣罔之甚也。是時仁弘　天眷方隆。果使叛逆之語出於疏中。如梓所論。則　先王必有鞫問之擧。罪臣以誣人爲逆之律。不但例下政院而已也。爲仁弘者。亦必自就司敗。與臣對辨其虛實。何故甘受叛逆之名。付之等閑文字。而默無一言。有若實有其罪者然哉。不特此也。是時仁弘門人文景虎等上疏。爲其師發明豪右之狀。若干條。至於誣爲叛逆之說。則無所及焉。如使疏中之說果如梓之所言。則景虎等何有於臣。而不爲之請罪乎。梓知此疏之不足以構陷臣身。又於避嫌之辭。以爲久提義旅等語。及於疏中。若有異心者然。臣之謂李貴指仁弘爲叛逆。蓋以此也云。噫。梓到此以爲言窮矣。臣之疏中其言義兵者五。一則曰諸處義兵。朝廷皆令罷還之後。仁弘義兵。則自爲己物。使監兵使莫敢下手。鄭經世爲監司時。究問仁弘之別將。始

以其兵移屬於兵營云云。二則曰倭奴退還已經三年。而義兵所屬官奴及牛馬。至今仍置其家使喚云云。三則曰伊川土賊之勢。臣以計平定。又募兵百餘人。道迎　王世子。千戈十餘年間。臣之前後陳力於國事者。不下於仁弘之募集鄉兵。避入伽倻山以爲自保之計。此所以見責於金沔云云。四則曰仁弘之義兵。爲一道笑侮之資云云。五則曰仁弘之義兵。亦能有討賊之功。則雖如臣之前後區區奔走。而略效微勞者。亦足以無愧於仁弘云。此外更無語及義兵者。梓果以此數說。指爲誣逆之說乎。大抵臺諫爲人君耳目。主一時公論。其間所言或出於風聞。未必皆親見其實。則雖未免所聞之誤。亦非大段過擧。使梓苟有公心。則見臣自辨引咎自避可也。乃反捃摭揑無所不至。而不敢明指其罪目。只以若有異心之說。自明其言之不誣。而不知其自陷於誣罔之罪。不亦誤乎。所謂若有二字。甚於莫須有三字。而臺諫又聽信梓說。乃曰久提義旅等語隱然揣陷云云。前既曰顯有章疏。後復曰隱然揣陷。是何前後之語自相矛盾歟。臣若

以仁弘爲叛逆而顯有章疏則以此罪臣未爲不足又以隱然之語强欲羅織果何心歟癸卯年間臣爲安山郡守時嶺南儒生仁弘妻弟梁弘澍上疏攻斥仁弘仁弘門人金錫光等爲其師上疏攻斥弘澍至以臣之辛丑疏爲聽弘澍指嗾至請殺臣而誣人爲逆逆之語一毫有及於疏中則以錫光等必欲殺臣之心豈欲容貸而不及也錫光之疏既上臣意以爲弘澍是臣平生面目不知之人而錫光等以臣爲聽其指嗾臣子分義不可不辨又陳疏極言仁弘懷嫌陷人之事錫光等誣罔縱恣之狀先王以語多觸諱革職此時天怒方震聖批甚嚴如使誣逆之說及於疏中先王豈置之而不問乎臣之此疏亦在政院殿下命取觀之則梓之搆誣自可知矣設使臣因一時所聞攻斥仁弘或有過激之言豈可以此便指爲誣逆耶一時攻斥之辭便謂之誣逆則仁弘嘗斥亡師以臧淸秀吉仁弘亦當受誣告之律乎設使臣爲過斥仁弘當仁弘竄謫之時兇論甚峻人皆脅息犯之者皆見焦爛臣意以爲仁弘之疏上觸　聖怒將爲庭鞫禍迫　殿下乃奮義忘身爲搆伸救之章非爲仁弘也當時仁弘門人爲仁弘伸救到京者無不知之適值　先王賓天未及叫閽乃以此意追上於　諒陰之中顧此一事不足以貫臣耶設使一時之議皆以爲斥仁弘之過大救仁弘之功小不足以相貸云則臣既以林下碩德數罪搆陷等語削版於咸興被論於肅川幸賴　聖上以不避人言盡心官事爲敎而得免其過斥仁弘之罪已云足矣今又搆虛揑無衍出疏中所無之意至於削仕版奪官爵而出門外其爲計豈止此而已蓋必欲殺臣然後方可快於心不亦甚乎臣嘗得罪於　先朝至以瀆撓君父爲敎然革職未久旋卽收用又嘗叩馬犯諫於　殿下而　殿下諒臣愚直亦莫之罪今乃以一忤仁弘之故至欲殺臣之後已是何觸忤時相之罪反重於觸忤君上歟嗚呼梓於今日因嫌陷人氣焰方熾滿朝諸臣皆斂手畏避況陷一踈濶微臣有如蹦踏螻蟻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乃敢搆揑十數年疏中所無之事欲爲誣罔乎梓意以爲仁弘以

戊申陳疏之功。方爲　聖上之所倚杖。若以誣仁弘叛逆爲肆。則　聖上雖欲如前日之容貸。不可得矣。雖肆爲構誣。陷臣於千仞不測之地。不幾於陰揣上心。以爲脅制者乎。雖然臣之爲君父效忠。亦不下於仁弘。自亂初至今日。區區陳力於國家者。雖不敢更爲煩瀆。若只以討賊者言之。仁弘救護汝立。而終見削版。臣則斥逐汝立。使不得接跡於朝端。是其先見已不及臣。是二者孰與仁弘。且仁弘一番陳章斥永慶。自以爲有功。而臣則不特面折永慶。歷數罪惡。摧折其毒氣。消融其禍心而已。又於　先王朝。抗章痛斥其壅蔽媚悅之罪。嘗於　殿下之前面對之日。請永慶失律之罪。若使臣言得行於當時。則自無仁弘戊申之疏矣。臣之功比則曲突徙薪。仁弘則焦頭爛額。是二者臣孰與仁弘。逆珅未敗之前。臣則以速處之策。爲君父周旋其間。及其既敗之後。仁弘則徒以攻擊全恩者。自爲己功。是二者臣孰與仁弘。臣挾此三者。而不能善自訟功。雖不得與仁弘共叅勳盟。顧不可以免乎梓之構搆歟。若使臣當初不顧廉耻。或訴於都監

或附於時論。則臣當與仁弘共叅勳盟。而臣坐亦不必下於仁弘。雖一斥仁弘之過失。豈爲厶麼小梓之搆陷。至此極歟。臣則既以自誇爲愧。到此又不敢不自誇。冀脫於梓之搆陷。其情誠可憐也。噫使臣不得不自言其功者梓也。使臣不得不更擧仁弘之事者梓也。梓以無形之說。欲陷臣以不測。臣雖至愚。亦有血氣。豈可緘口默默。恭聽其所制乎。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者也。而臺官乃以自明罪臣。至以爲前古所未有之事云。其亦誤矣。臣不暇遠引前古。姑就近代言之。在　成宗朝臺諫有懷嫌誣人之事。　成宗特命面質。決杖臺諫。廢錮終身。嚮者經理楊鎬被誣於科道。官丁應泰。亦上章自辨。未聞中朝給事中諸官。以楊鎬爲非者。至於近日　聖上亦因金緙自明之疏。特令金昕面質虛實。未聞其時臺諫以金緙與臺官辨明爲罪。愚臣妄計天朝既如彼。我　祖宗大王又如此。至于今日　聖上亦然。以爲人人抱冤皆可自明。豈料今日臺諫之視臣。與緙有異。而梓且與金昕不同乎。愚臣妄意以爲金緙　殿下之臣。臣亦　殿

下之臣。金昕之臺諫。　殿下之臺諫。金縉之被誣。事係自己。尙爲之辨質。況臣誣逆之罪。在國法不可以不辨。愚妄之臣過料如是。孤蹤踽踽。欲與朴梓抗衡。臺諫之罪臣不亦宜乎。雖然以臣之自明。爲愚妄而罪之則可。若以爲前古所未有之事。則亦誣罔之甚也。黨比欺君其罪小。一忤時論。則終身廢棄。臺諫之爲此亦何足深咎乎。但臣之所深悶者。陳疏請辨。雖曰大罪。猶未若誣人爲逆之罪之大也。臺諫若以臣實爲誣逆。則據法請罪之猶恐不及。豈可論自辨之小罪。有若曲庇微臣者然哉。大抵誣人爲逆。罪不可赦。宜使臣與朴梓。同就司寇。明辨其虛實。臣誣仁弘。則罪臣以安仁弘之心。梓或誣臣。則罪梓以戒人臣之誣罔。乃國法之當然。而今乃不然。以反中爲深憂。乃謂臣平生以上疏爲長技。又曰言足飾非。先自抑遏人言。未知其故也。嗚呼今之臺諫。非不知梓之誣臣。而旣爲梓黨。則據法罪梓。固不足望。而反欲使臣不得自明。是果爲微臣乎。爲朴梓乎。雖然今日之臺諫。豈皆黨梓而欺罔者哉。亦豈皆嫌怨於臣者哉。其中或有秉心稍公。而信聽梓說者。或有不見其疏而隨衆雷同者。亦或有心非梓論。而刼於威勢。不能立異者。以此觀之。皆由於梓之脅制一時。肆爲誣罔而然也。指爲叛逆之語。梓實做出。誣逆之罪。當有所歸矣。梓等又以臣爲治家不嚴。縱其有夫女子。敢與兇穢之輩。尋常混處。至令其夫卒然化去。竟至淫奔逃竄山谷。先自請誅。情義都喪。以女與賊。以士族失行。倫紀斁敗。有不可勝言云云。臣早有向善之心。出入先賢之門。然於修身齊家之道。實有愧於古人。又不幸有子女七人。而家計甚窮。以公私債常連命。朝夕。臣之貧窘。國人所知。以此男婚女嫁之後。皆不能率居家內。然在家之日不見有大段過擧。及其女子旣嫁之後。亦未聞有勃蹊之言。臣常自以爲幸。不意今者。此女行迹誕妄。有駭聽聞。臣不勝驚嘆焉。梓之欲以此歸罪於臣者大不然。適人之女已作他家之婦。臣雖善爲治家。其敎豈能及於彼家乎。大槪臣女之失行與否。在厥供辭。聖明想已洞燭。臣不敢知也。然君父有問。不敢不以實對。臣女年十五。與

故石陵君金琢之子自兼爲婚。既婚之後。自兼即率妻歸家。而臣又常補外職。出入五六官。前後十數年居住阻隔。其間或有在城之日來覲之時。而臣家窮甚。不能久留。以此渠之所爲不能詳知。而大概自兼爲人。自少崇信佛敎。一向惑好。其妻習聞其夫之言。亦頗信奉。臣雖有未穩之心。臣之女既爲自兼之妻。未能痛加禁止。況如吳彥寬者。自兼之友也。臣何以知彥寬賢否。而禁女婿之交遊乎。設使禁之。女婿其能聽婦翁之言乎。丁未冬臣在任咸興。聞自兼患疾久不差。戊申年春轉劇。其弟自點親自湯藥。朝夕不離。其年八月五日卒不救以死。死之前一日。自兼謂在側人曰。吾明日別此世。及其死也。作詩數句。從容就逝。臣聞其說心切悼之。及臣己酉春罷官歸家。聞臣女病重。親往見之。厥姑及其娣妹兄弟皆在其室。彥寬亦來看病。周旋醫藥。無異親戚。臣惟問其由。則盖彥寬。自兼在時交契極密。通家出入無異兄弟。自兼死時又托以老母妻子。故依前出入云耳。臣語臣女曰。男女之別。人道大防。彼雖汝夫親密之友。然婦人之道不當如是。因極言責之。其明年庚戌臣除肅川府使。到官三年遭母喪。乃在高陽墓下。衰絰中不敢出入相見。渠亦長在其家。或往廣州舅家。臣前後六年不入城中。今年五月念間。因事送人于其家。則渠已不知去處矣。衣衾寢具留置如故。箱篋中有眞諺兩書。乃告別於臣及其母者也。其書前詳其意。其子及其姑處亦如此留書。臣驚問其在家婢子。則答言平日與吳叅奉及羅牧使妾常常出入講論佛道。或往尼宮親作佛事。四月廿日自言下去于廣州鄉庄。率婢介德與羅妾及他奴婢等數人。同時出去云云。臣使人跟尋數日不得。其後聞慶尙監司移文刑曹。則彥寬於安陰山谷中。與其妻及羅廷彥妾同時被捉云。臣疑臣女常與彥寬及羅妾親厚。其出處必同。卽送人密探。則所謂其妻者。卽臣女也。臣痛臣女棄親出去。又痛彥寬謀免刑章。指臣女爲妻之狀。卽上章請罪。仍自請不能敎訓之罪。使梓苟有惡臣之心。則因此獄事一番論罪。亦未爲不可。出家女子之

事雖曰不干於臣。臣既爲其父。一番受罪亦所甘心。而梓乃不然。必欲陷臣於極地。無理之說。狼藉滿紙。不一而足。　聖明在上。何足多辨。雖然自古以來有夫女子。本在厥夫之家。梓以臣爲故縱云者何哉。女婿取友之端不端。通家之宜不宜。何預於婦翁。而梓以臣故與云者何哉。女婿之嬰疾幾一年而死。未死之前知死之日。臨死之際又從容作詩而逝。梓所謂猝然化去者。何所據而言也。何其語意有若指爲陰殺者然哉。使臣女實有弒夫之罪。則臺諫爲人君耳目。據法請罪有何不可。而顧乃不敢明知其罪。隱然以化去爲辭。前欲以若有二字陷臣於誣告。今欲以化去二字搆臣女弒夫。以益臣罪。而敢曰致令云云。則急於搆誣。不自覺其情狀之敗露。其爲計可謂似巧而實拙矣。如此等語。梓不做出。則必有所聞。請令有司一一究覈。則其罪自當有所歸矣。且其出家入山之情。既在渠之供辭。在朝廷處之如何。父子之間不必請罪。但其誣罔之狀。不可以刻容掩。故汲汲陳辨。而梓乃以先自請誅。情義都喪爲罪。臣聞臣之於君。以不欺爲

事君之義。故不忍君父之被誣。敢請欺罔之罪。雖謂之喪情固不可也。亦何有傷於事君之義。而梓乃謂情義都喪者何哉。使梓苟有士大夫之心。則豈忍發此言於其口哉。噫。設機穽陷人於不測。至於此極。其源豈無自而然歟。蓋自東西分黨以來。互相衰旺。互相排擯。其獘終至於設陷阱而斬刈殺戮之不已。噫。乙亥西人以孝元爲穽。而其穽在於優劣之間。不見其傷害者。丁丑東人以義諫爲穽。而優劣變而爲是非。其穽猶淺小。過之者顚躓而已。己卯以後。則是非之穽又變爲邪正。其穽已深險矣。見傷者多矣。至於癸未。李珥以道學文章爲一世宗匠。而亦未免落穽。禍將不測。幸賴　先王明聖。援出李珥於不測之坎窞。置之紫霄之上。李珥於是深閟士類相傾。不可以爲國。乃以塡平東西兩穽爲己任。不幸中途而沒。乙酉以後東人秉柄。乃反以李珥爲穽。舉一國尊慕珥渾之士。盡驅而納諸穽中。其穽廣大深險。然猶未有殺傷之患也。己丑之變。西人始得奮振出穽。久乘積憤而設穽。其穽廣大。蓋以汝立爲一大穽。或指以黨逆。或指以

護逆。大則誅戮。小則竄謫。庚寅以後。鄭澈又見落穽。則東人宜以西人爲戒。而乃反效尤。以澈爲穽。其穽深險不可測也。噫。己丑東人豈皆黨逆之人歟。亦豈皆護逆之人歟。而西人嫉之太甚。斥之太過。盡驅於汝立之穽。而自取其禍敗。然此時西人之峻論者。非必皆出於澈也。而東人得志嫉澈斥澈。又甚於西人之嫉斥東人。不唯嫉澈者斥之。其不知澈者亦斥之。收司之律延及於士林。而唯恐其穽之不深。復以崔永慶構殺新其穽。其穽深廣。其禍終及於抱道守身之成渾。朝廷之人唯以傾軋爲發身之堦梯。奇奇怪怪日新月盛。自中之亂。又出其間。迭衰迭盛。四分五裂。以至于今。黨逆護逆之穽。視己丑益深。設三大穽。一則以柳永慶爲穽。二則以逆玾爲穽。三則以金悌男爲穽。而誣告之徒爭起以附會之。以南人全恩者。爲逆玾之黨。以小北爲永慶之黨。以西人爲悌男之黨。吁何其逆黨之多遍滿於一國乎。仁弘每向人語曰。朝廷上懷二心者。十七八云。知逆謀不告　國有常律。使仁弘既知某某有逆心。則爲人臣者。當沐浴請討之猶恐未及。使仁弘不知其某某有逆心。臆度之言。則是無狀小人。一網打盡之計。非托名山林高士者之所可道也。　殿下自王世子入承大統。天意人心皆屬於　聖明。大小臣僚孰有異心者乎。仁弘曾以夜拜宋昌之言。達於聖聰。而使滿朝諸臣。驅之於不忠之域。而自爲固寵植黨之計。吁亦慘矣。臣又以西南小北之人。被誣於梓輩。而不能自明之由。爲　殿下別白焉。號爲南人者。尹先覺亦其一也。而曾以健儲之議。首發於　先王朝經席。則南人之翼戴　殿下者久矣。鄭逑洪可臣等數人。雖以全恩爲說。其意不過欲引吾君於堯舜之上者也。豈皆有他心而然哉。李好閔吳億齡等數人。亦皆　先朝勳舊淸望之人也。其於專對之際。別無失對之事。亦豈有他意於其間哉。而梓輩並論以不近之罪。梓輩之論人。不亦刻乎。不過仁弘與梓。皆以平日挾感南人之心。假托討逆之義。而欲報其私怨也。且梓輩欲搆陷小北之人。則輒以永慶腹心爲言。使被劾者不能永塞其其計亦慘矣。當罪永慶時。幷論其親厚者在所不已。而猶恐不能永塞其

後日復起之路。至以罷職之類并告於　宗廟。此前古所無之深弊也。自古告　廟罪人。必其逆魁之惡。關係於國家。不可共戴一天者也。是故己丑年曹大中乃以作詩之故。天怒極嚴。至於　特命追刑。李潑李浩白唯讓等。以汝立親厚之人。皆因賊招而斃於杖下。亦未聞有告　宗廟之擧。其他連累不爲不多。而逆魁之外又未聞有此擧。而況於罷職之微罪乎。且天道三年小變十年大變。人之改過遷善。豈與天道異乎。聖人用法。據情定罪。罪疑唯輕。三代遺法。故　先王非不知金宇顒與鄭賊親厚。而又知宇顒之爲人。必不與汝立謀逆。故竄黜不久。又擢爲憲長。　聖主深意必有所在。然則豈以一時相知之故。難明與謀之情。而永杜自新之路乎。上年　殿下因天災。欲霈洪恩之際。有司並以罪籍之人。隨例書啓。梓輩乃擧告　宗廟一事。并爲請推有司。而還塞之。吁亦甚矣。臣意以爲當初不當告　廟而告之。則告之者非也。且永慶之謀逆。與兵者有間。其禍心之包藏。一時從遊者。豈皆盡之知乎。不過一二腹心者。與知之矣。若以爲同心逆謀。則當初罪永慶時。論之以黨逆。而罪之可也。只此濁亂朝廷。而從輕重罪之。則今日梓輩之濁辭。亦云極矣。使申景禧主張時論。三司除拜。儒生科擧立落之權。欲出於其手。一時號稱名流者。輪輳於其門。至以景禧擬於戶曹參判開城留守之望。則梓輩今日之擧措。果勝於小北乎。況號永慶之黨爲小北。而柳希奮亦爲永慶所擯斥。則希奮之不與永慶逆謀。非徒國人皆知。　殿下亦知之矣。希奮實不與其謀。則與希奮相厚者。亦可謂永慶之腹心。而并目爲逆黨乎。況南以恭朴彛叙等。與永慶素不與相厚。國人之所知也。當初與永慶稍有往來之分者。莫不以逆黨目之。勿論其罪之輕重。而并告於　宗廟。而南以恭朴彛叙。則與希奮相厚。故不敢擧論於當初。而到今希奮與梓輩轉轉相隔。凡其知舊之在京中者。先爲次第鋤除。以孤其勢。而欲恣行凶謀。故又以二人爲永慶腹心。始爲攻斥。此不過以恭積忤於時論。彝叙爲臺諫時。極論景禧兇悖之狀。而黜送門外。故景禧嗾其徒黨。欲報其私怨也。至於奇協成時憲亦未聞

與永慶親密之狀。而挾據他事。皆以永慶爲言。梓輩之設穽。何其久且險。至於此極乎。且梓輩設逆黨之穽。勿論交逆賊之深淺。只論忤時議之輕重。金大來之罪雖曰極重。坐於永慶。而先死於永慶者。以其忤時議之重於永慶也。李唯弘之於永慶。未聞有別爲親厚之狀。而唯弘爲人輕躁稍剛。往在嶺南見忤於仁弘。又爲積忤於時輩。故嫉之太過。唯弘雖曰有罪。不可禁其女子之婚。頃日朴孝誠坐與唯弘結婚。而見罷其職。吁亦甚矣。且孫倜之於徐羊甲。有師長之分。故初見劾罷。而以其托附時論之故。旋卽收用。至於歷揚清顯。而人無議者。設使唯弘不無與永慶相厚之跡。而當其論罪之時。哀乞投降如孫倜所爲。則梓輩之憎疾。豈至於此極乎。臣非爲唯弘等數人分疏也。梓輩之設穽陷人。不公不平。大概類此。故也。伏望　聖明據此數事。洞燭世變之無窮也。梓輩又以悌男號爲西人。而欲并驅西人。盡陷於其穽。其計慘矣。悌男初非向慕儒宗而有志於學問者也。又未聞表表才行之著聞於人者也。而西人希望權勢者。聞悌男將有

國婚之議。遂薦爲銓郎。故乃以悌男號爲西人。及其得志之日。西人之稍惜名義者。不肯與之相從。至如黃愼與悌男。初不無少年相知之分。而愼之行己過於剛直。故非徒足跡一不及於其門。悌男時或貽書相問。亦不爲答謝。愼之爲此。非知其悌男之包藏禍心而爲然也。以其外戚之故也。臣則乃與悌男非徒有世分。又與同里閈故舊。故時或往來其家。一日愼責臣曰。名爲士子。而出入戚里之門。甚爲不可。臣反責黃愼曰。君言則誠是。而但不爲答書。則無奈過乎。故舊之道不如是迫切也。愼曰吾與悌男非有道義相資之益。吾之不爲書札。亦未爲不可也。凡在知舊莫不以爲已甚。愼之待悌男如此。其不爲兇賊窩主亦可知矣。愼在　先王朝。爲鄭仁弘等所搆陷。雖在擯廢之中。一不與悌男相通。故悌男亦無黃愼營救之迹矣。逮　聖明朝。素知黃愼之爲人。擢以用之。位極一品。豈有一毫藉力於悌男者乎。殿下卽位之後。一番往來其宴。豈有他意於其間哉。前既不往。而今幸隨衆往來。其心之無他可知。仁弘輩從前深忌黃愼之剛

直。常欲陷之。而未乘其機。乃以孽屬兇賊之出入其門。欲論以窩主。豈非
不近之甚者乎。臣請舉愼之忠義。以明其不與兇賊謀叛也。愼之往留倭
營也。其凜凜氣節爲倭人所感服。往日本也。事機甚急。天將沈惟敬蒼黃
失措。往見愼寓。見愼舉措安閑無異平日。乃問愼曰何其不動如是。愼曰
吾渡海之初已知有今日。故不動也。天將一行莫不歎服。及其對辨之時。
言辭氣度少不失宜。倭酋亦莫不嘆服。是以黃愼之名徧聞於華夷。中國
之人時問李德馨黃愼出處。其不與逆謀又可知矣。且渡海之時卒遇風
浪。船師捨檝。仰天無策。舟中之人皆自分必死。奪魄奔遑。愼獨怡然而坐。
構文而祭神。俄而風定浪止。愼之精誠。雖謂之潛心默禱。若有應可也。仁
弘輩素惡黃愼之正直。因此機穽。必欲殺之而後已。　聖上乃以剛方正
直四字褒愼。則梓輩唯恐獄事之不成。又提起愼爲戶曹時。擅給逆賊綿
布若干疋。與之謀逆。欲置於不測之地。臺諫一人知其不近。乃語同僚曰。
此事必有文籍之可考。取其籍而觀之。則出給之布愼實不知。乃梓黨郎
官洪奉先所着署而出給者也。梓輩既知其無實。則所當以欲罪黃愼之
罪。罪奉先可也。而非徒不爲罪奉先。終不爲避嫌而改其辭。使　聖上必
以爲信然也。國家三尺之法。豈因梓輩之愛憎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梓
輩之陷人亦云甚矣。梓輩又以　先王大漸之時。受密旨一事構七臣之
罪。而又欲置於不測之地。其亦冤矣。仁弘輩每以七臣私受密旨。不稟於
政院爲罪。此亦仁弘身在遠方。不知其時之事實。而徒聞厥黨搆陷之言
也。當初只書七臣姓字。而不書其名。直下政院。政院招七臣知委而已。七
臣何與於此事乎。所謂七臣者。皆勳舊淸望之人也。自　殿下在東宮時。
事　殿下二十餘年矣。分義已定。豈有異心於其間哉。仁弘輩久挾私憾。
每以異心斥其異己者。其計慘矣。其間情實。　聖明洞燭。不須臾瀆。而其
中申欽之一生謹愼。國人之所知也。平居不喜交遊。其足迹鮮及於他士
友之間。況於外戚權勢之門乎。凡爲　國婚者。因其勢無不新起大家。而
欽則雖爲　國婚。而世傳舊家。一瓦一木。不爲改修。其淸苦一節。足以範

世礪俗。敢與兇逆之輩謀爲不軌。而欲邀何利乎。且韓俊謙之爲人。其器局世罕其倫。與悌男心事本不相同。而徒以密旨一事並爲廢棄。天之降才其數有限。脫有緩急。　殿下舍此等人才。而獨與梓輩謀國事乎。且仁弘之必欲殺七臣。其源有自。向年徐渻之爲慶尙監司時。仁弘與河渾。惹起大獄。欲殺無辜人命。渻執法不撓。竟不聽仁弘指揮。仁弘啣此一事。痛入骨髓。俊謙又以監司見疾於仁弘。仁弘之報怨。何其甚乎。且金時讓亦一代之佳士也。又未免積忤時論。而乃以出題之故。爲梓輩所陷。遠謫塞外。尤可寃矣。三人同議出題。而尹孝全獨免其罪。豈王者用法之公乎。若以出題措語實有他意。則孝全豈以一時之功。而獨得免乎。苟以士君子廉耻責之。爲孝全者如知時讓之無罪。則朝廷雖赦自己之罪。而孝全豈能獨立於朝著之間。有若身無罪犯者然哉。三人同議出題。而金廷睦既死於謫所。時讓未得蒙放。而孝全獨揚揚唱呼於道路。其不無未安之心乎。此亦　朝廷不養廉耻之所致。故臣不得不表而言之也。且其他名士大夫之不當連坐而廢棄者。情涉曖昧而久陷罪籍者亦多。皆爲梓輩所構。不能暴白於　聖明之下。伏願　聖明廓揮乾斷。廣收廷議。特原其情。而並霈蕩蕩之恩。使皷舞於仁化之中。而俾懷結草之願於九泉之下。則國家幸甚。且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俱以一代名相。秉心公平。不與於東西黨。與中比之古大臣風力。則可謂無所愧矣。而其德望才行。則足以坐鎭雅俗也。元翼赤心憂國。老而不渝。淸苦之一節。可以礪世範俗。年垂八十。欲邀何利。而忍負　殿下。乃如梓輩所論乎。梓輩欲構元翼。而患其無辭。乃以曲謹少廉爲其罪名。自古小人之攻君子也。其說多端。未聞以廉謹二字爲罪名也。廉謹爲世所禁。則未知梓輩所尙者何事歟。其說之誣罔。不攻而自破矣。且李德馨氣度德望爲一世所推重。愛君憂國之心。出於天性。自亂初其儐相天將。周旋國事。其功烈表表在人耳目者。　聖明亦已洞燭。不必更瀆。而當其逆賊方盛之時。乃敢極陳其賊殺宰臣之狀。　先王大怒。至下指臨海爲賊之敎。德馨

之不負　先王可知。逮　聖明被誣於天朝之日。乃與黃愼。跋涉萬里。痛辨其誣。德馨之不負　殿下亦可見矣。頃日愛君之章。反觸時忌。禍將不測。是時臣雖在草土。義難自負。敢將德馨被誣曲折。將欲陳辨。而人皆以爲臣疏若上。重忤時論。則非徒無益。只益其怨。而反害於德馨云。方爲趑趄。而適　聖明洞燭德馨之無他心。只削其職而已。及其聞訃之日。特命復其官爵。　殿下之待德馨。可謂有始而又有終矣。且李恒福其風度器局。非俗人所可比。自少立心行己。爲人所點汚者蓋寡矣。雖自己之力量。不足以消破黨議。而僅能自守其身。不陷於黨與之中。則庶可以少効涓埃之報矣。雖其智慮有所可及之處。而其意以爲黨議未破之前。雖欲爲國事。只無益而有害。若無意於時事者然。此恒福之病痛也。然恒福之病痛。比之於世之隨勢炎凉。欺君護黨壞弄國事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且其凜凜氣節。足以砥柱橫流。可寄六尺之孤者。求之當代。恒福亦不多讓。而三相之中。梓輩之忌憚於恒福爲最。蓋恒福雖平居。不喜言人過失。而其知慮不淺。時輩惡其不能爲籠絡。又不爲隨世俯仰。梓輩以恒福在朝。爲虎豹在山。而不能恣行其所爲。故必欲殺之。而欲構其罪。則恒福別無建白之事。又無形現之過。亦不爲黨論。梓輩之決不可以三穿陷之。初以體察及都監提調。目爲久執兵權。嗾一儒生隱然構陷。　聖明洞燭情狀。乃以謀陷大臣斥之。其凶計幷不得逞焉。且恒福素惡仁弘之爲人。仁弘入洛之時。恒福方爲同僚。非徒不往。一不隨例相問。又以曹植之門無仁弘。則道益尊等語深斥之。故仁弘輩怨恒福益深。又令儒生隱然陳疏曰。茂林守以速遞恒福體察之意。言於仁弘。其功可勳錄籍云。是以恒福公然指爲逆賊。而欲探　殿下之深淺也。其爲設心。吁亦慘矣。若以無所建白罪恒福。如宋朝古事則可也。以久執兵權爲恒福罪名。而欲陷於謀逆之穽。不亦踈乎。仁弘今番上洛。自知以兵權一說。不能動撓　聖聰。乃更舉俠賊已陳薊狗之說。期於必陷而後已。不亦已甚乎。蓋俠賊曾以壯元及第。又爲備邊郎廳。乃武士之極選也。而六鎭判官乃左遷也。仁弘引盧

守愼薦汝立之事。必欲陷之。守愼則以賢才薦汝立。故削罷其職。其與恒福左薦俠賊者。不可同日語也。然則戊申年間。朴承宗乃以逆珒所交武士。啓請爲北道別將。別將與判官。其薦一也。亦可幷論以擧主之律而罪之乎。且仁弘以佳士許汝立。乃劾遏汝立銓郎之李敬中。而其罪猶止於削板。左薦之恒福亦何有罪乎。噫我　殿下卽位之初。首擢元翼等三人。以爲三公。其爲擧措允副加額之望。三四年間朝廷之上。濟濟有和氣。淸議稍行。而國家之事庶幾有次第擧行之望。而不幸逆獄繼起。梓輩之設穽深險。幷驅三賢陷之於千仞不測之地。而一時淸名美節之士。無一人得脫於其穽。國事之壞敗至於此極。可勝歎哉。蓋仁弘之爲此言。必有所自來。仁弘之師曹植。道學淺深。臣不敢知。而其氣節。則不無激濁揚淸之一助。而但其發言之際。不能無後弊者。植上書於　明廟朝曰。慈殿不過爲宮中一寡婦。殿下不過爲　先王一孤嗣也。自古先儒告君之言。未聞有如是立言者。臣意以爲告君之言。何必如是。然後乃謂林下高義之士乎。昔蘇軾有言曰。漢卿明先王遊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臣亦曰曹植生於士氣摧折之後。乃以山林處士自處。故其言之偃蹇如彼。而仁弘則雖托迹曹植之門。其所行己如前所陳。而又發身於軍功參議。無曹植之節義。有郭解之武斷。而乃敢力詆先賢。附托時議。日以殺害忠賢營救兇逆爲務。則梓輩之設穽何其勞也。名爲小北者。豈盡永慶之黨。而梓欲驅之於永慶之穽。號爲西人者。豈盡悌男之黨。而梓欲驅之於悌男之穽。南人之欲全恩者。亦豈皆護逆之人。而梓又欲驅之於逆珒之穽。梓持此三穽。負氣橫行。凡其平日知舊之睚眦無不擠陷於其穽。臣則不然。梓惡之敢言不諱。雖欲陷永慶之穽。而臣嘗請誅永慶。又面斥永慶而上章論斥。則不可陷於此穽也。梓雖欲陷於逆珒之穽。而臣嘗以善處之議爲　君父首爲周旋者。人所共知。則不可陷於此穽也。梓雖欲陷於悌男之穽。而悌男之於永慶逆珒一體也。則亦不可陷於此穽也。梓日夜謀所以陷臣。而不可得。則三穽之外又加設三穽。以爲

必陷之計。其一曰仁弘穽。盖梓設護逆黨逆之穽。而臣顧不肯陷入。則因臣攻斥仁弘之疏。欲陷臣於誣告之穽。而不知其自陷於其穽。不亦謬乎。其二曰女子穽。誣告之穽苟有所據。則亦足以構殺臣身。可快梓心。而顧其穽亦無狀。故乃以女子獄事構揑爲穽。而猶慮其穽之不密。欲以陰殺構臣女。而益臣之罪。豈理也哉。其三曰彥寬穽。彥寬率婦女遽入山谷。人所痛憤。況臣當初以誣罔之狀。陳章請誅。而梓乃以女與賊爲陷臣之穽。豈人之情乎。雖然觀梓之意。不殺臣則不止。梓雖自謂無怨於臣。然非有重怨。必不至此。臣反覆思惟。臣嘗以戚里之故斥其兄楗。然此非大段嫌怨。梓亦人耳。豈有以此而必欲置人於死地乎。不然梓與尹三聘情如兄弟。三聘之贓汚實由於府民之等狀。而三聘誤謂由臣而發。磨牙厲吻唯恐不得殺臣。梓之此計。必爲三聘欲報怨耳。雖然梓亦人耳。豈以三聘之妄囑。而必欲殺臣乎。不然頃者梓兄楗買順和君平澤堰地。憑此奪占民田數百結。已爲堀浦之地。順和所不奪之地也。而楗數劫奪。臣之孽子時膺居在平澤。其田亦在見奪之中。當初劫奪之際。平澤一面之民日日叫寃。號訴於太守。太守趙鑑謂曰。當此之時。豈有法乎。汝輩豈可與朴大憲抗爭乎。臣孽子時膺持文券入官爭辨。趙鑑見文記知不可强奪。具由還報楗。時膺亦上來具言首末于臣。臣口叱時膺曰。朴之所奪。民田爲多汝田爲小。甚不關也。汝何可與朴相抗乎。況朴嘗有嫌於吾。汝以不關之田。與朴相爭。禍及吾身。則於汝安乎。以故時膺下歸不復爭辨。其後楗與太守恐有言。以朴都憲宅堰田盜掘辭緣。劫捧供招於諸民。時膺入官庭言於太守曰。奪之者盜也。見奪者非盜也。數百人先爲立案掘築之堰。一時見奪於人而不能言。已云寃矣。豈忍盜窃之招乎。太守怒囚時膺數日。時膺不得已爲招。此由臣之賤產不肖之罪也。非臣之過也。梓兄由此惡臣益甚。梓之謂無絲毫嫌怨者。顧不近於欺罔耶。且梓謂四五年間値臣於掌令臣金夢虎家。偶然叙話云。臣四五年前長在外補。未知梓何時見臣乎。設使見臣。梓既以臣爲兇悖傾陷誣逆之人。